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轉釋

學較部

辯博 恩獎

辯博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傳曰強學以待問蓋夫六
藝之富九流之廣有先聖之微旨有羣儒之精義非
窮理盡性覃思研幾不能臻其闕非原始要終聞一

知十不能闡其流故有設齋以升抵掌而論俾夫前
訓洞開諸生景附誠儒門之標表士林之規矩也然
則詞有枝葉垂誠禮經學無師法見啗先哲苟辯而
不違於道博而無陷於野則可以博道駕說為縫掖
之所宗矣

漢朱雲字游魯人也年四十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
事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是時少府五六
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
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
也言因藉貴尊之權也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

者召入攝齋登堂

齊衣之下裳

抗首而請音動左右

抗舉也

既論難連柱五鹿君

柱刺也距也

故諸儒謂之語曰五鹿

岳岳朱雲折其角

岳岳長角之貌

繇是為博士

後漢戴憑汝南平輿人光武時郡舉明經徵試博士

徵拜郎中公卿大會羣臣就席憑獨立世祖問之對

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

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遷侍

中後正旦朝賀百寮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

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

餘席故經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賈逵字伯通能誦左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小夏侯尚書教授自爲兒童嘗在太學不通人事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明帝時爲郎與班固並較秘書李育爲博士章帝詔與諸儒論五經於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

鄭玄字康成受業於馬融獻帝時大將軍袁紹摠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所得未聞莫不嗟服紹舉玄

茂才表爲左中郎將

魏樂詳高祖黃初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褊又不熟悉惟詳五業並受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

嚴幹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大宮而謂公羊爲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辯長短繇爲人機捷善持論而幹啞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爲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爲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

晉賀循爲太宰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依經禮

而對爲當世儒宗

宋周續之字道祖高祖召之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相圃三義辯析精奧稱爲該通

顏延之爲太子舍人鴈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京師開館以居之高祖親幸朝彥畢至延之館列猶卑引升上席帝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伏辭辯延之每折以簡要既連挫續之帝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

南齊陸澄爲度支尚書令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曰僕年以來無事惟以讀書爲業且年以倍今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畧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件并奪物將去尋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

梁周捨初仕齊爲太學博士遷後軍行參軍明帝建武中魏人吳包南歸有儒學尚書僕射江祐招包講捨造坐累折辭理道逸由是爲口辯

謝舉爲吏部尚書初北渡人盧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坐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通邁廣深服仍以所執麈尾薦之以况重席焉劉杳爲太學博士宣惠豫章王行參軍杳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謂爲畫鳳凰尾娑婆焉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可必安古

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頂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皆永嘉賊曹疑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此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竒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惟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宋建安以南扶南記曰古來至今不死約卽取二書尋簡一如杳言

紀少瑜年十九歲遊太學備探六經博士東海鮑暉雅相欽悅時暉有疾請少瑜代講少瑜旣妙玄言善

談吐辯爽如流

陳戚袞爲太學博士梁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擒馳騁大義問以劇論擒辭縱橫難以答抗諸人懾氣皆失次序袞時騁義擒與往復袞精采自若對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賀

蕭濟字孝康東海蘭陵人少好學博通經史論武帝左氏疑義三十餘條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太宰卿南陽劉之遴竝與濟討論纘等莫能抗對

後魏封偉伯爲太學博士孝明時將脩明堂廣集學士議其制度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伯乃披簡經緯上明堂圖說六卷

北齊邢邵字子才爲中書監國子祭酒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窮其指要吉凶儀禮公私諮稟質去疑惑爲世指南

後周呂思禮性溫潤不雜交遊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謂之語曰講書論易鋒難敵十九舉秀才對策高第除相州功曹參軍

樊深行下邳縣事太祖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爲博士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嘗多引漢魏以來諸家

義而說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皆背而譏之
曰樊生講書多門戶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

隋何妥初仕周爲太學博士周武帝初欲立五后以
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
妥駁曰帝嘗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嘗數

楊汪爲國子祭酒帝令百僚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
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

馬光爲大學博士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
以下畢集光升坐講禮啓發章問已而諸儒生以次
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
辯而理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帝嘉而
勞焉

房暉遠國子博士開皇中帝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
悉薦舉將擢用之旣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
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利不同博士不
能遍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已所長博士各各自疑
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
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
爲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
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爲

不能測也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卽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悅

劉焯以儒學知名爲員外將軍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國子祭酒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大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牘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

王頗字景文爲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高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頗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高祖大竒之超授國子博士褚輝字高明吳郡人煬帝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無能屈暉者

唐陸德明受學於周弘正梁國子祭酒徐孝克開講恃貴縱辯衆莫敢當德明便與之抗對合朝賞歎隋煬帝嗣位以爲秘書學士大業中廣招明經之士四方至者甚衆遣德明與魯達孔褒俱會門下省共相駁難無出其右後爲大學博士高祖親臨釋奠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般若經道士劉喜講老子德

明難此三人各因其宗指隨端立義衆皆爲之屈
徐文遠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後周時有大儒
沈重講于太學文遠就質問數日便去人或問之答
曰觀其所說悉是紙上語耳僕先已誦之至於奧曠
之境此君翻似未見有以其言告重者重與論議十
餘反甚歎服之隋開皇中累遷大學博士至唐爲國
子博士高祖嘗幸國子學遣文遠講孝經諸儒論難
蜂起文遠隨方辯折言如湧泉聽者忘倦焉
孔穎達初仕齊爲河內郡博士時煬帝徵天下儒生
集於東都論講令禮部尚書楊玄感主其事穎達與
諸儒論難鋒起咸爲之屈後爲國子司業與諸儒議
歷及明堂皆穎達之說

顏師古爲中書侍郎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
踏詔師古開正之及成又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集
諸儒討論得失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皆竊義非
之於是異端鋒起師古一一辯答取晉宋古本以相
發明所立援據咸出其意表諸儒皆驚所未聞歎服
而去也

虞世南爲秘書監貞觀八年七月隴右山推大蛇屢
見山東河南淮海之地多大水太宗以問世南曰是

何祥也修何術可以禳之對曰春秋時梁山摧晉侯
召宗伯而問焉宗伯曰國主山川故山摧川竭君爲
之不舉樂降服乘縵祝幣以禮焉梁晉所主也晉侯
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四月齊楚地二十九山
同日摧水大出令郡國無來獻施惠於天下遠近歡
洽亦不爲災也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時大
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中按蛇宜在草莽而
入市朝所以可爲怪今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
龍蛇亦不足怪也又山東足雨雖則其暄然陰慘過
久恐有冤獄伏願科省係囚庶幾或當天意且妖不
勝德惟修德可以消變太宗然之遣使者分道賑恤
餓人申理獄訟多所原免

王元感爲四門博士表上所撰尚書糾謬十卷春秋
振滯二十卷禮記絕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藁
草詔令弘文崇賢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
學士祝周欽明郭山暉李憲等皆專守先儒章句深
譏元感掎摭獲義元感隨方應荅竟不肯屈鳳閣舍
人魏知古司封郎主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敬
雅好異聞每爲元感申理其義

陳少遊幼聰辯初習莊列等道經崇玄館學生衆推

引講經時同列有私習經義者期昇坐日相問答及公會少遊攝齊登堂音韻清辨觀者屬目所引文句悉問他義諸生不能對甚爲大學士陳希列所歎賞王起爲翰林侍講學士文宗尤好儒術每御長生殿對起訪以疑事至於郊祀刑法之間起盡能質之以開悟焉

鄭澣爲翰林侍講學士文宗以十九書語類親自發問澣應對無滯

恩獎

王者修國經立民紀將使風化歸厚德禮惇洽未有不本於墳籍始於學較者焉良以開物成務垂教作程爲先哲之極摯致治之要道也乃有被儒服究聖言或研幾一經或該通羣典達前人之闡奧爲諸生之師法剖析疑論導宣奧旨啓發後生成就學者以致膺問難於帝右參講授於儲邸入傳嚴掖專誨宗室謹官嘗以宿業形譔次而垂訓道義兼精望實增茂故當世之君隆其體貌異其名數或親臨於庠序或召見於清閒或旌以章綬或厚於賜予待遇殊特褒揚備至雖復淪逝益加追獎誠以化民成俗實本於儒術厲世摩鈍無越於嘗典豈獨寵異乎老成固

將敦勸乎禮俗者矣

漢梁丘賀受京房易宣帝時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

中為諸侍中說以召賀賀入說帝善之以賀為郎

後漢桓榮為博士建武中光武幸太學會諸博士論

難於前桓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蘊藉猶言寬博有餘也辯

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

厭服也特加賀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

戴憑為侍中正旦朝賀百寮畢會光武令羣臣能說

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

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謂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國梓器錢二十萬

高詡世傳魯詩徵為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

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家田

劉昆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建武二十二年入授皇

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

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雒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

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對甚明

帝善之拜郎中

張酺字孟侯少從祖父充受尚書又事太常桓榮聚

徒以百數明帝爲四姓小侯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爲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

魏應以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經明行脩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章帝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

召訓習韓詩博通書傳爲左中郎將入授諸王章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劍錢物

賈逵爲郎章帝好古文尚書左氏傳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逵會出左氏傳大義

長於二傳者於是具條奏之帝嘉之賜布五百疋衣一襲逵母嘗有疾帝欲加賜以較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房與之謂房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

魯丕爲中散大夫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時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襪衣一襲

宋登少傅歐陽尚書順帝時爲尚書僕射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拜侍中

晉陳壽以儒學徵爲陳留內史累遷燕王師傳撰周

禮評甚有條貫行於世武帝泰始中詔曰燕王師陳
壽清貞潔靜行著邦族篤志好古博通六籍耽悅典
誥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篤儒教可爲給事中
杜夷爲國子祭酒辭疾未嘗朝謁元帝建武中令曰
國子祭酒杜夷安貧樂道靜志衡門日不暇給雖原
憲無以加也其賜穀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
問義夷雖逼時命亦未嘗朝謁國有大政嘗就夷諮
訪焉明帝卽位夷自表請退詔曰先王之道將墜於
地君下帷研思今之劉楊縉紳之徒景仰執訓豈得
高退而朕靡所取則大寧元年卒年六十六贈大鴻

臚謚曰貞

梁伏曼容字公儀初仕宋爲驃騎行參軍明帝好周
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
帝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
朱异年二十一爲楊州議曹從事史五經博士明山
賓表薦之武帝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
右曰朱异實異後見明山賓謂曰卿所舉殊得其人
仍召异直西省

顧越爲安西湘東王府參軍越徧該經藝深明毛詩
旁通異義特善莊老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僕

射徐勉舉越論義越抗首而請音嚮若鐘容止可觀
帝深贊美之由是擢爲中軍宣成王記室參軍

陳張幾梁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嘗於文
德殿釋乾坤文言幾與陳郡袁憲等預焉勅令論議
諸儒莫敢先出幾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
梁武帝甚異之賜裙襦絹等仍云表卿稽古之力幾
累遷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出土林館發孝經題
經幾論義往復甚見嗟賞自是每有講集必遣使召
幾後魏李先明元帝卽位爲博士召先讀韓子連珠
論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詔有司曰先所知者

皆軍國大事自今嘗宿於內賜先絹五十疋絲五十
斤雜綵五十疋御馬一疋拜安東將軍壽春侯賜隸
戶二十二

孫惠蔚爲皇宗博士侍講東宮遷國子祭酒秘書監
仍知史事宣武延昌二年追賞侍講之勞封棗強縣
開國男食邑二百戶

崔逸孝文時爲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嘗被詔獨進
博士特命自逸始

王神貴爲符璽郎時太學博士房景光作五經疑問
百餘篇神貴答之名辨疑前廢帝時奏上之帝親自

州府元龜 恩類 卷之六十一
執卷與神貴往復嘉其用心特除神貴子鴻彥爲奉朝請

北齊張雕遍通五經尤明三傳高祖召入霸府令與諸子講後爲瑯琊王博士未幾拜散騎掌侍值武成侍講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爲侍讀與張景仁並被尊禮同入華光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尋除侍中開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勅奏事不趨呼爲博士李鉉爲國子博士廢帝之在東宮文帝詔鉉以經入授甚見優禮數年病卒特賜廷尉少卿及還葬故郡太子致祭奠之禮并使人將送儒者榮之

張景仁以學書爲業工草隸後主在東宮時令侍書歷太子門大夫員外散騎掌侍諫議大夫後主登祿除通直散騎掌侍及奏御筆點出通字遂正掌侍在左右與語猶稱博士

後周熊安生爲國子博士時高祖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日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高祖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之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安生日黃帝尚阪泉之戰况陛下恭行天討乎高祖又曰齊民賦役繁興

竭民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爲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高祖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畧爲優高祖大悅賜帛三百疋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鑲金帶自餘什物稱是

隋楊尚希年十一入太學專精不倦周太祖嘗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太祖竒之賜姓普六茹氏擢爲國子博士

房暉世傳儒學爲國子博士仁壽中卒官時年七十二朝廷嗟惜焉賻賜甚厚贈散騎常侍

楊汪爲國子祭酒煬帝令百寮親學與汪講論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匹

元善爲國子祭酒高祖嘗親臨釋奠命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帝大悅曰聞江陽之說

元善江陽更起朕心賚絹百疋衣一襲

唐魏徵爲秘書監撰羣書政要貞觀五年奏上太宗覽之稱善勅皇子諸王各傳一本賜證帛二百疋

孔穎達爲國子祭酒太宗幸國學觀釋奠命穎達講孝經既畢穎達上釋奠頌手詔答曰省所上頌殊爲佳作循題發函情辭爛其盈日啓封申紙逸氣飄以凌雲驪龍九重不足方斯綺麗威鳳五彩無以比其鮮華揚雄揆天高縱何遠黃香日下茂軌猶存尋讀周環彌覺欣翫卿夙挺珪璋早標令譽網羅百氏包括六經思涌珠泉情抽蕙圃關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濟南伏生重興乎茲日庶令引四科於縑帙闡百遍於青襟翰苑詞林卿其首之也

貞觀十五年十月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等撰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上之太宗有詔藏之秘府士廉以下加級頒賜各有差

陸德明爲國子博士撰經典釋文太宗悅而甚重之時德明已卒賜其家布帛二百段

顏師古爲中書侍郎受詔刊正經籍太宗善之賜帛五十疋

顏揚庭爲符璽郎永徽三年上其父故秘書監師古所撰刊謬正俗八卷高宗令付秘閣仍賜帛五十疋長孫無忌爲太尉顯慶三年脩新禮成詔中外頒行焉無忌等加爵賜帛等各有差

張大安爲太子左庶子初皇太子賢招集當時學者大安及洗馬劉訥言雒州司戶參軍格希玄等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賜物三萬段仍以其書付秘閣

王元感濮州鄆城人則天長安三年上表進其所撰尚書糾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藁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閣詔曰王元感質性溫敏博聞強記手不釋卷老而彌篤倚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授太子司議郎

褚無量爲國子員外司業兼修文館學士玄宗在春

宮授國子司業兼皇太子侍讀睿宗太極元年皇太子幸國學觀釋奠令無量講孝經禮記各隨端立禮博而且辨觀者歎服焉旣畢進授銀青光祿大夫兼賜以章服并綵絹百段至玄宗開元三年遷右散騎嘗侍兼國子祭酒無量之母死贈物一百段以無量文儒之宗寵之也申命杭州刺史薛瑩就其家弔焉服闋召拜左散騎嘗侍復爲侍讀以其年老每隨使出入特許緩步又爲造腰輦令內給事舁於內殿無量頻上書陳時政得失多見納用又嘗手勅褒美賜物二百段七年詔太子就國子監行齒胄之禮無量

登座說經百寮並集行禮訖賞賜甚厚及卒贈禮部尚書賜物四百段米粟四百石

徐堅爲集賢院學士開元中勅堅等纂經史要事及歷代文章以類相從欲令皇子簡事綴文玄宗自定名爲初學記撰成以獻帝稱善賜堅等絹百疋

穆元休以文學著稱嘗撰洪範外傳十篇開元中獻之玄宗賜帛授偃師丞

沈浩隱居四明山肅宗乾元二年進廣孝經十卷授秘書郎集賢殿待詔仍賜綠袍牙笏

袁頤爲國子博士貞元十二年卒德宗謂宰臣曰袁頤深於六經今之碩儒良可惜也特贈國子司業令中使賫告身及絹五十疋就宅宣暢并給傳令達故里

肅公肅爲秘書著作郎注太宗帝範一十二篇上獻德宗有詔付集賢仍令別寫一本進內賜公肅錦綵一百疋

李渤爲左拾遺罷官閑居東維撰禦戎新錄貳十卷以獻憲宗元和九年四月壬午詔曰前左拾遺內供奉李渤隱居求志殫見洽聞嘗致弓旌之招尚懷林壑之戀而聞肆其素業成此新書詞章典雅謀議深

遠獻于闕下良所嘉焉故洽今恩用清舊議可授秘書省著作郎

韋處厚路隋並爲翰林侍講學士穆宗長慶三年撰六經法言二十卷表獻之帝覽其書稱善者久之賜處厚隋錦綵二百疋銀器二事隋自司勳郎中爲諫議大夫依前充侍講學士處厚賜紫金魚袋錫服遷官皆以撰六經法言獎之

鄭澣爲翰林侍講學士文宗命撰經史要錄十二卷書成帝加其精博因以十九書語類帝親自發問澣應對無滯賜以金紫

嚴厚本爲國子監周易博士大和八年七月召本對於浴堂門賜其錦器

李宗閔爲集賢大學太和九年五月進五堂傳賜宗閔等九人錦綵銀器有差

周田敏爲國子祭酒廣順三年獻印版九經書五經文字太祖優詔嘉之賜襲衣繒綵銀器又賜司業趙銖襲衣繒綵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學校部

卷之六十一

二十一

本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 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學較部 六

奏議

夫輔世明教實本於儒術化民成俗莫先於學較自漢氏之後經藝寢盛官守並建職業咸舉故方聞之士彬彬就列器識宏遠議論深厚而或慮教道之中廢形於歎憤援古議以為請臻夫體要咸能剖析前

訓敷陳要道周旋感激曲暢元本誠以致治之成法
 稽古之大倫宜建首善尊立太學至於崇先聖之祀
 行齒胄之禮推擇師範廣樹徒眾申之課試大明黜
 陟考正疑志區別部類贊述章句購求遺逸斯皆敦
 益世教恢啓聖政豈徒專達詞雅以矜乎多聞者哉
 漢公孫弘武帝時以治春秋爲丞相以爲學官道之
 鬱滯廼請曰丞相御史言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聞導
 民以禮風之以樂風化也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倫理也
 今禮廢樂隳朕甚愍焉故詳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
 朝詳悉也方道也有道及博聞之士也其令禮官勸學講論洽聞舉遺

典以爲天下先大嘗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

厲賢材焉厲勸勉之也一日祇厲勉也自此上弘所引詔文詔與大嘗臧博

士平等議臧孔臧也平史闕其姓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

曰較殷曰序周曰庠較教也言可效道藝也其勸善也顯之朝

廷其懲惡也加之刑法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

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

倫勸學興禮崇化屬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風化也

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

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大嘗擇民年十八以上儀

狀端正者補學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

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悖乖也所聞令相長丞上屬

所二千石聞謂聞其部屬有此人也令縣令相侯相長縣長丞縣丞也二千石謂郡守及諸王

也相二千石謹察可者掌與計偕隨上計吏俱至京師詣大嘗得

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

缺其高弟可以為郎中大嘗籍奏為各籍而奏即有秀才

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罷

之而請諸能稱者謂列其能通藝業而稱任者奏請補用之也臣謹按詔

書律令下者下謂班行也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誼文章

爾雅訓辭深厚爾雅近正也言詔辭雅正而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

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

義為官遷留滯言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舉習禮義而為之又所以遷擢留滯之人

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

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左右內史後為左馮翊右扶風而大行後為大鴻臚也

皆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內地之郡郡各補太守卒

史二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

千石屬屬亦曹史令縣令文書解言屬其申也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

云備員者本以升擢之非藉其實用請著功令新立此條請以著於功

也令它如律令此外並如舊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

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後漢陳元以父任為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

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訪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况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按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詎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搜覈求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雒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卽位爲

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眊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畧戢留意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萃淵聖獨見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兆汰學者之累惑使其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寃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書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辨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大帝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分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謹譁自公卿以下數庭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

朱浮光武建武中爲大僕以國學旣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夫大學者禮義之官教化所繇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飭干戈未休而先建大學造立黌舍比日車駕親臨觀享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爲天下宗師使孔聖

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
 夏延及四方是以博學明經惟賢是登學者精勵遠
 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惟取見在雒陽城者臣
 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
 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
 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
 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
 讖故敢越職帝然之

范升為博士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氏

春秋立博士

費直字長翁善易長於卦筮

詔下其議建武四年正

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乎
 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
 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大
 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辨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
 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
 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好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
 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
 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此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
 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
 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

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
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
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
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
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
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
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
至於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
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子弟詩書不講禮樂不脩奏
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
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前帝
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
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
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
之失凡四十事特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
十一事詔以下博士

徐防明帝永平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
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
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

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漢承議秦

經典廢絕本文畧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

博徵儒術開置太學武帝時開學官置孔聖既遠微

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光武中興恢興稽古易

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

韓彭祖頌安樂禮有戴經戴聖凡十四博士太常遣

選有聰明威重一人設甲乙之科前書曰歲課甲科

為祭酒總領紀綱也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

惡改做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

不脩家法諸經為業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

輒與爭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但

先聖之言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古者史官于書事

不自制作能者孔子言吾少時猶及見古史官疾史有所不知

之闕文今則無之疾時多穿鑿也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

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

意改簿從忠三世嘗道夏之政忠忠之傲小人以野

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傲小人以僿故教僿

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史記僿或作簿

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

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

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伐謂自相皆正

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

或父差可矯革東觀記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典令學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於此弘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於化雖從來久大經表微學問寔淺誠宜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及時改矯其失

賈逵章帝時為郎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十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冤抑積以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

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誥藏之秘書建平仲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嘗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為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觀善戒惡至明至切至貞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小大夏侯今三傳

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以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卽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今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見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家瑞雜還猶朝夕恪勤遊情六藝研幾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疋衣一襲若魯丕和帝時爲中散大夫時侍中賈逵薦丕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逵及尚書令黃香等令相難數事帝善丕之說特賜冠幘履襪衣一襲丕因上疏曰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衣服之賜誠爲優遇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臯陶之相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化成天下陛下旣廣納謇以開四聰寧令芻蕘以言得罪旣顯崑穴

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

樊淮安帝時補尚書郎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淮乃

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

聖德孜孜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故光武皇帝受

命中興羣雄分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

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資用

日月之明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

藝每饗射禮畢正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

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

如沛國趙孝瑯瑯承宮等或安居結駟告歸鄉里或

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皆優者布見廊廟

故朝夕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宴會則論難衍衍共

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

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

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

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

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

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

審審之忠習譏諫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

錐刀之鋒斷刑辭之重德陋俗薄以政苛刻昔孝文

竇后性好黃老而清淨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廉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受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

翟酺順帝時爲將作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

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

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爲大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頽廢至爲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遂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爲酺立碑銘於學

魏劉靖文帝時爲大司農衛尉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本太學二十餘年而成者蓋寡繇博士選輕諸生避授高門弟子恥非其倫故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實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

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大學明制黜陟榮辱之路其經明修行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來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

高柔明帝時爲博士執經又上疏曰臣聞遵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經昔漢末陵遲禮樂隳壞雄戰虎爭以戰陣爲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閱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

教學之官高祖卽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開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敷哲敷弘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啓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脩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縉紳競慕臣以爲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爲弘帝納之

晉載邈懷帝永嘉中爲征南軍司于時凡百草創學

較未立邈上疏曰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較之儀皆所以抽道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脩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於魯衛賢者之於曩時勵與不勵故也自頃國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竟狡鴟張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於茂草四海之內人迹不交霸王有旰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苦戎馬交集於中原何遑邊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隳况曠載累紀如此之久焉今未進後生日不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鐘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歎也夫治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通用久長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交迭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禮學之時此言似之而不期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又必三年而通一經此天下泰平然後脩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

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隸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荆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喪道久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下告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敝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督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劔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飭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而已臣以闇淺不能遠識格言奉誦明令慷慨下風謂以三時之隙漸就脩建疏奏納焉於始脩禮學

王導元帝初遷驃騎軍將領中書監于時軍旅不息學較未修導上書曰夫治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彛倫攸敘有恥且格也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沾肌骨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而後裁之以位雖王之嫡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事成先本之于學故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

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所貴繇乎道存則退而脩其身脩其身以及其家正家以及於鄉學於鄉以登於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已敦素之業著浮薄之道息教始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蒞下則仁卽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項皇綱失統禮教陵替頌聲不作于今二紀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隳而况如此其久者乎先進漸忘揖讓之容後生惟聞金革之響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風遂滋非所以習民靖俗揣本抑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傾危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將滌穢蕩瑕撥亂反正誠宜經綸稽古達明學較闡揚六藝以訓後生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方今小雅盡廢戎虜扇熾節義陵遲國恥未雪忠臣義士所以扼腕禮樂政刑當竝陳以俱濟者也苟禮義膠固純風載洽則化之所陶者廣而德之所被者大義之所屬者深而威之所振者遠矣由斯而進則可朝服濟河使帝典闕而復補王綱弛而更張饗養改情獸心革面揖讓而蠻夷服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者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三苗化魯僖作泮宮而淮夷服桓公之霸皆先教而

後戰今若聿遵前典復道教使朝之子弟並入于學
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爲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
納之

荀崧元帝時爲太宰時方修學較簡省博士置周易
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
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
人凡有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
以爲不可乃上疏曰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
則闕朝廷之秀士朝則廢儒學之俊昔咸寧太康元
康永嘉之中侍中掌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

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國
子以弘儒訓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宰之職以得質疑
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
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
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河圖秘書禁籍臺省有
宗廟大府金庸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
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
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
華劉實居太宰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子沒而微言
絕七十二子喪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

斯文之道將墜于地陛下聖哲龍飛恢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楊二州先漸聲教學士移文于今爲盛然方疇昔猶遷之一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通方之華實儒風殊邈思竭駑駘增萬分願斯道隆於百世之上縉紳永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置皆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准古計今猶未能半宜及省節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幾餘暇時垂省覽宜爲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宜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善者誰賞惡者誰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忌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聞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義信多竒偉學者好之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俊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取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

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爲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按如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則戰爭之場辭以劔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詔曰崧表如此皆經國之務爲政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邪可共博士議者詳之議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之難不可應詹元帝時爲後軍將軍上疏曰性相近習相遠訓導之風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間蔚爲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爲夷達以儒術清儉爲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材納之軌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皇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帝雅重其才深納之袁環成帝時咸康中爲國子祭酒于時喪亂之後禮教陵遲環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以弘遠大明禮學以流後生所以道萬物之性暢爲善之道也宗周旣興文史載煥端委垂於南蠻頌聲溢於四海故延陵聘魯聞雅而嘆韓起過魯觀易而美何者立人之道於斯爲首孔子恂恂以教洙泗孟軻係之

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于今猶存禮讓之節時或有之疇昔皇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漸頽庠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籍莫啓有心之徒抱志無由昔魏武帝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尚廢鞍覽卷投戈吟咏况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蒞事朝野無虞江外謐靜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焉無聞洋洋之美墜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誦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是則是詠豈不盛哉若得給其宅第備其學徒博士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環始也

謝石孝武帝太原初爲尚書上疏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翼善輔性惟禮與學雖理出自然必須誘導故洙泗闡弘道之風詩書垂軌教之典敦詩悅禮王化以須而隆甄陶九流羣生於是乎穆世不甞治道亦時亡光武投戈而習誦魏武息馬以脩學懼墜斯文若此之至也大晉受命值世多阻雖聖化日融而王道未備庠序之業或廢或興遂令陶鑄闕日用之功民性靡素絲之益豐豐玄緒翳焉莫抽臣所以遠尋伏念寤寐永歎者也今皇威遐震戎車方靜將灑玄

風於四區導斯民於至德豈可不弘敷禮樂使煥乎
可觀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普脩鄉較雕
琢琳瑯和寶必至大啓羣蒙茂茲成德匪懈于事必
由之以道則人競其業道隆學備矣帝納其言

殷茂爲國子祭酒時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爲學生增
造廟屋一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士君子恥與其
列茂言之曰臣聞弘化正俗存乎禮教輔性成德必
資於學先王所以陶鑄天下津梁萬物閑邪納善潛
被於日用者也故能疏通玄理窮綜幽微一貫古今
彌綸治化且夫子稱回以好學爲本七十希聖以善

誘歸宗雅頌之音流詠千載聖賢之淵範哲王所同
風自大晉中興肇基江左崇明學較脩建庠序公卿
子弟竝入國學尋值多故訓業不終陛下以聖德玄
一思隆前美順通居方導達物性興復儒肆筌與後
生自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避就存者無幾或
假託親疾真僞難知聲實渾亂莫此之甚臣聞舊制
國子生皆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者混雜蘭艾遂
令人情恥之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仲尼猶愛其禮
况名實兼喪面牆一世者乎若以當今急病未遑斯
典權宜停廢者別一理也若其不然宜依舊准竊謂

臣內外清官子侄普應入學制以程課今者見生或
年在扞格方圓殊趣宜聽其去就各從所安所上謬
合乞付外參議孝武下詔褒納又不施行

李遼清河人孝武時上表曰臣聞教者治化之本人
倫之始所以誘達羣方進德興仁譬諸土石因陶冶
成器雖復百王殊禮質文參差至於斯道其用不爽
自中華湮沒闕里荒毀先王之澤寢聖賢之風絕自
此迄今將及百年造化有零否終有泰河濟夷徒海
岱清及徘徊天邑感戀罔極乞臣表付外參議又不
見省
冊府元龜 終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別訂正

知閩縣事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學校部 七

奏議第二

宋范泰為國子祭酒時高祖初受命議建國學泰上
表曰臣聞風化興於哲王敦倫表於盛世至悅莫先
講習甚樂必寄朋來古人成童入學易子而教尋師
無遠負糧忘艱安親光國莫不由禮此若能出不由

戶則斯道莫從是以明詔爰發已成渙汗學制既下
遠近遵承臣之愚懷少有未達今惟新告始盛業初
基天下攷觀有志景慕而置生之制取少停多開不
來之端非一途而已臣以家推國則知所聚不多恐
不足以宣大宋之風引濟濟之美臣謂合選之家雖
制所未達父兄欲其入學理合開通雖小爲晨昏所
以大引孝道不修春秋則所陷或大故趙盾忠而書
弑許止孝而得罪於斯爲戒可不懼哉十五志學誠
有其文若年降無幾而深有志向者何必限以一格
而不許其進邪楊鶚豫玄實在弱齒五十學易乃無
大過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潁川陳載以辟大保掾
而國子取爲助教卽大尉准之弟所貴在於得才無
繫於定品教學不篤獎勵不著今有職閑而學優者
可以本官領之門地堪二品宜以朝請領助教旣可
以甄其名品斯以敦學之一隅其二品才堪自依舊
從事會今生徒有期而學較未立覆篲實望其速向
輒已淹其遲事有以賒而宜急者殆此之謂古人重
寸陰而賤尺璧其道然也時學竟不立

梁周弘正累遷國子博士啓武帝周易疑義凡五十
條又請釋乾坤二繫曰臣聞易稱立象以盡意繫辭

以盡言然後知聖人之情幾乎不可見矣自非含微體極盡化窮神豈能通志成務探賾致遠而宣尼之比桎梏絕帛編於漆字軒轅之所聽瑩遷玄珠於赤水伏惟陛下日萬幾匪勞神於瞬息凝心妙本嘗自得於天真聖智無以隱其幾深明神無以輸其不測至若爰畫之苞於六經文辭之窮其兩繫名儒劇談以歷載鴻生抵掌以經年莫有試遊其藩未嘗一見其族自制旨降談裁成易道折至理於秋毫渙層氷於幽谷臣親承音旨職司宣授後進誦誦不無傳業但乾坤之蘊未割繫表之妙莫銓使一經深致尚多所惑臣不揣庸淺輕率短陋謹與受業諸生清河張武等三百一十二人於乾坤二繫象爻未啓伏願聽覽之閑曲垂提訓得使微臣鑽仰成其篤習後昆好事專門有奉自惟多幸俱沐道於堯年肄業終身不知老之將至詔答曰設卦觀象事遠文高作繫表言辭深理奧東魯絕編之思西北幽憂之作事逾三古人更七聖自商瞿稟承子庸傳受篇簡湮沒歲月遼遠田生表淄川之譽梁丘擅瑯琊之學代郡范生山陽王氏人藏荆山之寶各盡玄言之趣說或去取意有詳畧近縉紳之學咸有稽疑隨答所問已具別

解如與張武等三百一十二人頌釋乾坤文言及二繫萬幾小暇試當討論

陳沈不害文帝天嘉初爲衡陽王府中記室叅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曰臣聞立人建國莫尚於尊儒成俗化民必崇於教學固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水業盛於兩京自淳源旣遠澆波已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遂欲無節是以設訓垂範啓導心靈譬彼染藍類諸琢玉然後人倫以睦卑高有序忠孝之理旣明君臣之道攸固執禮自基魯公所以難侮歌樂已細鄭伯於是前亡干戚舞而有苗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淹稷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尚矣梁太清季年數鍾否剝夷狄外侵姦回內熨朝聞鼓鼙夕炤烽火洪儒碩學解散甚於坑夷五典九丘湮滅逾乎帷蓋成均自斯墜業瞽宗於是不修褒成之祠弗陳裸享釋菜之禮無稱俎豆頌聲寂寞遂踰一紀後生敦悅不見函丈之禮晚學鑽仰徒深避席之歎陛下繼曆升統握鏡臨寓道洽寰中威加無外濁流已清重氛載廓含生熙阜品庶咸亨宜其弘振禮樂建立庠序式稽古典慎簡儒官選公卿國子皆入於學助教博

士朝夕講肄使擔笈負笈鏘鏘接衽方領矩步濟濟成林如切如磋聞詩聞禮一年可以功倍三冬於是足用故能擢秀雄州揚庭觀國人士登朝資優學以自輔蒞官從政有經業以治身轡駕列庭青紫拾地古者王世子之貴猶與國子齒降及漢儲茲禮不墜暨兩晉斯事彌隆所以見師嚴而道尊者也皇太子天縱生知無待審喻猶宜晦迹俯同專經請業奠爵前師肅若舊典昔闕里之堂草萊自闢舊宅之內絲竹流音前聖遺烈深垂警戒况復江表無虞海外有截豈得不開闡大猷恢弘至道寧可使玄教儒風弗與聖世盛德大業遂蘊堯年臣末學小生詞無足算輕獻瞽言伏增悚惕詔答曰省表聞之自舊章弛廢微言將絕朕嗣膺寶業念在緝熙而兵革未息軍國草創嘗恐前世令典一朝泯滅卿才思優洽文理可求弘惜大體殷勤名教付外詳議依事施行後魏高允爲中書令獻文初詔允曰自頃以來庠序不見爲日久矣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衿之嘆復見於今朕旣纂統大業中外咸安稽之舊典欲置學宮於郡國使進修之業有所津竒卿儒宗元老朝望舊德宜與中秘二省參議以聞允表曰臣聞經綸大業

必以教養爲先咸秩九疇亦由文德成務故辟雍光於周詩泮宮顯於魯頌自永嘉以來舊章殄滅鄉閭無雅誦之聲京邑絕釋奠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每欲憲章昔典經闡儒風方事尚殷弗遑克服陛下欽明文思纂成洪業萬國咸寧百揆時序申祖宗之遺志興禮樂之絕業爰發德音惟新文教縉紳黎獻莫不幸甚臣承旨勅竝集二省披覽使籍備究典紀靡不敦儒以觀其業貴學以篤其道伏思明詔玄同古義宜如聖旨營建學校以勵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於明時郁郁之音流聞於四海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閱經典世履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通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脩謹堪循名教者先進高門次及中第獻文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

鄭道昭孝文時爲國子祭酒上表曰臣竊以爲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於學今國子學堂房

粗置生誦闕爾城南太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黎藿
榛蕪遊兒牧豎爲之歎息有情之輩實亦悼心况臣
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廻神紆盼賜垂覽察若臣
微意萬一合允重勅尚書門下考論營制之模則三
雍可翹立而興毀銘可不日而就樹舊經於帝京播
茂範於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不從道昭又表
曰臣聞唐虞啓運以文德爲本殷周刑治以道藝爲
先然則禮樂者爲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是故周敷
文教四海宅心魯秉周禮強齊歸義及至戰國紛紜
干戈通用五籍灰焚羣儒坑歿仁義之經貴戰爭

之術遂使天下分離黔黎塗炭數十年間民無聊生
者斯之由矣爰暨漢祖於行陣之中尚優引叔孫通
等光武中興於撥亂之際乃使鄭衆范昇較書東觀
降逮魏晉何嘗不殷勤於篇籍篤學於戎伍伏惟大
魏之興也雖羣凶未殄戎馬在郊然猶招集英儒廣
開學較用能闡道義於八荒布盛德於萬國教靡不
懷風無不偃今者乘休平之基開無疆之祚定鼎伊
瀝惟新寶曆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懷擊壤之慶而
蠢爾閩吳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停
鑾佇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

書任城王澄等妙選英儒以崇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時意存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邇迄今垂將一紀學宮凋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未進競之風實由於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達越會未款務脩道以來之遐方後服敷文教而懷之垂心經素優悠墳籍將使化越軒唐德隆虞夏是故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脩生徒未立臣學陋全經識蔽篆素然往年刪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依准前修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自邇迄今未蒙報判但廢學歷年經術淹滯請學令并制早勅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准詔曰具卿崇儒敦學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尋班施行無遠可謂職思其憂無曠官矣道昭又表曰竊惟鼎遷中縣年將一紀縉紳褫業俎豆闕聞遂使濟濟明朝無觀風之美非所以光國宣風納民軌物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竝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故當以臣職淺濫官無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學既修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頒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

儒風不墜後生覩徙義之機學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廟既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

孫惠蔚宣武初為秘書丞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上疏曰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貳地憲章典故述導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氏圖書秘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真範是以溫柔疏達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爰豸以精微為神春秋以屬辭為化故大訓炳於東序藝文光於麟閣斯實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

敦風美俗其在茲乎及秦棄學術禮經泯絕漢興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典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暇給而入雒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收亡集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閱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畧盡無遺臣學闕通儒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茲造典章厠班秘省忝官承乏惟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揉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禡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缺損併有無較練句

讀以爲定本次第均寫永爲常式其秘省先無本者
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軼旣
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較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
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書省專較精考叅定
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書大集詔許之

南安王禎之子英宣武時爲吏部尚書奏謹按學令
許州郡學生三年一較所通經數因正使列之然後
遣使就郡練考臣伏惟聖明崇道顯成均之風蘊義
光膠序之美是以大學之館久置於下國四門之教
方稱於京里許習訓淹年聽授累紀然雋造之流應
升於魏闕不革之輩宜返於齊民頃以皇都遷構江
陽未一故鄉較之訓弗遑上請致薰蕕之質均誨學
庭蘭蕭之體等教文肆令外宰京官銓考向訖求遣
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別較練依令黜陟詔曰學
業墮廢爲日已久非一朝能勸此當別勅

劉芳爲侍中領國子祭酒宣武時芳上表曰夫爲國
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較爲先成復政有質文茲範
不易諒由萬端茲始衆務所稟故也唐虞已往典籍

無據隆周已降任居虎門周禮大司徒云師氏掌以

媿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

虎門路寢之門王視朝於門外畫虎爲司王朝

言察王之視朝也 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 中失謂中禮及失禮者

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

國子今之祭酒即周師氏雒陽記國子學官與天子

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按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君民

教學為先鄭氏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

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

外明矣按如雒陽記猶有仿像臣愚謂今既徙縣崧

灑皇居伊雒宮闕府寺僉復故址至於國學豈可外

替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右至如太學基所炳在

仍舊營構又去太和二十年發勅立四門博士於四

門置學臣按自周以來學惟有二或尚西或尚東或

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

學在國四小在鄉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

庠在國之西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

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按大戴保傳篇云帝

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

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

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按鄭注學記周則六

學所以然者法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

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正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

謹尋先時宜在四門按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
王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址
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遼濶簡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
四門猶爲太廣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置制多
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吉否求集儒禮官議定其所
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

崔光孝明時爲車騎大將軍領國子祭酒上表曰詩
稱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又云雖無老成人
尚有典刑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卹
其人是以書始稽古易本山泉觀於天文以察時變
觀於人文以化天下孟子覈實衡向計說安氏記篋
於汾南伯山抱卷於河右元始孤論充漢帝之坐孟
皇片字懸魏王之帳前哲之寶重墳典珍愛分篆猶
若此之至也矧迺聖典鴻經炳勒金石理爲國楷義
成家範迹實世模事則人軌千載之格言百王之盛
烈而令焚荒汗毀積榛棘而弗掃颺馳之所栖宿童
豎之所登踞者哉誠可爲痛心疾首拊膺扼腕伏惟
皇帝陛下孝敬日休自天縱睿垂心初學儒業方熙
皇太后欽明慈淑臨制統化崇道重教留神翰林將
披雲臺而問禮拂麟閣以招賢誠宜將開闕里清彼

孔堂而使近在城闔面接宮廟舊較爲墟子衿永替
豈所謂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也
尋石經之所起自炎劉繼以曹氏論初乃三百餘載
計未向二十紀矣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相傾如
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基
躋泥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遷尚可補復軍國務殷遂
不存簡官私顯隱漸加剝徹播麥納菽秋春相因閉
生蒿杞時致火燎由是經石彌滅文字增缺職忝胄
教參掌經訓不能繕修頽墜興復生業倍深慚恥今
來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主周視驅禁田收
制其踐穢科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
學者之根原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
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
燮等勘較石經其殘缺者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
於後靈太后廢遂寢

羊深前廢帝時爲散騎嘗侍兼侍中是時膠序廢替
名教陵遲深乃上疏曰臣聞崇禮建學列代之所循
尊經重道百王所不易是以均塾洞啓昭明之頌載
揚膠序大闕郁穆之詠斯顯伏惟大魏乘乾統物欽
若奉時模唐軌虞率由前訓重以高祖累聖垂衣儒

風載蔚得才之盛如彼薪蕪固以追隆周而竝驅駕
炎漢而獨邁宣皇下武式遵舊章用能揄揚盛烈聿
修厥美自茲已降世極道消風猷稍遠澆薄方競退
讓寂寥地競靡節進必吏能外非學藝是使刀筆小
用計口而期榮專經大才甘心於陋巷然治之爲本
斯貴得賢苟值其人豈拘掌簡三代兩漢異世間出
或釋褐中林鬱登卿尹或投竿釣渚徑升公相事炳
丹青義在往策悠哉邈乎不可勝紀竊以今之所用
弗修前矩至如當世通儒冠之盛德見徵不過四門
登庸不越九品以此取士求之濟治譬猶却行以及

前之燕而向楚積習之不可者其所由來漸矣昔魯
興泮宮頌聲爰發鄭廢學較國風已譏將以納民軌
物莫始於經禮菁莪育才義光於篇什自兵亂以來
垂將十載干戈日陳俎豆斯闕四海荒涼民物凋弊
名教頓虧風流殆盡世之陵夷可爲歎息陛下中興
纂歷理運惟新方隅稍厚實惟文德但禮賢崇讓之
科治世未備還淳反朴之化起言斯穆夫先黃老而
退六經史遷終其成蠹貴玄虛而賤儒術應氏所以
亢言臣雖不敏敢忘前載且魏武在戎尚修學較宣
尼權論造次必儒臣愚以爲宜重修國學廣延胄子

使函丈之教日聞釋奠之禮不闕并詔天下郡國興立儒教考課之程咸依舊典苟經明行脩宜擢以不次抑斗筲喋喋之才進大雅汪汪之德博收鴻生以光顧問繫維竒異共精得失使寰區之內競務仁義之風荒散之餘漸知禮樂之用豈不美哉臣誠闇短敢慕前訓用稽古義上塵聽覽伏望陛下垂就日之監齊非煙之化儻以臣言可採乞特施行廢帝善之北齊邢邵西魏出帝時爲國子祭酒與楊愔魏文請置學奏曰二黷兩學之盛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十二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言

育青衿而敷典教用能享國長久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分離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脩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京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較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教序於鄉黨廓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曆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戎馬生郊雖逮爲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收豎之迹城隍嚴固之重闕磚石之工墉構顯望之要

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
 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儀以高祖大造區夏道
 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地不修仍同畎
 澮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崇事之典有聲無實此
 臣子所以匪寧億兆無所停望也臣又聞官方受能
 所以任事既任事矣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
 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無教授之
 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
 興辟雍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
 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敢
 於殺人不取於養人也臣以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
 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
 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愚量之宜罷上方彫美
 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工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
 石窟鐫琢之勞停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此
 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誦諷之音煥然而更
 美崇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寺顯嚴於中更明古
 今重遵鄉飲廓遠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
 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靈太后令
 曰配饗大禮為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脩繕今

四海晏寧當勃有司別議經始

隋牛弘高祖開皇初爲秘書監以典籍未備上表請
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爰書肇於庖羲
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道教博通古今揚於
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
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志武王
問皇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
國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
周德旣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
憲章祖述制禮刪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
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
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
墳籍盡皆掃地本旣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
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
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較書之官屋壁山巖往
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
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遺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
劉向父子讎較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
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竝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
光武嗣興九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

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播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武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人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氏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雒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而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泓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百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畧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王儉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

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纜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雒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日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雒之篇醫方圖譜之說稱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於當今年逾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並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集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采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恡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

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
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鑒少垂炤察帝納
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疋一二年間篇籍稍
備

抑昂爲上開府時高祖受禪昂見天下無事可以勸
學行禮因上表曰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
既往之風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將謝分割九區關右
山東以爲戰國各逞權詐俱殉干戈賦役繁重刑政
嚴急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願以至於此
晚世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澆弊流宕忘反自非天然
上哲挺生於時則儒雅之道綱禮之制衣冠民庶莫
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軌物由茲而壞伏惟陛下稟
靈上帝受命昊天合三陽之期應千祀之運往者周
室傾毀區宇沸騰聖冊風行神謨電發端座廊廟蕩
滌萬方俯順幽明君臨四海擇萬古之典無善不爲
改百王之弊無惡不盡至若因循緣義爲其節文故
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獻尚未盡行臣諫
蒙獎策從政藩部人庶軌儀實見多闕儒風以墜禮
教猶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思遠慮清
念下民漸被以儉使至於道臣恐業淹事緩動延年

世若行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靡然向風不遠而就
家知禮節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輒謂匪遠帝覽而善
之

劉炫開皇中與諸儒脩定五禮授旅騎尉開皇二十
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惟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
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較不宜廢情理甚切高祖不
納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歐寧縣事 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學較部

奏議第三

唐房玄齡太宗時為左僕射貞觀二年十二月與國
子博士朱子奢建議云武德中詔釋奠於太學以周
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臣以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
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大業故事皆以孔

丘爲先聖顏回爲先師歷代所行古今通允伏請停祭周公升夫子爲先聖以顏回配享詔從之

許敬宗爲太子右庶子簡較中書侍郎貞觀二十年詔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仲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賈逵總二十四座春秋二仲行釋奠之禮初以儒官自爲祭主直云博士姓名昭告于先聖又州縣釋奠亦以博士爲主敬宗奏曰按禮記文王世子凡學官春釋奠於先師鄭注云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旣非國學行禮所以不及先聖至於春秋二時合樂之日則天子視學命有司典禮卽總祭先聖先師焉秦漢釋奠無文可簡至於魏武則使太嘗行事自晉宋已降時有親行而學官主祭全無典實且名稱國學樂用軒懸尊俎威儀蓋皆官備在於臣下理不合專况凡在小神猶皆遣使行禮釋奠旣准中祀據理必須稟命今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爲初獻祝詞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爲亞獻其諸州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縣令爲初獻丞爲亞獻博士旣無品秩諸王簿及尉

通爲終獻若有闕竝以次差攝州縣釋奠旣請刺史縣令親獻主祭望准祭社同給明衣脩附禮令以爲永則

長孫無忌爲太尉高宗顯慶二年七月十一日議曰按新禮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又准貞觀二十一年以孔子爲先聖更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與顏回俱配尼父於太學竝爲先師今據永徽令聞改用周公爲先聖遂黜孔子爲先師顏回丘明竝爲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鄭玄注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先師者若漢有高堂生樂有制氏

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師者又禮記曰始立學釋奠于先聖鄭玄注曰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爲定昭然自別聖則非周卽孔師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取捨各異顏回孔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爲先聖求其節文邇有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康成之與說正夫子爲先聖加衆儒爲先師永垂制於後昆華往代之紕繆而今新令不詳制旨輒事刊改遂違明詔但成王幼年周公踐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六君子又說明王孝道乃述周公嚴配此卽姬旦鴻業合同

王者祀之儒宮就享實貶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極
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於六經闡儒
風於千世故孟軻稱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漢已降
奕葉封侯崇奉其聖迄於今日胡可降茲上哲俯於
先師且丘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爲從祀亦無故事今
請改令從詔於義爲允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
詔從之

陳子昂梓周人則天光宅元年昂上疏曰臣竊獨有
私恨者惟陛下之欲興崇大化而不知國家大學之
廢積歲月久矣學堂荒穢畧無人蹤詩書禮樂罕聞
習者陛下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臣聞天
子立太學所以聚天下賢英爲政教之首君臣上下
之禮於是興焉揖讓尊俎之節於此生焉是以天子
得賢臣由此也今則荒廢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豈
可得哉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
隳奈何天子之政而輕禮樂哉陛下何不詔天子胄
子使歸大學而習業乎斯亦國家之大務也
韋嗣立爲鳳閣舍人聖曆二年十月嗣立上疏曰臣
聞禮記曰化民成俗必由學乎學之於人其用益博
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王之諸子卿

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國家自永淳以來國學廢散胄子棄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升班寒族嘗流復因凌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又垂拱已後文明在辰盛典洪休日書月至因籍際會入仕尤多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卽令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伏膺訓典崇飾館廟尊尚儒師盛陳奠菜之儀宏敷講說之會使士庶觀聽有所發揚引獎道德於是乎在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矣

劉子玄玄宗開元初爲左庶子上孝經注義曰謹按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注爰在近古皆云鄭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至江左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自宋梁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爲非玄所注請不藏於秘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於時魏齊則立於學官著在律令蓋由魯俗無識故致斯訛舛然則孝經非玄所注其驗十有二條據鄭君自注云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黨錮事解注

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為表譚所逼未至元城乃注周易都無注孝經之文其驗一也鄭君卒後弟子追論師所注述及應對時文謂之鄭志其言鄭所注者惟有毛詩尚書周易都不言孝經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侯書傳七政論乾象曆六藝論毛詩譜答臨碩難禮臨姓碩名時為學官駁許慎異義發墨守箴膏肓及答甄子然等書寸紙片言莫不悉載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其驗三也鄭之弟子教授門徒祖述師言更相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惟載詩書禮易論語其言不及孝經其驗四也

趙商作鄭先生碑銘具稱諸所注義駁論亦不言注孝經晉中經簿周易尚書尚書中侯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玄至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玄二字其驗五也春秋緯演孔圖云康成注三禮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則有評論宋均詩緯序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玄之傳業弟子也師所注述無容不知云春秋孝經維有評論玄之不注於此特明其驗六也又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玄又為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令余昏惑舉鄭之語而云無聞

其驗七也宋均春秋緯注云玄爲春秋孝經畧說則非注之謂所言玄又爲之注者汎辭耳非實事其序春秋亦云玄又爲之注寧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其驗八也後漢史書存於代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崧等其爲鄭玄傳者載其所注皆無孝經其驗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玄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爲長若先有鄭注應言及而都不言鄭其驗十也王肅注書發揚鄭矩凡有小失皆在聖証若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者最應煩多而肅無言其驗十一也魏晉朝賢辨論時事鄭氏諸注

無不得隱未有一言引孝經之注其驗十二也凡此証驗易爲討覈而代之學者不覺其非乘彼謬說競相推舉諸解不立學宮此注獨行於代觀夫言語鄙陋義理乖疎固不可以示彼後來傳諸不朽如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甚詳正無俟商榷而曠代亡逸不復流行至隋開皇十四年侍書學生王孝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邵以示河間劉炫仍令較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以爲此書經文盡正傳義甚美而歷代未嘗置於學官良

可惜也然則孔鄭二家雲泥致隔今綸音發問較其短長愚請行孔廢鄭於義爲允又今俗所行老子是河上公注其序云河上公者漢文帝時人結草菴於河曲乃以爲號前所以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不經之鄙言流俗之虛語按漢書藝文志注老子因二家河上所釋無聞焉爾豈非注者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說邪然其理乖謬雖使纔別朱紫粗分菽麥亦皆噉其過謬而況有識者乎豈如王弼英才俊識曠微索隱考其所注義旨爲優必黜河上公昇王輔嗣在於學者實得其宜又按漢書藝文志易有十

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藝文志韓易有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會則事殊墮刺者矣以東魯伏膺文學與子游齊列西河告老名行將夫子連蹤歲越千齡時經百代其所著述沉翳不行豈非後來假憑先哲亦猶石崇謬稱阮籍郭璞濫名周寶必欲行用深以爲疑子玄又上言曰臣才雖下劣而學實優長竊自不遜以爲近古已來未之有也當以鄭氏孝經河上公老子二書訛舛不足流行孔王兩家實堪師授每懷此意其願莫從伏見去月十日

勅令所司詳定四書得失具狀聞奏臣等草議請行孔王二書牒禮部訖但今庸儒淺識聞見不周可與共成難與慮始蓋孔父有言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此則今古循環愚智往復豈前者必是而後者獨非乎是以老篇莊子興於晉代公羊穀梁寢於魏日春秋左氏因元凱而方著尚書孔傳至光伯而始行斯皆尚好不同晚乃覺悟承習既久近輒弛張伏惟開元皇帝陛下嘗以九重餘隙窮覽文藝百氏詳觀游心經典爰降綸綍俯逮芻蕘臣輒以愚識上符睿旨伏望明恩曲垂矜察如將爲允請卽班行

不可使隨流腐儒參論其義景寅中書門下奏曰劉子玄奏注孝經請廢鄭依孔注老子請停河上公行玉易傳非子夏所造者子玄博識誠則純儒全非衆家亦則未可且孝經鄭義行已多時老子河注用亦云久并子夏易傳文不折於片言望竝付所司令諸儒與子玄對質定必須理勝義成不得飾詞爭辨論定聞奏是時尚書禮部奏議曰臣得國子博士司馬貞等議稱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劉向以本參較古文省煩除惑定爲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玄所作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故往賢共

疑焉惟荀昶范曄以爲鄭注故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而其事云以鄭爲主是先達博選以此注爲優且其注縱非鄭氏所作而義亦敷暢頗將爲得雖數處小有隱實亦未爽經通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後遭巫蠱代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時尚有孔傳中國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僞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仲尼正說按其章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之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爲章乃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詞旣爲章首不合言故是古文旣亡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非但經文不真抑亦傳文淺僞又注云因天之時就地之利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塗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旁出諸子引之爲注何言之鄙俚乎與鄭玄所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級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實未可望請准令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又得議稱老子道德者是謂玄言注家雖多罕窮厥旨河上蓋

愚虛之號漢史實無其人然其注以養神為宗以無
 為為體其詞近其理弘小足以修身潔誠大可以寧
 人安國故顧歎曰河上公雖曰注書即史立教皆沒
 畧遠體指明近用斯可謂知言矣王輔嗣雅善玄談
 頗採道要窮神明乎橐籥守靜默於玄牝其理暢其
 旨微在於玄學頗謂所長至若近人立教修身弘道
 則河上為得今望請王河二注令學者俱行又得議
 稱謹按劉向七畧有子夏傳但此書不行已久今所
 存者多失真本又荀勗中經簿子夏傳四卷或云丁
 寬所作是先達疑非子夏矣又隋書經籍志云子夏

傳殘缺梁氏六卷今兩卷是其書錯謬多矣王儉七
 志引劉向七畧云易傳子夏韓氏而載薛虞記又今
 秘庫有子夏傳薛虞記其傳文質畧指輒非遠無益
 後學不可將帖正經伏奉今年三月十日勅曰孝經
 者德教所先自則天以來獨宗鄭氏遺旨今則無文
 又子夏易傳近無習者輔嗣注者亦甚甄明諸家所
 傳玄有得失獨據人說能無短長令儒官詳定所長
 令明經者依習若將理等亦可兼行其作易者兼帖
 子夏易傳詳其可否奏聞者又奉四月九日勅曰太
 子左庶子劉子玄奏孝經注請廢鄭依孔老子注請

停河上公行王輔嗣易傳非子夏所造者付臣所司
令諸儒與子玄對質定詳必須理勝義成不得飾詞
爭辨者臣等國子博士司馬貞太學博士郗嘗通等
十人對如前子玄請依諸儒為定

馬懷素開元初為秘書監以書籍散逸條流無敘懷
素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
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
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辨
淄澠望簡括近書篇目并前志所遺者續王儉七志
藏之秘府於是召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

部撰錄并刊正經史粗創首尾

李元瓘為國子司業開元八年三月上言三禮三傳
及毛詩尚書周易等竝聖賢微旨生人教業必事資
經遠則斯道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
文少人皆諳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
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
經殆絕既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望請各量配
作業并貢人預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竝請
帖十通五許其入策以此開勸卽望四海均習九經
該備從之又奏先聖孔宣父廟先師顏子配座今其

像立侍准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况顏子道亞生知
才先入室既當配享其儀見立請據禮文合從侍坐
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竝服膺儒術親承聖教復列
像廟堂不參享祀謹簡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
猶沾從祀豈有升堂入室之子猶不沾配享之餘望
請春秋釋奠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七十子文翁之
壁尚不缺如豈有國庠遂無圖繪請命有司圖形於
壁兼爲立贊庶敦勸儒風光崇聖列曾參孝道可崇
猶受經於夫子望准二十二賢預享從之

揚瑒爲國子祭酒開元十七年三月上言曰太學者
教人務禮樂敦詩書也古制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
貢小學之異者咸造焉故曰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
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以
訓之四教以睦之人旣知勸且務通經學成業著然
後爵命加焉以之効職則知禮節以之蒞人使識廉
讓則械樸之咏興也伏聞承前之例監司每年應舉
者嘗有千數簡試取其尤精上者不過二三百人省
司重試但經明行脩卽與擢第不限其數自數年以
來省司定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兩
監惟得一二十人若嘗以此數而取臣恐三千學徒

虛廢官廩兩監博士濫糜天祿臣竊見流外入仕諸色出身每歲尚二千餘人方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自然服勤道業之士不及胥吏浮虛之徒以其効官豈識於先王之禮義國家大啓庠序廣置教道厚之以政始訓之以士先豈徒然哉將有以也陛下設學較務以勸進之有司爲限約務以黜退之臣之微誠實所未曉臣伏見承前以來制舉遁迹丘園孝悌力田者或試時務策一道或通一經粗明文義卽放出身亦有與官者此國家恐其遺才至於明經進士服道日久請益無倦經策旣廣文辭極難監司課試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其一二若長以爲限恐儒風漸墜小道將興若以出身人多應須諸色都減豈在獨抑明經進士也玄宗甚然之

歸崇敬爲國子祭酒兼集賢學士代宗大曆五年皇太子欲以仲秋之月於國學行齒胄之禮崇敬以國學及官名不稱請改國學之制兼更其名曰禮記王制曰天子學曰辟雍又五經通義云辟雍養老教學之所也以形制言之雍壅也辟璧也雍水環之圓如璧形以義理言之辟明也雍和也言以禮樂明和天下禮記亦謂之澤宮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將習射於

澤宮故前代文士亦呼云璧池亦曰璧沼亦謂之學
省後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謂之三雍宮至明帝
躬行養老於其中晉武帝亦作明堂辟雍靈臺親臨
辟雍行鄉飲酒之禮又別立國子學以殊士庶永嘉
南遷惟有國子學不立辟雍北齊立國子寺隋初亦
然至煬帝大業十三年改爲國子監今國家富有四
海聲名文物之盛惟辟雍獨缺伏請改國子監爲辟
雍省又以祭酒之名非學官所宜按周禮師氏掌以
美詔王教國子請改祭酒爲大師氏立正三品又司
業者義在禮記云樂正司業長也言樂官之長司主

此業爾雅云大板謂之業按詩周頌設業設簏崇牙
樹羽則業是懸鍾磬之篋簏也今太學既不教樂於
義則無所取請改司業一爲左氏一爲右氏位正四
品上又以五經六籍古先哲王政理之式也國家創
業制取賢之法立明經發微言於衆學釋回增美選
賢與能自艱難以來取人頗易考試不求其文義及
第先取於帖經遂使顯門業廢請益無從師資禮虧
傳授義絕今請以禮記左傳爲大經周禮儀禮毛詩
爲中經尚書周易爲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其公羊穀
梁文疏旣少請共准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所擇博

士兼通孝經論語依憑章疏講解分明注引旁通十問得九兼德行純潔文詞雅正儀刑規範可爲師表者令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者給驛年七十已上者蒲輪其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上下生徒之數各有差其舊博士助教直講經直及律館算館書館助教請皆罷省其教授之法學生置監謁同業師其所執贄假修一束清酒一壺布衫一段其色隨師所服出中門延入與坐割脩斟三爵而止乃發篋出經摠衣前請師爲依經辨理畧舉一隅然後就室每朝脯二時請益師亦二時居講堂說釋

道義發明大體兼教以文行忠信之道示以孝悌睦友之義旬省月試時考歲貢以生徒及第多少爲博士考課上下其有不率教者則夏楚扑之國子之不率教者則申禮部移爲太學生太學之不變者移爲四門四門之不變者復本役終身不齒雖率教九年而學不成者亦歸之州學其禮部考試之法請無帖經但於所習經中間大義二十得十八爲通兼論語孝經各問十得八兼讀所問文注義疏必令通熟者爲通一又於本經問時務策三道通三爲及第其中有孝行聞於鄉閭者舉解具言於習業之下省試之

日觀其所實義少兩道亦請兼收其天下鄉貢亦如之習業考試止於明經名得第者授官之資與進士同若此則教義日深而禮讓興別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太學中來者也詔下尚書集百寮定議以聞議者以爲省者禁也非外司所宜名周禮代掌其職者曰氏國學非代官不宜爲太師氏其餘大抵以俗習旣久重難改作其事不行德宗建中三年二月崇敬奏上丁釋奠其日准舊例合集朝官講論五經文義自大曆五年以前掌行不絕其年八月以後權停講論今旣日逼恐須復舊依奏

宇文炫爲右補闕以德宗貞元三年正月上言請京畿諸縣鄉村廢寺竝爲學竝上制置事三十餘件疏奏不報

裴肅貞元中爲國子司業奏爾雅爲六經文字之楷老子是聖人玄微之旨請勒天下明經進士五經及明一經進士五經及諸科舉人依前習道德經者宜准天寶元年勅處分應合習爾雅者竝准舊式初天寶元年尊崇道教以老子乃玄元皇帝微言與旨不可列爲小經今有司以爾雅代老子至貞元五年四月宰臣又議云所習爾雅多是草木鳥獸之名無益

理道又令舉人停爾雅改習道德經至是又改焉
武少儀爲國子司業貞元十七年五月訛言云外人
妄談禁中事神威軍令將吏分補入軍中鞠問時國
子監學生何竦曹壽被收少儀上疏言太學生何竦
曹壽等今月十四日有兩人稱是神威軍官健本軍
奏進止令追其人亦不言姓名緣神威是禁軍稱奉
進止所由不敢隨去臣亦不敢牒問經今二日更不
見迴臣伏以何竦曹壽等學生之中素無異迹皆勤
藝業臣職在監臨頗所諳委察訪遊處不涉非違今
忽被軍中密收恐橫被誣謾太學生曹多來自遠方

自見追此二人不知其故咸聞驚懼莫敢保安何竦
等儻情理難容伏乞明示罪狀加以刑法如或在遭
誣執伏計必盡其辭冀無濫罰人知懲言臣謬當承
乏職令生徒令其干犯國章敢逃罪責由是何竦曹
壽得釋

馮伉爲國子祭酒憲宗元和元年四月伉奏應解補
學生等國家崇儒本於勸學旣居庠序宜在交脩有
其藝業不勤遊處非類樗蒲六博酬酒喧爭凌慢有
司不脩法度有一於此竝請解退又有文章帖義不
及格限類經五年不堪申送者亦請解退其禮部所

補學生到日亦請准格帖試然後給厨後每月一度試經年等第不進者停厨庶以止姦示其激勸又准格九年不及第者卽出監訪聞比來多改名却入起今已後如有此類請送法司准式科處勅旨從之

元和二年八月國子監奏准勅今月二十四日諸州府鄉貢明經進士見訪宜令就國學官講論贊定疑義仍令百僚觀禮者伏恐學官職位稍卑未足飾揚盛事伏請選擇掌叅官有儒學者三兩人與學官有儒學者庶聖朝盛典輝映古今於是命兵部郎中蔣武考功員外郎劉伯芻著作郎李蕃太掌博士朱穎

郊王府諮議章庭規同赴國子監講論是年十二月國子監奏兩京諸館學生總六百五十員請每館定額如後兩監學生總五百五十員國子館八十員太學館七十員四門館三百員廣文館六十員律館二十員書館十員算館十員又奏伏見天寶以前國館學生其數至多竝有員額至永泰後四監置五百五十員東監近置一百員未定每館員額今謹具定額如後伏請下禮部准額補置勅旨依奏

鄭餘慶爲太子少師判國子祭酒事元和十三年十一月餘慶以太學荒墜日久生徒不振遂奏請率文

官俸祿脩廣兩京國子監時論美之十四年十二月
餘慶又奏請京見任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及外
使兼京正員官者每月所請料錢請率計每貫抽一
十文以充國子監脩造先師廟及諸室宇繕壁經公
廡雜用之餘益充本錢諸色隨便宜處置臣以為歷
事文吏無非孔徒所取至微足以資學教化之根本
人倫之紀綱陛下文德武功勘亂除暴事超歷代道
冠百王國學毀壞荒蕪蓋以兵戎日久而葺修未暇
也今寇雖滌蕩天下砥平爰俾耆臣叨領儒職臣兢
於受命敢不肅恭伏念旬時莫過於此伏望天恩便
賜允許仍令戶部每月據數竝以實錢付國子監其
東都留司京官亦准數率錢便充東都國子監脩理
制可

韋乾度為國子祭酒穆宗長慶二年閏十月奏當監
四館學生每年有及第闕員其四方有請補學生人
竝不曾先於監司陳狀便自投名禮部計會補署監
司因循日久官吏都簡舉但准禮部開牒收管有乖
太學引進之路臣既忝守官請起今已後應四館有
闕其每年請補學生者須先經監司陳狀稱請替某
人闕監司則先考試通畢然後具姓名申禮部仍稱

堪充學生如無監司解申請不在收管之限舊例每
給付厨房動多喧競請起今以後當監進士明經等
待補署畢開牒到監司則重考試其進士等若重試
及格當日便給厨房其明經等考試及格後待經監
司解送則給厨房庶息喧爭當監四館學生有及第
出監者便將本住房轉與親故其合得房學生則無
房可給請起今以後學生有及第出監者仰館子先
通狀納房待有新補學生公試畢後便給令居住在當
監承前竝無專知館博士請起今以後每館衆定一
人知館事如生徒無故喧競者仰館子與業長通狀
領過知館博士則准監司條流處分其中事有過悞
衆可容恕監司自議科決如有悖慢師長彊暴鬪打
請牒府縣錮身遞送鄉貫勅旨宜依

文宗太和五年十二月國子祭酒裴通奏當司所授
丞簿及諸博士助教直講等謹按六典云丞掌判監
事凡六學生每有業成上于監者以其業與司業祭
酒試之明經帖經口試策經義進士帖一中經諸雜
文策時務徵事注云其試法皆依考功口試明經帖
限通八以上明法明算皆通九以上主簿掌印勾簡
凡學生有不率師教者則舉而免之其類三年下第

九年在學無成者亦如之注云假如違程限及作樂雜戲者同准彈琴習射不禁諸博士助教皆分經教授學者每授一經必令終講所講未終不得改業諸博士助教皆云諸學生讀經文通熟然後授文講義每旬放一日休假前一日博士考試其試讀書每千言內試一帖帖三言講義者每二千言內問大義一條總試三條通二爲及第通一及全不通者斟量決罰謹具當司官吏及學生令典條件如前伏望勅下有司允臣所奏勅旨宜依

七年八月國子監起請准今月九日德音節文令監司於諸道摽訪名儒置五經博士一人者伏以勸學專門復古之制博採計當年講授多少以爲考課等級應補當司諸學生等按學令儒術以備國庠作事之初須有獎進伏請五經博士秩比國子博士今左氏春秋禮記周易尚書毛詩爲五經論語爾雅孝經等編簡旣少不可特立學官更請依舊附入中經勅旨依奏其年十二月勅於國子監講堂兩廊創立石壁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

鄭覃爲相兼國子祭酒文宗開成元年覃奏請置五

經博士各一人緣無祿俸請依王府例給祿粟從之
 開成二年八月國子監奏得覆定石經字體官翰林
 待詔唐玄度狀准太和七年二月五日勅覆九經字
 體者今所詳覆多依司業張參五經字為准其舊字
 樣歲月將久畫點參差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竝依
 字書與較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錄為新加九
 經字樣一卷請附於五經樣之末用證紕誤勅旨依
 奏

馮審為國子祭酒宣宗大中五年十一月審奏孔子
 廟堂碑是太宗皇帝建立睿宗皇帝書額備稱唐德
 具贊鴻猷文翰顯然貞石斯在洎武后權政國號潛
 移竊於篆額中間認加大周二字豈可尚存偽號以
 紊清朝疑誤將來傳流僭謬其大周兩字伏乞天恩
 許令琢去謹錄奏聞勅馮審所請刊正說文頗叶事
 體宜依

皮日休以懿宗咸通中舉進士尚書二首其一請以
 孟子為學科詞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
 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
 子也捨是而子者必斥乎經史為聖人之賊也夫孟
 子之文燦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代得其

書嘗置博士以顯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
得真聖人之微旨也不然者何其道燁燁於前而其
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失於與有好邪者憚
正而不舉嗜淺者鄙與而無稱邪蓋仲尼愛文王如
嗜昌歎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
矣夫古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
墨為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之功利
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至明經外其次有熟
莊周列子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
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為方外之
士習之可以為洪荒之民安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
為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
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同苟若是也不謝漢之
博士矣

孔緯為相兼國子祭酒昭宗大順元年二月緯奏文
宣王祠廟經兵火焚毀有司釋奠無所請内外文臣
各於本官料錢上每一緡抽十文助修國學從之
後唐段顥為太嘗丞明宗天成二年三月奏請國學
五經博士各講本經以申橫經齒育之義四年十二
月國子監奏伏以國家開設庠序比要教授生徒所

以日就月將知討論之不廢卜禘視學明考較之有
程先生既以親臨學士豈宜他適蓋以頃者監名雖
補各以私便無嘗且居罔離羣則學能敬業終成孤
陋誰爲琢磨但希託迹爲梯媒只以多年爲次第罔
思蟻術惟俟鶯遷忍淹違養之時徒積觀光之歲今
國家化被流沙漸海政敷有截無疆大扇素風恢張
至道是以重興數仞分設諸官教且有嘗業成無忒
而况時物甚賤館舍尤多諒無懸罄之虞足得撞鍾
之問但自學徒所好可以教亦隨機既欲成名必須
精業如有好春秋者教之以屬辭比事三體五情尊

王室而討不庭昭沮勸而起新舊其所異同者則引
之以二傳也如有好禮者則教之以恭儉莊敬長幼
尊卑言揖讓而知獻酬明冠昏而重喪祭其所沿革
者則證之以二禮也如有好詩者則教之以溫柔敦
厚辨之以草木蟲魚美盛德而刺淫昏歌風雅而察
正變如有好書者則教之以疏通知遠釋之以訓誥
典謨思帝德而敬王言稽古道而統皇極如有好易
者則教之以潔淨精微戒之以躁動競進體十翼而
分交叉應吉凶而先據議也至於歷代子史備述變
通既屬異端誠非教本但以適當凝凍將近試期欲

講小經以消短景今已請尚書博士田畝講勘論語
孝經行莫大於事親道莫逾於務本如有京中諸官
子弟及外道舉人况四門博士趙著見講春秋若有
聽人從其所欲顛俟放榜別啓諸經既温故而知新
惜寸陰而輕尺璧顛經者若能口誦碩學者又得指
歸自然縻好爵以當仁策科名而得俊幸不孤於選
士冀有益於化風從之

王騫為刑部郎中天成二年七月奏請採訪圖籍

呂或休為左補闕天成四年五月上書請勅諸道興

崇學較

李超為著作郎長興元年十月奏秘書監空有省名
而無廨署藏書之府無屋一間無書一卷非人文化
成之道請依六典創修之

楚馥為尚書博士長興三年奏請皇子習尚書知君
臣父子之義

漢司徒詡為禮部侍郎乾祐三年上言臣聞致理之
方咸資稽古多聞之道詎捨羣書歷代已來斯文不
墜石渠蓬閣今則闕於芸編百氏九流在廣頒於搜
訪唐朝竝開三館皆貯百家開元之朝羣書大備離
亂之後散失頗多臣請國家開獻書之路凡天下文

儒衣冠舊族有收得三館亡書許投館進納據卷候
多少少則酬之以緡帛多則酬之以官資自然五六
年間庶幾粗備從之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學較部 九

注釋

夫六藝之文所以明天道正人倫學者之所宗百王
之取則者也仲尼既沒微言遂絕而聖門達者傳受
彌廣歷聘諸國奮為人師亦復敷繹與義為之訓傳
秦并天下乃有坑焚之酷編簡散逸大義益乖自漢

之表章六經尊立學較方領矩步之士亦稍稍而出故其演暢經旨發明典誥廣章句之學極討論之致師資或異傳受不同各自名家咸用垂世至乃述其訓詁以發揮隱贖推厥義例以錯綜條貫著撰之美請乎前聞逮乎百家之衆制歷代之載籍爲之注釋以輔其說者并紀焉

卜商魏人爲魏文侯師傳周易二卷

漢孔鮒爲陳勝博士撰論語義疏三卷

周王孫雒陽人作易傳二篇

史不載官下倣此

服先齊人

一云服生

著易傳

彭宣字子佩淮陽人爲大司馬長平侯作易傳

戴宗字子平沛人爲少府作易傳

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

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

與不

不得已者言不得已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最近也

三家皆列於學官徵爲大

中大夫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嘗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授之燕趙間言詩者繇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

易微惟韓氏自傳之

賈誼為梁王傳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

丁寬為梁孝王將軍距靈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

言訓詁舉大誼而已

誼謂經之旨趣也

今小章句是也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為郎至單父令長於卦

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

隋志

載直注周易四卷

董仲舒為江都相少治春秋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

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文舉王

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

皆其所著書名也

復數十篇十餘萬

言皆傳於後世

隋志載仲舒撰春秋決事十卷

夏侯勝為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

解其意者今意疏也

后倉通詩書為博士至少府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

曲臺記

曲臺殿在未央宮

孟喜字長卿為曲臺署長丞相掾為易章句十卷

張禹為成帝師以帝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

之後至丞相安昌侯

劉向考易說以為諸易家說後至中壘較尉

歐陽高為博士作尚書章句

京房為魏郡太守撰周易章句十卷

一云十卷

周易錯

八卷

趙曠撰詩道微十一篇

孔安國為臨淮太守傳古文尚書十三卷今字尚書

十四卷傳古文孝經一卷

侯苞撰韓詩翼要十卷

嚴彭祖為太子太傅撰春秋左氏圖七卷又注春秋

公羊傳十二卷

尹經始為諫議大夫長樂戶將為穀梁章句十五卷

孔光注孝經一卷至太傅卒

樊光為中散大夫注爾雅三卷

侯苞注楊子法言

嚴遵字君平蜀郡人注老子二卷又注老子指歸一

十卷

河上公注老子四篇又云作節解二卷

安丘望之為長陵三老為老子章句二卷

想余注老子二卷一云張魯或云劉表魯字公旗為

鎮南將軍犍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注爾雅二卷

劉歆注爾雅三卷

與李巡注正 同疑非歆注

後為京兆尹

後漢鄭眾為大司農傳毛詩及左氏條例章句又傳

周官禮記論語孝經

何休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太傅陳蕃辟之蕃敗休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

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氏學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謙辭受學於師乃宜此義不出於已此言為允也 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

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

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

歷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

羊墨守 言公羊之義不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 左氏膏盲穀梁廢疾後

為諫議大夫

鄭玄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

著公羊墨守左氏膏盲 說文曰盲隔也心下為膏喻左氏之疾不可為也 穀

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盲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

成入吾室操吾矛而伐我乎玄作毛詩箋周官注玄

本習小戴禮後以故經較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

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為三禮焉玄

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

中侯乾象歷又注天文七政論語魯禮禘祫義六藝

講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凡百

餘萬言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熟

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又注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

卷又注孟子七卷又撰三禮音各一卷詔以大司農

徵不起

馬融字季長為南郡太守議郎作毛詩傳及為左氏
三家異同之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
老子淮南子離騷

夏侯建字長卿勝從父兄子為博士議郎太守少傅
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
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為小夏后氏學

賈逵字景伯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
中上疏獻之明帝重其書寫藏祕館逵數為帝言古
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詔今撰歐陽大小夏

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

韓詩與毛詩異同並作周官解詁

逵又於章帝時受詔列公羊穀梁不

如左氏四十事名曰左氏長義帝善之

為侍中卒

注丹建武初為博士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

應劭為表紹軍謀較尉集解漢書又注漢儀五卷

王逸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

牟長少習歐陽尚書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

號為牟氏章句為中散大夫卒

翟輔為將作大匠尤善圖緯著授神鉤命解詁十二

篇

張衡爲尚書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爲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就

衛宏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後爲議郎

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平帝元始中公車徵說詩橋仁爲大鴻臚初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

潁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初平中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劉表以爲武陵太守不起

謝該字文儀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十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許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爲議郎卒

許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注淮南子二十一卷再遷除波長卒

揚終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徵拜郎中

景鸞字漢伯理齊詩施氏易兼授河雒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及作月令章句州郡辟命不就

程曾字秀升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

講授會稽顧本等數百人嘗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爲海西令卒

杜林爲司空注蒼頡篇二卷

服虔字子慎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又以左氏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又撰左氏傳音一卷爲九經太守免

張正習韓詩作章句

許淑字惠卿爲大中大夫注解左氏

鄭興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

章句傳詔爲大中大夫

孔嘉字山甫爲大中大夫注解左氏

趙岐注孟子十四卷後爲太宰

王隆撰漢官解詁三卷達武中爲新汲令

盧植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官至尚書

荀憚字景文作易集解爲太子中庶子

包咸字子良爲大鴻臚爲論語章句

宋衷字仲子南陽章陵人爲荊州五等從事注易九卷

周氏爲論語章句

胡廣注漢官解詁三卷為太傅卒

荀爽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云注周

易十篇又有荀爽九家集注十卷不知何人所集稱荀爽者以為王故也其序有荀爽京房馬融

鄭玄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玄子不詳何人為義易注內又有張氏朱氏並不詳何人春秋公

羊傳問答八卷及辯讖并它所論敘題為新書為司

空

陳元為司空南閣祭酒撰左氏同異

延篤字叔堅受左氏於賈逵之孫伯升因而注之為

京兆尹後卒於家

蔡邕撰月令章句十二卷後為左中郎將

王玠為司徒掾撰春秋左氏達長議一卷

劉熙為安南太守撰禮詒法三卷釋名八卷

宋均撰孝經皇義一卷注詩緯十八卷注禮記默房

二卷注樂緯二卷注孝經鉤命決六卷注孝經援神

契七卷注論讖八卷後為河內太守

崔豹為尚書左丞集論語集義八卷

劉表為鎮南將軍荊州牧撰易章句五卷一云注易十卷

高誘注呂氏春秋二十六卷淮南子二十一卷辟司

空掾除濮陽令

樊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後為光祿大夫賜告歸

册府元龜 注釋 卷之六十五

曹充傳慶氏禮建武中為博士永平中後拜侍中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

曹褒充之子也傳充慶氏禮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後為侍中

魏王弼字輔嗣為尚書郎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又作老子指畧及撰易畧一卷周易義一卷

論語釋疑三卷 王朗字景興為司徒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及撰春秋左氏釋駁一卷

王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

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

注隋書志載肅撰尚書駁議五卷又撰尚書義問三卷又解孝經一卷論語釋駁三卷及解孔子家語又

注老子二卷又撰三禮音各一卷為太常 董遇字季直為侍中大司農注周易十卷又為春秋

左氏傳章句 周生烈字文逸燉煌人為博士注集解左傳又解論

語

陳羣字長文為司空解論語

鍾會撰周易盡神論一卷又撰周易無玄體論三卷

及注老子二卷後為鎮西將軍

何晏撰周易私記二十卷周易講疏十三卷注孝經

一卷注論語十卷五經大義五卷老子道德經二卷

後為尚書

劉楨為太子文學撰毛詩義問九卷

王基字伯輿東萊人為荊州刺史撰毛詩駁一卷

駁王

肅中鄭義又注解左氏傳

康信為樂平太守撰春秋要一卷

徐凱為安平太守撰答春秋公羊論二卷

魏益為大長秋撰春秋三傳論十卷

蘇林字孝友為散騎嘗侍注孝經一卷

劉劭字孔才為光祿大夫注孝經二卷

孟子注老子二卷或云孟康字公休為中書監注老

子二卷

孫炎以祕書監徵不起注儀禮二十九卷

一云注禮記三十卷

注爾雅二卷音一卷

李仲欽梓潼人著左氏指歸

縻信字南山為樂平太守注穀梁十二卷

蜀杜瓊為太守字伯瑜少受學於任安注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

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撰喪服要義一卷

李譔為中散大夫右中郎將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

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准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

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

譙周字允南入晉為散騎嘗侍不拜封陽城亭侯注

論語十卷撰五經然否論五卷古文考二十五卷

蜀才不詳何人注周易十卷又注老子二卷

後人蜀李書云姓范名長生一名賢隱居青城山自號蜀才李雄以為丞相

尹濤注易六卷

臣生內解老子二卷

吳虞翻字仲翔初為後漢侍御史與少府孔融書竝

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五子之

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

雲物察網蘊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

也翻又為老子論語國語訓註又註楊子太玄經十

四卷

范望州字淑文為尚書郎作老子注訓三卷

程秉為太嘗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彌凡三萬餘言

徐整為太嘗卿為毛詩譜三卷又撰孝經嘿注一卷
 韋昭為侍中譔毛詩答雜問七卷又注春秋國語二
 十二卷孝經解贊一卷辨釋名一卷漢書音義七卷
 射慈字孝宗為中書侍郎譔喪服變除圖五卷禮記
 音一卷

士燮字彥威為衛將軍注春秋經十一卷

唐固字世正為尚書僕射注春秋穀梁傳十三卷又
 著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

劉毅為太尉譔尚書答

姚信字德祐吳興人為太嘗卿注易十卷

謝貞撰禮記音一卷

陸績為爵林太守述易十三卷

陸機字元恪吳郡人為太子中庶子烏程令作毛詩
 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

晉羊祜為征南大將軍解釋老子二卷

杜預為鎮南大將軍鎮荊州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
 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譜
 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
 比老乃成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惟
 祕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

自以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

孤行

隋志載預傳春秋左氏傳二卷又撰音一卷

稽康為中散大夫撰春秋左氏音三卷

向秀字子奇河內懷人為散騎常侍清悟有遠識少

為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

世才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為之隱解發

明其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

也又為易義

郭象字子玄為太傅主簿好老莊能清言先是注莊

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而為解

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

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為人行薄

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

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

後秀義別本出故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又注論語體畧二卷

劉實為太尉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為衛輒不應辭

以王父命祭仲失為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

體遂行於世撰春秋條例二十卷

王接為臨汾公相國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嘗謂左氏

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

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通經爲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礙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

袁准字孝尼至給事中爲易周官詩傳及論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并注喪服經

袁喬爲益州刺史湘西侯博學有文才注論語及詩皆行於世

范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又注古文尚書舜典一卷爲豫章太守卒

鄭冲爲散騎嘗侍與孫邕曹義荀顓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注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

于寶爲散騎嘗侍領著作爲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又撰周易問難二卷周易玄品二卷周易爻義一卷春秋左氏承傳義十五卷春秋序論三卷又爲詩音

鄧粲爲荊州別駕注老子行於世

虞溥爲鄱陽內史注春秋經傳序

東晉爲尚書郎才學博通著五經通論發既行於世

劉黃老劭之族子太元中爲尚書郎有義學注慎子老子並傳於世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爲佐著作郎其著述爲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辯存其序曰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辨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必有形察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異異同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吻而原極天下之汗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滅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在經各附其章疑者聞之又采其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畧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徵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李充爲大著作遷中書侍郎注尚書及周易旨六篇

釋莊論上下二篇注論語十卷

劉兆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博學洽聞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途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爲讎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長短以通之又爲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周易訓註以正動二體玄通其文凡所贊述百餘萬言

徐苗再徵博士不就作五經同異評

郭璞爲著作郎注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

汜毓奕世儒素召補太傅參軍不就合三傳爲之解注撰春秋釋疑肉刑論凡所述造七萬言

徐邈爲驍騎將軍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所注穀梁傳見重於時又撰楚辭音一卷莊子音一卷

蔡謨字道明領祕書監總應劭已來注班固漢書者爲之集解又撰禮記音二卷

徐廣爲祕書監撰答禮問及毛詩背隱藏義二卷

虞喜累徵博士不就釋毛詩畧注孝經撰周官駁難

又注論語九卷新書討張論語十卷

郭琦字公偉有雅量博學注穀梁京氏易百卷鄉人

王游等皆就琦學爲佐著作郎

宋繼字令艾燉煌人爲張祚太子太傅明究經緯注
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

孟整一云孟陋江夏人博學多通於三禮注論語行
於世徵撫軍參軍不就

虞諶爲司空從事中郎將注莊子行於世

盈氏注論語十卷又注老子二卷

隣貞爲太尉參軍注歸藏十三卷

黃穎爲廣州儒林從事注周易十卷

王廣爲驃騎將軍注周易三卷

張軌字士彥爲涼州刺史謚武公撰易義

宜舒字幼驥爲宜城令爲易通知來藏往論

邢融裴藻許適楊藻四人不詳何人竝爲易義

袁悅之字元禮爲驃騎諮議參軍註繫辭及爲易音

孫綽字興公爲廷尉卿集註論語十卷

張瑀爲著作郎注周易八卷
一云集解易十二卷

桓玄字敬道爲後將軍荊州刺史注周易繫辭二卷

謝萬字萬石爲西中郎將注周易繫辭一卷又注孝

經

韓伯字康伯為中郎太常注周易繫辭二卷

李軌為祠部中郎都亭侯撰周易音一卷春秋左氏

傳音三卷又撰春秋公羊音一卷又解小雅一卷注

楊子法言莊子音一卷周禮儀禮音各一卷禮記音

一卷

楊又字玄舒為司徒左長史撰周易卦序論一卷又

撰毛詩辨異三卷毛詩異義二卷毛詩雜義五卷

阮咸字仲容為散騎嘗侍撰易義

阮渾字長咸為中庶子撰易義 一云撰周易論二卷

顧夷為揚州從事撰難王輔嗣義一卷

李顥字長林為江夏太守撰周易卦象數旨二卷集

解尚書十一卷尚書新釋二卷

謝沉字行思為祠部郎中註尚書十五卷又註毛詩

二十卷釋義十卷

孔晁為五經博士撰尚書義問三卷又注春秋外傳

國語 索隱二卷

江熙字太和為兗州別駕註毛詩二十卷又註論語

十卷 十八卷斷音一卷

孫毓字休明為長沙太守撰毛詩異同評十卷評毛

詩鄭王肅三家異同而朋於王又爲春秋左氏傳義
註二十八卷禮記音一卷

陳統爲徐州從事撰難孫毓申鄭毛詩評四卷又傳
毛詩索隱二卷

殷中堪爲荊州刺史撰毛詩雜議四卷

孟氏註莊子十八卷

王彬納爲燕王師註周官寧朔新書八卷禮記寧朔
新書八卷

陳歆爲司空長史撰周官禮異同評十三卷

吳商爲益壽令撰禮難十二卷

孔倫爲廬陵太守撰集註喪服經傳一卷

張嗣注老子二卷

王愆期字門子爲散騎嘗侍註春秋公羊經十三卷

江惇字思俊累徵不就撰毛詩音又傳公羊音一卷

庾翼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撰答春秋公羊釋論語

一卷

徐乾字文祚爲給事中注春秋穀梁傳十三卷

張靖爲業邑太守注春秋穀梁傳十卷又箋穀梁廢

疾

荀勗爲尚書令集解孝經一卷

袁敬仲為東陽太守集議孝經一卷

陽弘為給事中注孝經一卷

史云處士

虞盤佐字弘猷高平人注孝經一卷

孫氏注孝經一卷

殷仲文為東陽太守注孝經一卷

殷叔道為晉陽太守注孝經一卷

車武子為丹陽令注孝經一卷

崔豹字正熊為尚書左兵中郎注論語十卷

江鴻為兗州別駕集解論語

梁凱為國子博士註論語十卷

繆播為太弟中庶子撰論語旨序三卷

樂肇為尚書郎撰易義及論語釋疑十卷又撰論語

駁序二卷

庾亮為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撰論語君子無所

爭一卷

陽方為高涼太守撰五經拘沉十卷

戴逵字安道為散騎常侍撰五經大義三卷又撰老

子音一卷

劉寶為安北將軍撰漢書駁義二卷

摯虞為太常卿註三輔決錄七卷

王尚述字君曾為江州刺史註老子二卷

程韶為郎中集解老子二卷

邯鄲氏註老子二卷

袁真字彥仁為西中郎將註老子二卷

管氏注老子二卷

孫登字仲山為尚書郎著老子道德經

張湛為中書侍郎註列子八卷

崔譔為議郎註莊子十卷

司馬彪字紹統為祕書監註莊子二十一卷

李願字景真為丞相參軍自號玄道子註莊子三十

卷

皇甫謐累徵不起註鬼谷子三卷

王廙字世將為荊州刺史註易十二卷

庾運字玄度為尚書撰易義

一云易注

應真字吉甫為散騎嘗侍為明易論

荀暉字景文為太子中庶子撰易義又云註易十卷

張輝字義元為侍中撰易義

王宏字正宗弼之兄為大司農撰易義

袁宏字彥伯為東陽太守註孝經

王濟字武子為河南尹撰易義

衛瓘字伯玉為太保撰易義又註論語八卷

張馮字長明為司徒左長史註論語十卷又註老子

三卷

杜育字方叔為國子祭酒撰易義

楊瓚為司徒左長史撰易義

阮侃字德恕為河內太守撰詩音

蔡氏孔氏不詳何所人並為詩音

陳銓註周禮喪服

曹耽字愛道辟安北諮議參軍不就撰禮記音二卷

尹毅為國子助教撰禮記音一卷註論語十卷

范宣字宣子徵員外不起以講誦為業禮易論難皆

行於世又撰禮記音一卷

聶氏作周禮音一卷

一云定鄭氏音出北王
工南無此書不詳何人

孔衍字舒元為廣陵相撰春秋穀梁傳集解十四卷

註公羊十四卷

荀訥字世言為尚書左侍郎撰左氏音四卷集解穀

梁十卷

高龍為河南太守註公羊十二卷

段肅註穀梁十二卷

徐整註孝經

劉遺民為柴桑令撰老子玄謙一卷

楊泓為給事中註孝經

庾氏註孝經 太中書公羊十二卷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劉曜累徵不起明三禮禮義

顯遵鄭氏著通論非駁雜諸儒演廣鄭音

孟公羊十四卷

下徐中論云為禮制賦詩春林楚樂典樂補十四卷

孟公羊十四卷

注禮記文對鄭音一卷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學校部

注釋第二

宋何偃為侍中素好談玄注莊子逍遙篇又撰毛詩

輝一卷

卞伯玉為東陽太守注周易繫辭二卷

荀柔之潁陽人為奉朝請注周易繫辭二卷并為易

音

范歆為陳令撰周易義二卷

何謹之為中大夫撰周易疑通五卷

沈林撰周易義三卷

姜道盛為給事中注集釋尚書十一卷

一云注古文尚書

樂安王友撰伊訓說

孫暢之撰毛詩引辯一卷毛詩序義七卷五經雜義

六卷

雷次宗字仲倫以通直郎徵不起撰毛詩序義二卷

畧注喪服傳二卷

裴松之為大中大夫撰集注喪服經傳一卷注三國

志六十五卷

蔡超宗字希遠為丞相諮議參軍集注喪服經傳一

卷

庾蔚之字季隨為員外嘗侍撰喪服要記及略解儀

禮十卷

徐爰字季玉為大中大夫注周易繫辭為易音毛詩

音禮記音二卷三國志評三卷

雷肅之撰禮記義疏三卷

何始貞撰春秋左氏區別三十卷

費沈為撫軍司馬撰喪服集議十卷注孝經一卷

何承天為廷尉卿撰禮論三百卷注孝經一卷

任預撰禮條牒十卷答問雜儀二卷

張略為司空撰論語疏八卷

裴駙注史記八十卷

徐野人為中散大夫撰史記音義十二卷

諸葛氏撰楚辭音一卷

周績之字道祖為詩序義

劉道拔為海豐令注周禮喪服

業遵字長儒為奉朝請注儀禮十二卷

荀昶字茂祖為中書郎注孝經

孔澄之字仲淵為新安太守注論語一卷

王叔之字穆夜撰莊子義疏三卷

南齊沈麟士隱居教授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注

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

卷

司馬獻撰喪服經傳義疏五卷

虞願為廷尉著五經論問

顧歡字景怡或云字玄平為太學博士注王弼易二

繫又撰毛詩集解序義又作老子堂話四卷一云老

子義疏

徐伯珍東陽人積學十年究尋經史吳郡顧歡摘出
尚書滯義伯珍訓答甚有條理儒者宗之後刺定豫
章王辟從事不就

祖冲之為長水較尉著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
造輟述數十篇

費元珪注周易九卷

劉瓛字珪為步兵較尉撰周易乾坤義九卷又撰周
易四德例一卷毛詩序義疏一卷毛詩次篇義一卷
周易繫辭義數二卷

顧瑄撰尚書問一卷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人國子博士徵不赴注繫辭為
易義及集解又注孝經

樓幼瑜撰喪服經傳義疏二卷

王玄載字彥運為光祿大夫注孝經一卷注老子道
德經

虞遐為員外郎注孝經

陸澄為光祿大夫撰漢書注一卷

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尚書孔傳舜典一篇

田携之字僧紹為宋平太守注周禮喪服

關康之世居京口以文義見稱徵通直郎不就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爲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及造禮論十卷梁賀瑒爲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著禮易老莊講論疏朝廷博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議孝經義疏一卷五經異同論一卷

伏曼容爲臨海太守爲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

江遊爲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避博學有思理更著論語考經

韋稜爲治書御史著漢書續訓三卷

崔靈恩爲國子博士先著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及改說杜義每文句嘗申服以難杜遂注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行焉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十卷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義句十卷

劉昭爲豫章王中軍臨川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于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以注

范曄書世稱博悉遷通直郎出為剡令卒官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

庾詵徵中書侍郎不赴著易林二十卷又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老莊義疏注筭經及七曜歷

何喬為左氏尚書注周易十卷毛詩總義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史不載官

范述曾為太中大夫注易文言

沈重字德厚為五經博士多所撰述咸得其指要行

於世者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二十五卷禮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一卷

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一卷毛詩音二卷

孔子祛為步兵較尉著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書三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

百五十卷一云撰禮易詩

皇侃為國子助教撰禮記講疏五十卷及喪服義疏

又撰論語義十卷孝經疏三卷

劉杳為尚書左丞撰楚詞草木疏一卷

陶弘景為奉朝請著孝經論語集注本草集注及注

毛詩序一卷三禮目錄一卷注孝經一卷集解論語

十卷

宋塞為中大夫注周易繫辭二卷

李王之為臨沂令撰周易乾坤義一卷

南平王撰周易幾義一卷

褚仲都為五經博士撰周易講疏十六卷

蕭子政為都官尚書撰周易義疏十四卷繫辭義疏

三卷

薛圖和撰周易玄圖八卷

穎氏撰周易大演統一卷

劉叔嗣為五經博士注尚書二篇序 又云注尚書二十一卷

費彪為國子助教撰尚書義疏十卷

謝濟撰毛詩檢漏義二卷

何循之撰喪服經傳義疏一卷禮答問十卷

裴子野為中書侍郎撰喪服傳一卷

沈炫撰春秋五辯二卷

周捨為太子詹事撰禮疑義五十二卷

嚴植之為中撫軍記室參軍為五經博士注孝經一

卷

蕭子顯為吳興太守撰孝經義疏一卷又撰孝經愛

敬義一卷

叔明為揚州從事文學太史撰孝經義一卷又集解

丹府元覽 注釋二

論語

劉被為太尉參軍撰論語孔志十卷 述孔鮒 義疏

蕭子雲為國子祭酒注千字文一卷

鄒誕生為輕車錄事參軍撰史記音五卷

常援為北中諮議參軍撰漢書續訓二卷

杜弼注老子

沈旋約之子也為黃門侍郎集注莊子又注爾雅十

卷

賀深為中軍宣成王長史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

許懋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

周興嗣為給事中直西省左衛率周捨奉勅注尚祖

所製歷代賦格興嗣助焉

後梁蔡太寶為中書監博覽群書學無不綜著尚書

義疏三十卷

陳周弘正為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所著周易講

疏十六卷論語疏十一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

孝經疏二卷行於世

王元規為尚書祠部郎入請為秦王東閣祭酒著春

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

義記二卷左傳音三卷禮音二卷

丹府元覽 學校部十

卷之六

八

册麻云竊注釋二 卷之六

張譏為國子博士所撰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

姚察為吏部尚書入隋為太子內舍人著漢書訓纂三十卷漢書集解一卷定漢書疑二卷

謝嶠撰喪服義七卷并爾雅音

沈文阿為通直散騎嘗侍撰春秋左氏經傳義畧三十卷

十卷 一云撰經典大義十八卷

徐孝克為散騎嘗侍入隋為國子博士撰孝經講疏

六卷論語句義五卷

臧兢撰漢書音訓三卷

施乾為博士撰爾雅音

顧野王為舍人撰爾雅音

戚衮為太學博士撰禮記義四十卷

後魏房景先孝文時為太學博士作五經疑問百餘篇又符璽郎王神貴答之名為辯疑合成十卷亦有可觀

辛子馥為尚書右丞以三傳經同說異遂總為一部傳注竝出較比短長會亡未就

高允為太嘗所製詮左氏釋毛詩拾遺論雜解議何鄭膏膏事凡百餘篇

宋繪少勤學多所博覽好撰述依准裴松之注國志體注王隱及中興書

闕駟傳道經傳注王邛易傳學者籍以通經累官至姑臧太守

張湛燉煌人好學能屬文仕沮渠蒙遜為黃門侍郎梁州平入國司徒崔浩識禮之浩注易叙曰國家西

平河右燉煌張湛金城宋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竝有雋才見稱於西州每與餘論易餘以左氏傳

卦解之遂相勸為注故因退朝之餘暇而為之解焉其見稱如此

劉昞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竝行於世後為樂平王從事中郎

劉芳為太嘗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于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

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曄注後漢書音各一卷辯類三卷徐州北人錄四十卷悉就篇續注音義證

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

陳竒博通墳籍嘗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述
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爲縉紳所稱召赴京
不得叙其論語注義多異鄭玄徃徃與司徒崔浩同
嘗爽字仕明河內人置學館於溫水之右門徒七百
餘人爽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
貫其序曰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
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
典者人之文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不繇學
而能成其器不繇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
服道以成忠烈之槩甯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
節蓋所繇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
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
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
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
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
於書也絜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
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
以明體書以廣德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嘗之道相
須而備而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見則乾坤其幾
乎息矣繇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

也安可不遊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
林略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畧注以訓門徒焉
其畧注行於世爽不仕號儒林先生

劉獻之博陵人徵典內較書以疾辭門徒數百皆通
經之士時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有疑
滯咸決於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然所撰宗旨頗
異舊義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畧例三卷注毛詩序
義一卷今行於世并章句疏三卷

李彪在秘書歲餘區分書體述春秋三傳十卷

酈道元為御史中尉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

卷本志十三篇

崔浩為司徒注周易十卷注急就章二卷

元明進撰毛詩義府三卷

游肇為國子博士為易解

徐遵明華陰人東道大使元羅表薦之竟無禮辟遵

明撰春秋義章為三十卷

北齊杜弼為膠州刺史耽好玄理老而愈篤又注莊

子惠施篇易上下繫名新注義死竝行於世

李鉉為國子博士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

三傳異同易義例合三十餘卷

權會為四門博士注易部行於世

後周樂遊為太學博士所撰孝經論語毛詩左傳春

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微

文理竝有可觀

樊深為國子博士撰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又撰士

經異同說三卷義綱畧論并目錄三十卷竝行於世

熊安生為露門學博士下大夫所撰周禮義疏二十

卷禮記四十卷孝經義疏一卷竝行於世

蕭大園為滕王友入隋為西河郡守撰喪服儀注五

卷要訣二卷

隋宇文弼為尙書孝經注行於時

明克讓為太子率更令著孝經義疏一部

王頗撰五經大義三十卷

蕭該為國子博士撰漢書及文選音咸為當時所貴

張冲字叔玄初仕陳為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

經典撰春秋義畧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

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

王侍讀

辛彥之為路州刺史撰五經異義一部

王孝藉開皇中召入秘書注尙書及詩遭亂零落

辛德源為著作郎王邵同脩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十卷注揚子法言二十卷

劉炫為大學博士以品卑去任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

述議三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又注詩譜二卷及注春秋左氏傳杜預序集解一卷

褚輝為太學博士撰禮疏一百卷顧彪為秘書學士明尚書春秋為古文尚書疏二十

卷今文尚書音一卷大傳音一卷尚書文義一卷何妥為國子祭酒通直散騎嘗侍撰周易講疏三卷

孝經義疏二卷莊子疏四卷唐魏徵為侍中徵以戴聖禮記論次不倫遂為類禮

二十卷以類相從削其重複採先儒訓注擇善從之研精覃思數年而畢太宗覽而善之賜物一千段錄

數本以賜太子及諸王仍藏之秘府徐文遠為國子博士撰左傳義疏六十卷行於時

陸德明為國子博士撰老子疏十卷莊易疏各一十五卷經典通釋三十卷並行於時

王玄度為較書郎貞觀十六年十月上其所注尚書毛詩周易并義決三卷與舊解尤別者一百九十餘

條付學官詳其可否諸儒皆因習先師譏其穿鑿玄
度隨方應答竟不肯屈太宗欲廣見聞竝納之秘府
王方慶爲麟臺監精三禮好事者多詢訪之每所酬
答咸有典據故時人編次名曰雜禮答問
孔穎達爲國子祭酒太宗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令
穎達與諸儒撰正五經義疏一百七十卷數年乃成
名曰義贊有詔改爲五經正義云雖復包括衆家稍
爲詳悉然亦有紕繆

崔義玄少受章句之學五經大義先儒所疑有音訓
不明者兼採衆家皆爲解釋傍引證據各有條流上
聞之詔義玄討論五經正義與諸博士等詳定是非
事竟不就後爲蒲州刺史卒

顏遊秦師古叔父也爲鄆州刺史卒官撰漢書決疑
十二卷爲學者所稱後師古注漢書亦多取其義
顏師古爲秘書少監太子承乾在東宮命師古注漢
書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編之秘閣

許叔牙爲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嘗撰毛詩纂義
十卷以進太子賜帛二百段兼令寫本付司經局其
後御史大夫高智周謂人曰凡欲言詩者必須先讀
此書始可也

格輔元兄希玄高宗時官至雒州司法叅軍章懷太子賢召令與洗馬劉訥言等注范曄後漢書行於世張太安高宗時爲太子左庶子太子賢令太安與洗馬劉訥言雒州司戶叅軍格希玄等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賜物三萬段仍以其書付秘閣

王勃高宗時爲虢州叅軍撰周易發五卷次論十卷王元感則天長安中爲四門博士表上其所撰尚書糾繆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漢書草請官紙筆給寫秘閣制令弘文館崇賢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不弘文館學

士祝欽明崇賢館學士李慮趙元亨成均博士郭山暉皆守先儒章句深譏元感掎摭舊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之屈唯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敬雅好異聞每爲元感申理其義由是擢拜太子司議郎加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帝顛爲吏部侍郎著易蘊解推演潛元終始之義甚有奧旨

高定爲京兆叅軍幼聰警絕倫尤精王氏易嘗爲易圖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易外傳二十二卷

丹府元誦 注釋二

卷之九百六

裴延齡為汜水尉乾元末過東都為賊所據因寓居於鄂州綴緝裴駟所注史記之闕遺自號小裴

韋公肅為秘書著作郎公肅注太宗文皇帝帝範一十二篇上獻有詔付集賢仍令別寫一本進內

崔玄暉為中書令撰行已要範十卷友義傳十卷義士傳十三卷訓注文館詞林策二十卷

李善寓居汴鄭間講文選為業所注文選十卷行於代後為崇賢館學士

韓滉為左僕射平章事好易象及春秋著春秋通例及天文事序議各一卷

張守節少集詩禮尤精史義注正義四十卷張鎰撰三禮圖十二卷五經微旨十四卷孟子音義三卷

李吉甫為相嘗討論易象異義附於僧一行集注之

下
陸贄為給事中皇太子侍讀著集書春秋二十卷類禮二十卷君臣圖翼三十五卷並行於代

馮伉元和初為國子祭酒著三傳異同三卷

裴通為詹事著易玄解并總論二十卷易禦寇十三卷易洗心二十卷

冊府元龜 注釋二 卷之六百六

帝表微為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少時尅苦自立著九經師授講一卷春秋三傳總例二十卷

李璠為相曾注解書傳之闕疑僅及百卷經巢讓之

亂悉為灰燼焉

李吉甫撰冊府元龜一百五十卷並行世

三卷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臣夏允彛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學較部 十一

撰集

太史公曰儒者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誠哉是言也由漢之後作者間出祖述不已踵武增華其文史之盛豈可遽數焉乃有博古之士好學不倦摭摭方策分別群類列其部

居成乎倫要俾肄業之儒開卷而獲益臨文之士泐
波而達源至有承詔撰述篇籍咸叙備於萬乘之覽
藏之秘室之府者又多乎哉原夫論次之意蓋將以
撮摭要而遵簡易豈易所謂學以聚之傳所謂知類
通達者歟

楚鐸椒為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本
四十餘章為鐸氏微

漢劉向成帝時為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
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為
列侯時數有災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

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

言中者以別於外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

休咎之應也休美也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

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

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

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

不能奪王氏之權向又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

微賤踰禮制趙皇后昭儀衛嬖嬖也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

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典國顯家可法

則及孽嬖亂亡者孽廢也序次為烈女傳凡八篇以

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
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
帝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後漢應奉為司隸時竝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
贊子劭乃連綴其名錄為狀人紀

景鸞廣漢梓潼人也取河洛圖緯以類相從名為災
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

驗作興道一篇州郡辟命不就

荀爽集漢事成敗可以為鑒戒者謂之漢語位至司

空

魏文帝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

皇覽

王象為散騎嘗侍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秘書監象從

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秘府合四十餘部有

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

又云桓範為羽林左監劉劭為散騎侍郎竝齋詔集

五經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高堂隆撰魏臺雜訪議三卷位至光祿勳

吳張溫為太子傳撰三史略二十九卷

晉張華為司空著博物志十篇行於世

葛洪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伎雜事三百一十卷

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後爲句漏令
環濟撰帝王要畧十二卷

祁嘉博通經籍張華重徵爲儒林祭酒性和裕教訓
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

應詹撰東宮舊事三卷位至平南將軍江州刺史

宋范泰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位至侍中左光祿大
夫

顧長康爲散騎嘗侍何翌爲長水較尉元徽初表上
所撰諫林上自虞舜下及晉武凡十二卷

謝莊轉隋王誕後軍諮議並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

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
別郡殊合之則寓內爲一元

何承天爲御史大夫宋世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再減
并合以類相從凡爲三百卷

南齊丘靈鞠爲大中大夫製江左文章錄序起太興
訖

元熙婁幼瑜著禮摺遺三十卷幼瑜教授不應徵辟
陰顥撰瓊林二十卷

崔慰祖常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爲四十卷
半未成臨卒與從弟緯書云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

數本附護軍諸從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仕
至始安王記室

梁庾詵撰晉朝雜事五卷抄八十卷普通中詔以爲
黃門侍郎稱疾不起

阮孝緒撰高隱傳上自炎黃終於天監之末斟酌分
爲三品凡十卷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敞劉訐
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
吾等成耶對曰所謂荀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
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敞訐果卒乃益二傳傳
及孝緒亡訐兄潔錄其所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
云孝緒天監十二年徵不至

張率爲司徒掾直文德侍詔省勅使抄一部書又撰
婦人事二十餘條勒成百卷使工書人瑯邪王深吳
郡范懷約褚洵等繕寫以給後宮

張緇性愛墳籍聚書至萬餘卷抄後漢晉書衆家異
同爲後漢衆紀四十卷晉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
及成卒位至御史中丞

陸罩爲中大夫初簡文在雍州撰法寶聯璧罩與群
賢竝抄掇區分者數歲六年而書成命湘東王爲序
其作者有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子顯等三十人

以比王象劉劭之皇覽焉

徐勉撰左丞彈事五卷在選曹撰品五卷又以孔釋
二教殊途同歸撰會林五十卷皆行於世位至右光
祿大夫侍中衛將軍

吳均爲奉朝請勅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記
二十卷

庾仲容抄諸子書三十卷烈女傳三卷位至黟縣令
陳陰僧仁爲征南諮議撰梁撮要二十卷

姚察著說林十卷位至吏部尙書

顧野王撰通史要畧一百卷位至黃門侍郎光祿卿

張譏爲國子博士兼東宮學士撰遊玄桂林二十四
卷後王嘗勅入就其家寫入秘閣

後魏道武天興四年十二月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
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

淮王昌弟孚爲尙書丞靈太后臨朝宦者干政孚乃
總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爲四十卷奏之

嘗山王暉爲尙書左僕射暉雅好文學招集儒士崔
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爲科錄凡二百七
十卷上起伏羲迄於晉凡十四代暉表上之

王繼叔耽勤讀誦研綜經籍鈎深致遠多所博聞自

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錄品第商畧是非號曰畧注合百餘篇好事者覽之咸以爲善焉

劉懋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位至太尉司馬

張彛爲光祿大夫集庖犧至晉末凡十六代百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合成五卷名

曰帝圖歷

崔浩爲祭酒朝廷禮儀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爲雅說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

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嘗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

李謐涿郡人年十八詣太學受業後鳩集諸經廣較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

孫僧化識星分按文占以言災異爲通直散騎嘗侍永熙中出帝召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共撰兵法未就而帝入關遂罷

李公繪潛居自持雅好著書撰古今異說記二十八卷趙語三卷

北齊祖珽拜爲尙書左僕射監脩國史以後主屬文
奏撰御覽武平三年二月詔珽及特進魏收等入文
林館撰玄洲苑御覽後改名聖壽堂御覽八月御覽
成勅付史閣後改爲脩文殿御覽凡三百六十卷初
詔珽與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嘗侍
張雕中書監楊休之監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騎侍郎
常道孫陸又太子舍人王邵衛尉丞李孝基殿中侍
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劉仲威袁奭國子博士朱才奉
車都尉睦道閑考功郎中崔子樞左外兵郎薛道衡
并省主客郎中盧思道司空東閣祭酒崔德太學博
士諸葛漢奉朝請鄭公超殿中侍御史鄭子信等入
館撰書并勅蕭放蕭愨顏之推等同入撰例復令散
騎嘗侍封孝琰前樂陵太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臺
卿通直散騎嘗侍王訓前兗州長史羊肅通直散騎
侍郎馬元熙省三公郎中劉琨開府行叅軍李師上
溫君悠入館亦令撰書後命特進崔季舒前仁州刺
史劉逖散騎嘗侍李孝貞中書侍郎李德林續入待
詔尋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又有前濟州長史李翥前
廣武太守魏謩前西兗州司馬蕭漑前幽州長史陸
仁惠鄭州司馬江旣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陸開

明通直郎封孝譽太尉掾張德冲并省右民高恭行
司徒戶曹叅軍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叅軍劉顛獲嘉
令崔德儒給事中李元楷晉州治中陽師孝太尉中
兵叅軍盧公順司空中兵叅軍周子深開府行叅軍
王友伯崔君洽魏師審竝入館侍詔又勅右僕射段
孝言亦入御覽成後所撰錄人亦有不得侍詔付司
處分者凡此諸人亦有文學庸淺附會親識妄相推
薦者十三四焉雖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畧盡其外
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
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也侍詔文林亦是一時盛

事故存錄其姓名文學東漢書十卷人同前藝文賦
荀士遜爲中書侍郎號爲稱職與李若等撰曲言行
於世於世

隋陸爽字開明高祖受禪轉太子內直監尋遷太子
洗馬與左庶子宇文愷等撰東宮典記七十卷王
杜臺卿開皇初被徵入朝臺卿嘗採月令觸類而廣
之爲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奏之賜絹二百疋位至
著作郎

樂運南陽滎陽人嘗願爲一諫臣從容諷議而性許
直爲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發憤錄夏殷以來諫

爭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
 諫苑奏上之文帝覽而嘉焉位至毛州高唐令
 魏澹字彥深為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遇之屢加
 優錫令撰笑苑詞林集世稱其博物
 劉祐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上善之
 崔頥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位至越王
 長史

于仲為光祿大夫撰畧覽三十卷

唐歐陽詢為給事中武德七年奉詔與裴矩陳叔達

趙弘智令狐德棻文學袁郎等十數人同脩藝文類

聚

李百藥初仕隋為禮部員外郎皇太子勇召為東宮
 學士令修五禮定律令撰陰陽書

魏徵為秘書監貞觀五年撰群書政要奏之今採其
 序例以明述作之意曰竊維載籍之興其來尚矣左

史右史記事記言皆所以昭德塞違勸善懲惡故作
 而可紀薰風揚乎百代動而不法明戒垂乎千祀是
 以歷觀前聖撫運膺期莫不懍乎馭朽自疆不息乾
 乾夕惕義在茲乎近古皇王時有撰述竝皆包括天
 地牢籠群有競採浮豔之詞爭馳迻誕之說騁末學

之傳聞師雕蟲之小伎流宕忘返殊途同致雖辯周
萬物愈失司契之源術總百端彌乖得一之旨皇上
以天縱之多才運生知之睿思性與道合動效機神
玄德潛通化前王之所未化損已利物行列聖所不
能行瀚海龍庭之野竝爲郡國扶桑若木之域咸襲
纓冕天地成平外內禔福猶且爲而不恃雖休勿休
俯協堯舜式遵稽古不察貌乎止水將取鑒乎哲人
以爲六籍紛綸百家踳駁窮理盡性則勞而少功周
覽汎觀則博而寡要故爰命臣等採摭群書剪裁浮
故光照訓典聖思所存務乎政術綴叙大畧咸發神

秉雅致鈎深規摹宏遠網羅政體事非一日若乃欽
明之后屈已以救時無道之君樂身以亡國或臨難
知懼在危而獲安或得志而驕居成以致敗者莫不
備其得失以立功樹惠貞心直道忘軀殉國身殞百
年之中聲馳千載之後或大奸巨猾轉日迴天社鼠
城狐反自作黑忠良由其放逐邦國因以危亡者咸
亦述其終始以顯爲臣不易其立德立言作訓垂範
爲綱爲紀經天緯地金聲玉振騰實飛英雅論微猷
嘉言美事可以弘獎名教崇太平之基者固亦片善
不遺將以丕顯皇極至於母儀嬪則懿后良妃參徽

猷於十亂著深誠於辭輦或傾城哲婦亡國豔妻候
晨雞以先鳴待舉烽而後笑者時有所存以備勸戒
自六經訖于諸子始五帝下盡晉年凡爲五秩合五
十卷本求政要故以政要爲名但皇覽遍畧隨方類
聚名目互顯首尾淆亂文義斷絕尋究爲難今之所
撰異乎先作總立新名各全舊體欲見本知末原始
要終並棄彼春華採茲秋實一書之內牙角無遺一
事之中羽毛咸盡用之當今足以殷鑒前古傳之來
葉可以貽厥孫謀引而伸之觸類而長蓋亦言之者
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庶弘茲九德簡而易從觀彼
百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盛葉開蕩蕩之王道可久
可大之功竝天地之貞觀日用日新之德將金鏡以
長懸矣太宗覽之稱善勅皇太子諸王各傳一本賜
徵帛二百疋又徵爲特進以禮經遭秦滅學戴聖編
錄條疏不次乃刪其所記以類相從爲五十篇合二
十卷名類禮太宗善之賜物一千段以其書藏秘府
及賜皇太子諸王

李襲譽爲揚州總管長史撰忠孝圖二十卷貞觀十
三年十一月奏之太宗覽而稱善

高士廉爲尙書左僕射貞觀十五年撰文思博要一

千二百卷上之有詔藏之秘府 時大學博士馬嘉運大嘗丞呂卞同脩

高智周為秘書郎弘文直學士預撰瑤山玉彩文館

詞林三遷蘭臺大夫

李敬玄撰正論三卷位至揚州大都府長史杜正倫

為中書侍郎兼左庶子撰春坊要錄四卷

許敬宗為弘文館學士永徽中與李義府等奉勅於

內殿撰東殿新書二百卷高宗自製序其書自史記

至晉書刪其繁詞勒成藏之書府

元萬頃上元中為著作郎則天廣召文詞之士入禁

中脩撰萬頃與左史劉禘之范履冰苗神客右史周

思茂胡楚賓等咸預其選前後撰列女傳以軌百家

新誠樂書凡千餘卷

姚璿永徽中為太子宮門郎博涉經史有才辯與司

議郎孟利貞等奉令脩瑤山玉彩書成遷秘書郎

張昌宗為麟臺監聖曆中則天以御覽及文思博要

等書多未周備令昌宗與麟臺少監李嶠廣召文學

之士給事中徐彥伯水部郎中員半千等二十六人

增損文思博要勒成一千三百卷於舊書外更加佛

教道教及親屬姓氏方域等部至是畢功帝親製名

曰三教珠英時左補闕崔湜同脩

常叔夏神龍中為國子祭酒撰三禮要記三十卷行於代

王方慶撰宮卿故事一卷位至太子左庶子

徐堅為集賢院學士開元中勅堅等纂經史要事及

歷代文章以類相從欲令皇子簡事綴文帝自定名

為初學記是日撰成以獻帝稱善賜堅等絹三百疋

張九齡為中書令開元二十七年二月九齡等撰六

典三十卷成上之

歸崇敬為國子司業大曆中與諸儒官同脩通志崇

敬知禮儀志衆稱允

裴澄為國子司業貞元十二年表上乘輿月令十二

卷

蘇冕為京兆府士曹續國朝政事撰會要四十卷

杜祐為淮南節度使貞元十七年獻通典表曰臣聞

太上立德不可庶幾其次立功道行當代其次立言

見志後學由是往哲述相祖述將施有政用之邦家

臣本以門資幼登官序仕非遊藝才不及人徒慄自

疆頗翫墳籍雖履歷叨幸或職劇務繁竊惜光陰未

嘗輟廢夫孝經尚書毛詩周易三傳皆父子君臣之

要道十倫五教之宏綱如日月之下臨天地之大德

百王是式終古攸遵然率多記言罕存法制愚管窺
蠡測豈達高深輒肆荒唐誠爲臆度每念憎學冀深
政經畧觀歷代衆賢著論多陳紊失之弊或闕拯救
之方臣旣庸淺寧詳損益未原其始莫暢其終尚賴
周氏典禮秦皇蕩滅不盡從有繁雜且用準憑至于
往昔是非可爲來今龜鑑布在方策亦麤研尋自頃
纂脩平言涉三紀識寡思拙心昧詞蕪圖籍實多事
自非少將謂功畢有愧乖疎固不足發揮大猷但微
臣竭愚盡慮凡二百卷不敢不具獻上庶明鄙志所
之塵瀆聖聰兢惶無措其書凡九門叙食貨十二卷

選舉六卷職官二十一卷禮一百卷樂七卷兵六卷

刑十七卷州郡十四卷邊防十六卷

賀蘭正元貞元中爲昭義軍節度使判官進用人權
衡輔佐記各十卷舉選衡鏡三卷

馬總爲天平軍節度使總理道素優軍政多暇公務
之餘手不釋卷所著奏議集年歷通歷子鈔等書百
餘卷行於世

唐次爲禮部員外郎貞元八年坐竇叅出爲開州刺
史在巴峽間十餘年不獲進用西川節度使韋臯抗
表請爲副使德宗密諭臯令罷之次久滯蠻荒孤心

抑鬱怨謗所積孰與申明乃採自古忠臣賢士遭羅
讒謗放逐遂至殺身而君猶不悟其書三篇謂之辯
謗畧上之德宗省之猶怒謂左右曰唐次乃方吾爲
古之昏主何自論如此改夔州刺史及憲宗卽位與
李吉甫同自峽內召還授次禮部郎中尋以本官知
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卒憲宗明哲嫉惡尤惡人朋比
傾陷嘗閱書禁中得次所上書三篇賢而善之謂學
士沈傳師曰唐次所集辯謗之書實君人者時宜觀
覽朕思古書中多有此事次篇錄未盡卿家傳史學
可與學士類例廣之傳師奉詔與令狐楚杜元穎等
分功脩續廣爲十卷號元和辯謗畧優詔答之

憲宗元和八年六月詔宰臣武元衡李吉甫李絳及
舊相太子少傅判太嘗卿鄭餘慶禮部尚書權德輿
各進舊書

張正甫爲集賢殿學士右散騎嘗侍寶歷二年進藝
文類聚一百卷

令狐楚爲翰林學士憲宗以自古賢臣多受讒謗以
至危亡因詔楚纂集歷代名臣受謗者爲十卷名爲
元和辯謗畧書成帝嘉其該博

李渤爲著作佐郎罷官閑居東雒撰禦戎新錄二十

卷以獻

常處厚穆宗時與路隨爲翰林侍讀學士長慶二年處厚與隨撰六經法言二十卷書成表獻之日臣聞三皇講道五帝講德三王講仁五霸講義所講不同同歸於理理道之極備於六經雖質文相變忠敬交用損益因時步驟不一然而釋三綱越五嘗而致雍熙者未之有也自秦火蕩蕪孔壁穿蠹曲學異辯專門多惑營道之軌並馳希聖之堂蓋寡蕪文錯起浮義互生簡冊混散篇卷繁積勞神於累代弊形於當年其知愈博其得愈少夫然通方之士達識之儒且

猶不爲也況南面之尊司道之契豈不貪其精而遺其麤者乎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精義神授博識天資山峻詞峯泉蓄學海膺休運則混六合而不讓思屈已則舞兩階而不疑故當希皇踵帝肩王轡霸可以區區近躅擬於聖德哉臣處厚臣隨採合易詩書左氏春秋孝經等因其本篇掇其精粹論紀先師微旨今亦附於篇末總題曰六經法言合二十卷獻上取諸身必本於五事通諸物兼暢於三才始九族已及於百姓刑室家以儀於天下聖君良主之往行哲人壯士之前言天人相與之際幽明交感之應窮

理盡性之辯藥石攻磨之規堯舜禹湯文武理亂之道盡在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必舉其興可以觀勸其違可以戒此其所存者也至如爻象錯綜陰陽難名比興箴誨幽隱難釋誥命訓論古今不合威儀顛制命諸有司褒貶揚摧歸諸史法此其所遺者也商鞅之說秦主歎帝道之難行太宗之納魏徵流王澤而廣被繇是言之道無遠近德無重輕能者挈之如毛羽不能者舉之如嵩岱今逢希代之君當難合之運故不能以百家邪說六國縱橫秦漢刑名魏晉倫薄爲盛時道歷代帝王皆務纂集魏稱皇覽梁著

進畧鄴中則有脩文之作江左則有壽光之書但誇銜於聞見非垂謀於理本臣今所貴實異斯作陸賈奏甚卑之論尙稱善於高皇方朔獻雜糅之說猶見知於武帝伏惟陛下機務之餘燕息之暇時降省覽天下幸甚帝覽其書稱善者久之賜處厚隨錦綵二百疋銀器二事

崔郾爲翰林侍講學士寶曆元年七月與高重進纂要集十卷各賜綵錦二百疋銀器五事

魏謩嘗鈔撮子書要言以類相從二十卷號曰魏氏手畧有文集十卷位至太子少保

裴潏文宗時爲右散騎嘗侍太和八年集歷代文章自梁昭明太子著文選外合於典雅者古今通選勒成三十卷目爲太和通選并意義目錄一卷進上潏之所著偏僻時論以爲不當

王涯爲平章事太和八年進月令圖一軸

兵部尚書王起進自古帝王五位圖帝欲置於機案以便觀覽宣付起重以長卷寫進

許康佐爲翰林學士太和九年進纂集左氏傳三十卷

高重爲國子祭酒太和九年進春和纂集四十卷

鄭澣爲翰林侍講學士文宗命撰經史要錄十二卷書成帝嘉其精博因以十九書語類帝親自發問澣應對無滯錫以金紫

姚康爲太子詹事大中五年十一月以所撰統史三百卷上之統史自開闢至隋末編年纂帝王美政善事詔令可利於時者至於時政鹽鐵筦權和糴賑貸錢陌兵數虛實貯糧用兵利害邊事戎狄無不備載下至釋道燒煉妄求無驗皆載之

崔鉉爲左僕射平章事大順七年十月鉉上續會要四十卷脩撰官楊紹復崔瑒薛逢鄭言等賜物有差

梁末帝貞明末前衡州長史劉騰進所撰地里手鏡十卷

晉曹國珍爲左諫議大夫天福四年上言請於內外臣寮之中選才畧之士聚唐六典前後會要禮閣新儀大中統類律令格式等精詳纂集俾無漏畧別爲書一部目爲大晉政統從之其詳議官宜差太子少師梁文矩散騎嘗侍張允大理卿張澄國子祭酒唐汭大理少卿高鴻漸國子司業田敏禮部郎中呂咸休司勳員外郎劉濤刑部員外郎李知損監察御史郭延升等一十人克文矩等咸日改前代禮樂刑憲爲大晉政統則堯典舜典當以晉典革名列狀駁之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苟非聖明焉能述作若運因革故則事乃維新或改正朔而變犧牲或易服色而殊徽號是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至於近代率繇舊章比及前朝是滋其目多因行事之失改爲立制之初或臣奏條章君行可否皆表其年月紀以姓名聚類分門成文作則莫不悉稽前典垂範後昆述言聖賢歷於朝代得金科玉條之號設亂言破律之防守而行之其來尙矣皇帝陛下運齊七政歷契千年爰從創業開基莫不積功累

德行宜直筆具載鴻猷若備錄前代之編年目作聖朝之政統此則是名不正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而媚時掠美非其實矣若剪裁其詞此則是文不備也夫文不備則啓爭端而禮樂刑政於斯亂矣若改舊條而爲新制則未審何門可以刊削何事可以編聯旣當革故從新又須廢彼行此則未知國朝能守而不失乎臣等同共參詳未見其可疏奏嘉之其事遂寢

張昭爲兵部尙書世宗親征淮南表進所撰兵法其畧曰臣本書生不閑武藝空忝穰苴之位慙無鄒轂之能遽捧綸言令纂兵法雖疆三宮之說何稱九天之謀伏惟陛下玉斗纘戎金樓聚學九舜十堯之典不足揣摩三門五將之書無煩接要而猶申旦不寐乙夜縱觀留連於尺籍伍符探賸於楓天棗地以爲人情貴耳而賤目儒者是古而非今以韓白之智有餘英衛之才不足寧悞滋水鈞翁之學今廼推輪圯橋神叟之言已爲糟粕無足師模於鈐筭聊可挹酌於源流爰命下臣撮其樞要臣逃觀前代兵家所著篇部頗多自唐末亂離圖書流落今蘭臺秘府目錄空存其於討論固難詳悉今祇據臣家所有之書據

其兵要自軍旅制置選練教習安營結陣命將出師
詭譎機權形勢利害賞罰告誓攻守巧拙星氣風角
陰陽課式等都四十二門離爲十卷管窺蠡測莫知
穹渤之高深獸走犬馳且副蒐苗之指使旣成卷部
須有籤題臣伏見前代奉詔撰論皆目爲制旨今輒
準故事題爲制旨兵法臣留司都下不敢輒去班行
謹差私吏齎詣行闕陳進詔曰朕昔覽兵書麤知前
事將觀機要委卿撰述曾未踰時遠來呈進披尋之
際備見精詳論戰法之大綱與孫吳而共貫賴卿博
學副朕所懷宐示頒宣用明恩寵嘉獎在念再三不
忘今賜卿衣着二百疋銀器一百兩

册府元龜 撰集

卷之六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學較部 一十二

小學 目錄 刊較 讐嫉

小學

昔伏羲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周官保氏教國子以六書蓋文字之興其來尚矣厥後二篆繼作八體並生泐波振葉增華競逐收分轍異其流彌廣中代

册府元龜 學較部

卷之六

而下善其業者或為之訓詁或形乎論叙布之方牘
叅乎細帙咸得以徵焉仲尼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又
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故述作之際不可以不慎矣
黃帝時倉頡為史作蟲篆

周宣王時大史籀作大篆十五篇教學童書也與孔

氏壁中古文異體

又云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

秦李斯為丞相作倉頡篇七章

又作小篆亦曰秦篆

趙高為車府令作爰歷篇六章

胡毋敬為太史令作博學篇七章

博學篇古文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

頗異所謂秦篆者也又云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倉頡篇

程邈為秦獄吏得罪繫雲陽獄市羣思十年益小篆

方圓而為隸書三千字始皇善之用為御史

王次仲上谷人善隸書始作八分書

漢司馬相如為文園令作凡將篇

凡將篇天複字

史游元帝時為皇門令作急就一篇

又云慕容皝親造太上章以代

急就篇又顏之推顏師古各注急就篇

李長成帝時為將作太監作元尚一篇

急就元尚篇皆倉頡中正

字也凡將則頗有出

楊雄為大夫作倉頡訓纂一篇

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

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又云郭瑛注倉頡篇楊雄作訓後漢郎中賈魴作嘉滂篇故日一

三倉

杜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間亦著於世

尤長小學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歷位

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

繇杜公也又云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詁焉竦即

敞之孫林作倉頡訓纂一篇倉頡訓一篇位至涼州刺史

劉歆撰古今文字二卷又焦子明撰文字畧統一卷位至安定屬

國都尉

後漢許慎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梁有演說文一卷庾

儀撰為汶長卒

馬援為伏波將軍上書曰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

字大外響城臯令印臯字為白下牟丞印四下牟尉

印白下人人下牟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

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

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班固字孟堅以易倉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篇臣

復續楊雄作十三章文撰在昔篇一卷太甲篇一卷

為大將軍竇憲中護軍服虔撰通俗文一卷位至九

江太守

蘇林字孝友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傳文間危

形府元龜小學

疑林釋之建安中為五官將文學甚見禮待

郭顯卿為太子中庶子撰字指一卷

衛宏字敬仲撰古文官書一卷位至議郎

邯鄲淳一名竺字子叔為博士給事中善倉雅蟲篆

許氏字指

蔡邕為左中郎將撰聖皇章黃初章吳章勸學篇各

一卷

崔瑗為濟北相撰飛龍篆篇草勢合三卷

張揖撰埤倉二卷

梁樊恭又撰廣倉一卷

古今字詁三卷

又云揖撰

三倉難字一卷

卷諛字一卷

又云字二卷朱有字篇一卷賈勳撰

蜀來敏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位至執慎將

軍

吳頂峻為郎中令撰始學篇十二卷

朱育山陰人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像顛造作異

字千名以上位至侍中

晉郭荷雒陽人明究羣籍侍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

陸機為平原內史撰吳章二卷

王羲為下邳內史撰小學篇一卷

李彤撰字二卷單行字二卷字偶五卷位至朝議大

夫

呂忱爲弦令撰字林七卷

殷仲堪爲荊州刺史撰嘗用字訓一卷

呂靜爲汝復令撰韻集六卷

衛嘗撰四體書勢一卷

葛洪撰要用字苑一卷終於句漏令

顧愷之爲散騎嘗侍撰啓疑三卷

宋何承天爲御史丞撰纂文三卷

顏延之撰纂要六卷諸幼文三卷位至金紫光祿大

夫

謝靈運爲臨川內史撰要字一卷

吳恭爲楊州督護撰字林字音義五卷

劉善經撰文字指歸一卷

夏侯詠撰四聲韻畧十三卷

李粲撰音譜四卷

釋靜洪撰韻英三卷

南齊吳均爲奉朝請續文釋五卷

王斌著四聲論行於時

梁沈約撰四聲一卷位至尚書令侍中領太子少傅

阮孝緒不應徵辟撰文字集略六卷

吉文甫爲散騎嘗侍撰釋字同音三卷

又有異字同音一卷

蕭子雲撰五十二體書一卷位至侍中國子祭酒
蕭愷爲太子家令時大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
太宗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文字爲善使便與
學士刪改

蕭琛在宮城有北僧南度維齋一瓠蘆中有漢書序
傳曰三輔舊老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
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攀之列非隸
非篆琛甚秘之及是行也以書餉鄱陽王範範乃獻
於宮位至侍中

陳顧野王爲左將軍撰玉篇三十卷

庾持善字書每屬辭好爲奇字文士亦以此譏之位
至大中大夫領步兵較尉

後魏大武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餘詔曰在昔帝軒
剏制造物乃命倉頡因鳥獸之跡以立文字自茲以
降隨時改作故篆隸草楷竝行於世然經歷久遠傳
習多失其真故令文體錯繆會義不愜非所以示軌
則於來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成此之謂矣今
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頒下遠近永爲楷式

陽居造字釋千卷猶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大學
博士承慶遂撰爲字統二十卷行於世位至國子祭

酒蕪幽州中正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六世祖瓊字孟琚晉馮翊太守善蟲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西投張軌子因徙代京上書二十餘法各有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由是擢拜中書博士式少專家學除殄寇將軍仍爲符節令延昌三年三月式上表曰臣聞庖羲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龜策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仁象之支觀鳥獸之跡別初文字以代繩用書契以准事宜之王庭則百工以叙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顛取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卽謂之籀書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后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蕪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史籀太篆式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

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柱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隸卽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日大篆二日小篆三日刻符書四日蟲書五日摹印六日署書七日殳書八日禮書漢興有尉律李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尙書史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形畫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使大司空甄豐較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日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日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日篆書云小篆也四日佐篆書秦隸書也五日謬篆所以摹印也六日鳥蟲所以蟠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也壞孔子宅而得禮尙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卽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脩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

達卽汝南許慎古文文字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
嘆俗儒之穿鑿惋文毀於譽痛字敗於訾更詭任情
變亂於世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子終亥各有部
屬包括六藝群書之詁評釋百氏諸子之訓天地山
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
事莫不異載可謂類聚群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
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
爲古今雜形詔於大學立石碑列載五經題書楷法
多是隸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於時諸
方獻篆無出隸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
古今字訓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
爲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
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聞古藝特善倉雅許
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
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赫炳三體復宣
較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常誕河
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
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詞令
任域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况越附託許慎說文
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籍奇惑之字又得正隸不若篆

意也忱弟靜別放故左較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功巧談辯士又以意爲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日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兎爲鸛神蟲爲蠶如是甚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籍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令人所以識故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脩

舊文而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畱徃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竝收善譽而祖官至太子洗馬出爲馮翊郡值維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大延中皇威西被牧犍內附臣亡祖文武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叙列於儒林官班又省家號世業暨臣閣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每承澤雲津厠霑漏潤驅馳文閣叅預史官題篆宮禁猥同上哲旣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籍六世

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
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爲主爰採孔氏尙
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
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
字有六書之說者皆以次類編聯文無復重統爲一
部其方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
詁訓假借之說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竝逐字
而注於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遂許冀省百氏
之觀而同字之域典書秘書所須之書乞垂勅給竝
學士五人掌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五人專令抄
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無紕
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所謂竝就太嘗兼教
八書其所有須依請給之名目侍書成重聞式於是
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
文爲本上篆下隸正光中除驍將軍兼著作佐郎式
尋中卒其書竟未能成

李登爲左較書令撰聲類十卷

北齊宋世良強學好屬文撰字畧五篇位至東郡太
守

楊休之撰韻略一卷辨嬾音二卷位至和州刺史

顏之推為黃門侍郎撰訓俗文字略一卷

後周黎季明其從祖廣後魏太武時為尚書郎善古

學嘗從吏部尚書清河伯玄崔受字義又從司徒崔

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季明亦傳習之頗與許氏

有異太祖令季明正定古今文字於東閣位至車騎

大將軍

冀雋為襄樂郡守徵還教世宗及宋獻公等隸書時

俗入書學者亦行束脩之禮謂之謝章雋以書字所

興起自倉頡若同嘗俗未為合禮遂啓太祖釋奠倉

頡及先聖先師

趙文深善楷隸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季明

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

世位至趙郡守

隋王邵為秘書少監撰難字三卷

顏繁楚撰證俗章略一卷

曹憲為秘書學士撰古今字圖新錄一卷文字指歸

四卷

劉善經河澗人撰四聲指歸一卷

唐顏真卿為刑部尚書大歷十二年獻所著韻海鏡

源三百六十卷詔秘閣及集賢書院貯之真卿耽尚

學儒以陸法言切韻文指非弘乃纂集九經字史字義題爲韻海鏡源獻之

唐玄林爲翰林待詔開成初於國子監復定石經子體玄度玄九經字體依故司業張參五經字樣爲定諸經之中別有疑闕舊字樣未載者今與較勘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錄爲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五經字樣之末從之

目錄

夫四科之設所趣不同六藝之端爲學亦異自微言既絕說郭遂多諸子玄興群儒紛糾兵農雜說其徒寔繁然而學者斯勤述者彌衆廣搜竝購既踴於好文強學專門頗患於寡要故前之達者分其例類使有條不紊求者可以俯觀也

漢司馬遷爲太史令撰史記目錄一卷

劉向撰七畧別錄二十卷元帝時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

劉歆向子也哀帝初卽位遷騎都尉光祿大夫總括群書篇撮其指要著爲七畧一曰經畧二曰集畧三曰諸子畧四曰詩賦畧五曰兵書畧六曰術數畧七曰方伎畧大凡萬三千九十卷

後漢班固傳毅竝為較書郎自光武中興明章繼軌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書固毅等典掌焉竝依七畧而為書部固又編之則以為漢書藝文志

鄭默為秘書郎始制中經

荀勗為秘書監因中經更著新部分為四部總括群書一曰甲部紀六藝為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家術數家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一云勗撰中經簿十四卷撰文章家

集序
一卷

晉華虞為太常卿撰文章志三卷

丘深之撰義熙以來離集目錄三卷

宋傅亮為中監尚書令撰續文章志三卷

謝靈運為秘書監造四部目錄大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文帝撰江左文章志五卷

殷淳為秘書丞在秘書之閣撰大四部書目凡四十四卷行於世

南齊王儉為秘書丞撰四部書目四卷大凡一萬五千七十四卷又撰令書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

學史記雜傳一日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日文翰志
紀詩賦四日軍書志紀兵書五日陰陽志紀陰陽圖
緯六日術藝志紀方技七日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
其道佛附見合九條賀蹤補

梁王儉永明中爲秘書丞與監謝朓又造四部目大
凡一萬八千一十卷

阮孝緒不應徵辟篤好墳史博採宋齊以來王公之
家凡有書記叅較官簿更作七錄一日經典錄紀六
藝一日史籍錄紀記傳三日子兵錄紀子書四日文
集錄紀詩賦五日技藝錄紀數術六日佛錄七日道
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

任昉爲秘書監於文德內殿列藏衆書華林園內總
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自齊永元以來秘
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較由是篇目定焉

丘賓卿撰天監四年書目四卷

殷鈞撰天監六年四部書目後授散騎嘗侍國子祭
酒

祖暅爲奉朝請以梁有秘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錄
又文德殿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爲四部使暅撰其名
故梁有五部目錄

楊松玠撰史目三卷

沈約永明二年兼著作郎撰宋氏文章志二卷

劉遵撰東宮四部目錄四卷

劉孝標安成王引為州戶曹參軍撰梁文德殿四

部目錄四卷

陳沈文阿為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撰經典玄儒大

義序錄二卷

後魏裴景融領著作時撰四部要畧令景融專典

高道穆為給事黃門侍郎莊帝詔曰秘書圖籍所在

內典書又加繕寫緗素委積蓋有年載出內繁蕪多

致零落可令道穆總集帳目并牒儒學之士編比次

第

後周樊深撰七經異同說三卷義綱畧論并目錄三

十卷並行於世後為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

隋牛弘為光祿大夫撰開皇四年書目四卷

王邵為散騎侍郎修起居注撰開皇二十年書目四

卷

隋書又有魏闕書目一卷陳秘閣圖書法目錄一卷陳天嘉六年壽安殿四部目錄四卷陳五經省

四部目錄四卷陳承香殿五經史記目錄二卷開皇

八年四部書目錄四卷香厨四部目錄四卷隋大業

正御書目錄九卷書目錄六卷雜儀注目錄四卷書

品二卷各手畫錄一卷正流論一卷並無撰人姓名

善心傲阮孝緒七錄更制七林各爲總叙冠於篇首
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類例焉

唐馬懷素爲秘書監兼昭文館學士是時秘書省典
籍散落條流無叙懷素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
王儉七志已後著述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
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
猶記著無編錄難辯淄澠望括簡近書篇目并前志
所遺者續王儉七志藏之秘府帝於是召學涉之士
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錄并刊正經史籙創首
尾會懷素病卒

元行冲爲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累封嘗山郡公先
是秘書監馬懷素集學者續王儉七志左散騎
嘗侍褚無量於麗正殿較寫四部書事未就而懷素
無量卒館行冲總代其職於是行冲表謂通撰古今
書目名爲群書目錄命學士鄆縣尉母炤櫟陽尉常
述曹州司法叅軍殷踐猷大學助教余欽等分部脩

檢歲餘書成奏上之

開元七年詔曰比來書籍缺亡

後多錯亂者良由稽歷不明綱
維失序或須披閱難可簡尋今麗正殿寫四庫書各
於本庫每部別爲目錄其與四庫目不類者依劉歆
七畧排爲士志其經史子集及天文以時代爲先後
以品秩爲次第其三教殊英既有缺落宏依書目隨
以脩補朕當披覽無使闕遺

帝述爲櫟陽尉秘書監馬懷素受詔編次圖書乃奏
用左散騎嘗侍元行冲左庶子齊澣秘書少卿王珣
衛尉少監吳兢并述等二十六人同於秘閣詳錄四
部書懷素尋卒行冲代掌其事五年而成其總目二
百卷

刊校

仲尼日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曰自衛返魯刪定
經藝而門人達者亦有所刊正焉既而遭秦煨燼會
漢巫蠱編簡散逸微言殆絕雖故老所傳得於口占
壞壁之獲固多古文頗或遺脫率用裁擇旣而學較
斯建傳習彌廣龜鳥之變魚魯之殊蓋有之矣矧復
師資迭授覃研無廢增以章句爲之訓傳又多乎哉
故英儒博聞之士潛心大業探求精義正其闕誤芟
其繁亂或蒙被詔令典較閣成上書自陳求給筆札
至於前世之載記籍百家之述作亦或揚摧其繆戾
考正其異同縫其漏而質其非翦其蕪而撮其要朱
紫之有別淄澠之不混六經之旨旣明四部之文維
叙後來以之折衷學者於茲蒙益非好古博雅之君
子疇克預於此哉

周孔子刪詩爲三百篇

卜商字子夏孔子弟子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夫已之與三相近豕之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之已亥涉河也

漢孔安國孔子後也武帝時為博士魯其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

十六篇壁中書多以考見行二十九篇之外更得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

事未列於學官安國以孔氏蝌蚪尚書及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

以竹簡寫之魯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堯典合於舜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

劉向成帝時為光祿大夫先是武帝時以中古文易

經較施孟梁丘經中者天子之書也言中以別外耳向又以中古文

較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尚書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

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

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至成帝詔向較經傳諸子書賦步兵較尉任宏較兵

書太史令尹成較術數太醫監李柱國較方技每一

書就向輒為一錄論其指歸辯其訛謬而奏之

劉歆為黃門郎河平中與父向領較秘書

後漢蘇竟以明易為博士講書祭酒王莽時與劉歆

等共典較書

桓榮習歐陽尚書事博士朱普受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明帝減為二十三萬言子郁復刪省定成二十萬言繇是有桓君大小大常章句桓榮建武三十年為太常恒郁永元四年為太常

鍾興明帝時為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
樊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士仕至長較尉

張霸永元中為會稽太守以樊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

崔宴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雜定五經
馬融為較書郎中詣東觀典較秘書

楊終章帝時為蘭臺較書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

傅毅為郎中建中初章帝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

鄭眾為大司農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
劉珍少好學安帝時為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較

書劉駒駮馬融及五經博士較定東觀五經諸子傳

記一百家藝術整齊脫誤定正文字

伏無忌博物多識順帝時為侍中屯騎校尉詔與議郎黃景較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

張奐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

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千五萬餘言奐為九萬言從辟

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

延篤從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虔等以為折中

位至侍中

盧植靈帝時為九江太守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

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

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空

回穴內 紆曲

臣前以周

禮諸經發起批謬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

繕供寫上

繕善也言家貧不能善寫而上

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

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

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蝌蚪近於為實而厭抑

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

父子並敦悅之令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與春秋

其相表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

後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

東觀較書五經紀傳補續漢記

蔡邕拜郎中較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

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

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

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堂谿姓也典字子頽奏求

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鑄

於大學門外雒陽記曰大學正雒城南聞陽門外講

堂長五丈廣三丈堂前經四部本碑凡

四十六技西下尚書周易公羊十一碑字中二碑毀

南行禮記十五碑悉確壞東行論語三碑禮記上存

諫議大夫馬日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

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馬日磾

融之族子少傅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

典較中書

劉陶明尚書春秋為之訓詁雅三事尚書三家謂夏侯

勝歐陽和為侍郎受靈帝時拜侍御史

詔次第春秋條列吳韋曜為中書郎博士祭酒孫林命曜依劉向故事

定衆書晉司馬彪為秘書郎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

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傳據正經周於

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

復以周為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為

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

鄭默字思元起家秘書郎考覈舊文刪省浮穢中書

今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

東哲為左著作郎武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掘魏

安釐王塚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於秘府秘

書丞衛嘗考正汲塚書未紀而遭難哲述而成之事

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

哲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王接曰卿

才學理議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

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為允當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

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塚得竹簡數十傳其紀年十

二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太戎所滅以事接之三

家分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五年蓋魏國之史書

大畧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太異則云夏年多

乾益於啓位啓役之太甲役伊尹女王役季歷自周

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受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其

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

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畧同繇辭

則易卦下易經一篇以說卦而與公孫段二篇公孫

段與邵涉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各三篇以禮記

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奉者是

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筮妖怪相書也

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數次言丘藏金王事繳書二

篇論戈射法王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

天數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

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尚書十九篇周食

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大事凡七十

五篇七篇簡書桓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

長二尺五寸發書皆蝌蚪字初發塚者燒策炤取寶

物及官收之多虛簡斷依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

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

寫之哲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

李克為大著作郎於時典籍混亂克刪除煩重以類

相從分作四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爲永制
徐廣字野民孝武世除秘書郎與較秘書省增置省
職轉員外散騎侍郎仍領校書

宋謝靈運爲秘書監文帝使釐理秘閣書補足遺闕
梁任昉爲秘書監領前軍將軍自齊永元以來秘閣
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較由是篇自定焉

張率爲司徒掾直文德侍詔省勅使抄一部書後爲
建安王記室直壽光省治丙丁部書抄

阮孝緒陳留尉氏人著刪繁書武帝時徵不到
劉峻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縱與較秘閣

劉沈爲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
者侍詔其中使之校墳史詔沈通籍焉

劉之遴爲太學博士時鄱陽王范得班固所上漢書
真本獻之東宮令之遴與張纘到漑等參較異同之
遴錄其異狀數十事非真本殷鈞爲秘書丞在職啓
校定秘閣四部書

陳周弘正在梁爲左民尙書及侯景平王僧辨啓送
秘書圖籍勅弘正較讎

姚察爲秘書監領著作察任秘省大加刪正後魏闕
駟情通經傳初仕沮渠蒙遜爲秘書考課郎中給文

吏三十人與較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

崔光韶爲司空行叅軍孝文勅光韶兼秘書郎掌較華林秘書

宋道璵少而敏雋宣武初以才學被召與秘書丞孫惠蔚典較群書考正同異

嘗景爲秘書監刪正晉司空張華博物志

北齊李鉉爲太子博士在東館師友諸王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感孔子必也正名之言乃喟然有刊正之意於講授之暇遂覽說文爰及倉雅刪正六藝經中謬

樊遜以對策第一清河王岳爲大行臺率衆南討假遜大行臺郎中文宣天保七年詔令較定群書供皇太子遜與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馬敬德許散愁韓同寶雒州秀才傅懷德懷州秀才古道子廉平郡孝廉李漢子渤海郡孝廉鮑長暄又陽平郡孝廉景孫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水曹叅軍周子深等十一人被尙書召其刊定時秘府書籍紕繆者多遜乃議曰案漢中壘較尉劉向受詔較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較尉臣叅書太史公大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然後較殺青今所

讎較供極重出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
卽欲刊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
吏部上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馬子
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並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叅
校得失秘書監尉瑾移尙書都坐凡諸別本三千餘
卷五經諸史殆無遺闕

宋繪好撰述以諸家年歷不同多有紕繆乃刊正異
同撰年譜錄未成武成河清五年並遭水漂失繪雖
博聞強記而天性恍惚晚又遇疾言論遲緩及失所
撰之書乃撫膺慟哭曰可謂天喪予也

後周寇雋拜秘書監時軍國草創墳典散逸雋始選
置令史抄集經籍四部群書稍得備具

蕭撝梁武帝弟安成王秀子也入周爲侍中驃騎大
將軍明帝卽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
麟趾殿較定經史仍撰世譜撝亦預焉以母老兼有
疾疾五日番上便隔晨昏請在外著事詔許焉

宗懔初仕梁元帝時爲吏部尙書及江陵平與王褒
等入關太祖以懔名重南士甚禮之明帝卽位詔懔
與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群書

元偉明帝初拜師氏中大夫受詔於麟趾殿刊正經

籍

楊寬爲御史正中大夫武成二年詔寬與麟趾殿學士叅定經籍

姚暹字士會梁太醫正僧坦之子年十九隨僧坦入關明帝盛聚學徒較書於麟趾殿暹亦預爲學士
隋李德林父敬族歷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孝靖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爲內較書別在直閣省郎茂仕齊爲司空府叅軍奉詔於秘書省刊定載籍許善心爲秘書丞奏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

劉焯以儒學知名除員外將軍與諸儒於秘書省考定群書

王邵爲著作郎採摭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

于仲文爲光祿大夫撰漢書刊繁三卷

唐顏師古貞觀中於秘書省考五經師古多所釐正既畢奏之太宗復遣諸儒重加詳議於時諸儒傳習既久皆共非之師古輒引晉宋以來古本隨方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欽服於是拜通直散騎嘗侍頒其所定之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尋行

秘書少監專典刑正所有奇書難字衆所惑者隨疑剖折曲盡其源

呂才爲大嘗博士太宗以陰陽書行之自久近代以來漸致訛僞穿鑿旣甚拘忌亦多遂命有司總令修撰命才及諸陰陽學者十餘人共加刊削并舊書可行者四十七卷書成詔班下之

魏徵爲秘書監以喪亂之後典章紛雜奏引學者較定四部書數年之間秘書圖籍粲然卒備

長孫無忌爲大尉高宗永徽二年三月詔無忌及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引文館學士刊定故國子

祭酒孔穎建所撰五經正義顏揚庭師古子也永徽三年揚庭爲符璽郎又表上師古所撰正謬正俗八

卷高宗下詔付秘書閣仍賜揚庭帛五十疋司馬承禎隱於天台開元初徵至京師承禎頗善篆

隸書寫三體老子經因刑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爲真本以奉上之後居王屋爲陽臺觀卒贈銀

青祿大夫號真玄先生 蔣乂集賢學士蔣明之子也弱冠該博群籍其父在

集賢日嘗以兵亂之後圖籍溷雜乃白執政請令乂入院編次於是宰相張鎰署乂爲集賢小吏編錄纔

逾一年於散亂中釐集二萬餘卷勒成部秩旁通百家尤精歷代沿革後爲集賢學士

褚無量以白庫舊書目高宗代卽藏在宮中漸至遺逸奏請繕寫刊較以弘經籍之道於是上令於東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因大加搜寫廣求天下異本數年間四部充備後遷左散騎嘗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

劉大真貞元二年爲秘書監大真上言請擇儒者詳較九經於秘書省令所司陳設及供食物宰臣錄其功課從之

包佶爲秘書監貞元年上言開元中刪定禮記月令改爲時令其音及疏并開元有相涉者竝未刊正請選通儒詳定從之會佶卒其事不行

文宗大和三年三月癸亥集賢院奏應較勘宣索書及新添寫經籍令請秘省春坊崇文較正共一十八員權抽作番次就院同較勘前件書其厨料等請度支准本官例支給從之

周墀爲起居舍人集賢殿學士開成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墀及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兵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等同就集賢院勘

較經典釋文

鄭覃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兼國子祭酒初文宗詔國子監九經石本所司較勘尙有舛誤傳於永久必在精詳宜令率更令韓泉充詳定石經官就集賢審較勘仍旋送國子監上石開成二年十月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

後唐楊凝式明宗天成初爲給事中凝式精選通儒較定三館圖書

馬縞爲太子賓客長興三年四月勅近以遍注石經雕刻印板委國學每經差專知業博士儒徒五六人

勘讀并注今更於朝官內別差五人充詳勘官太子賓客馬縞太嘗丞陳觀祠部員外郎兼太嘗博士段顥太嘗博士路航屯田員外郎田敏等朕以正經事大不同諸書雖以委國學差官勘注蓋緣文字極多尙恐偶有差誤馬縞已下皆是碩儒各專經業更令詳勘貴必精研兼宜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謹楷寫出族付匠人雕刻每五百紙與減一選所減等第優與選轉官資時宰相馮道以諸經舛謬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等取西京鄭覃所刊石經雕爲印板流布天下後進賴之

漢隱帝乾祐元年四月國子監上言在監雕印板九經內只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今欲集學官較勘四經文字雕造印板從之

周由敏爲尙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廣順三年六月敏獻印板書五經文字五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策奏曰臣等自長興三年較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藐傳寫紕繆漸失根源臣守官膠庠職司較定旁求援據上備雕鐫幸遇聖朝克終盛事播文德於有截傳世教以無窮謹具陳進先是後唐宰相馮道李愚重經學因言漢時崇儒有三字石經唐朝亦於國學刊刻今朝廷日不暇給無能別有刊立嘗見吳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類絕多終不及經典如經典較定雕摹流行深益於文教矣乃奏聞勅下儒官田敏等考較經注敏於經注長於詩傳孜孜刊正援引證據聯爲篇卷先經奏定而後雕刻乃分政事堂厨錢及諸司公用錢又納及第舉人禮錢以給工人

尹拙爲國子監祭酒顯德二年二月中書奏拙狀稱准勅較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板伏以陸氏釋文唐初撰集綿歷歲月傳寫失真非多聞博識之人

通幽洞微之士重其商確必致乖訛况今朝廷富有鴻碩如兵部尙書張昭太常卿田敏皆文儒之領袖也或家藏萬卷或手較六經實後學之宗師爲當今之雄尙伏乞察以事繼垂教情非屬私時賜敷敷俾同讎校勅日經典之來訓釋爲重須資鴻博其正疑訛庶使文字精研免至傳習眩惑其經典釋文已經本監官員較勘外宜差兵部尙書張昭太常卿田敏詳較

顯德三年十二月詔委中書門下於朝官內選差三十人據見在書籍各求真本較勘刊正謬誤仍於逐卷後署較勘官姓名宜令官司逐月具功課申報中書門下

讎嫉

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周室道微漢承秦弊師授迭異經藝遂分以是肇各家之學樹同門之黨穿鑿聖典異端蜂起旣傳稟之不一復潤色而相勝其有隸章句之業乖和裕之德緣飾已失以爲當掎摭彼是以爲非庠序之間謹昨騰涌講習之際譏詆紛錯互相擯斥動成仇讎或忿爭於朝廷或遷謗於祖裔其於攻訐以寘害淪胥而罹咎者蓋有

之矣固異夫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之說焉

漢轅固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

前久之病免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儒多疾

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

王氏字翁思以說詩昭帝時為昌邑王師王廢式以

減死論歸家山陽張長安幼君長安名先事式後東平

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

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言所聞師說具盡於此不肯

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摠衣登堂頌

禮甚嚴摠衣謂以手內舉令離地式誦說有法疑者

丘蓋不言論語載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

者發語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其

薦式詔除下為博士下除官之書式徵來衣博士衣

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舍中會諸

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勞來到切博士

江公世為魯詩宗為魯詩者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

式謂歌吹諸生曰學官自有此法酒歌驪駒逸詩篇

大戴禮客欲去歌之其辭云驪駒在式曰聞之於師

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庸用也主人禮未今日

諸君為主人曰尚蚤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於

何所有 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 意怒故妄發

此言 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 言言狗者輕

賤之甚也今流俗書本 式耻之陽醉邊墜 邊失據而

云何曲狗妄改之也 式耻之陽醉邊墜 倒也墜古

地字邊 式客罷讓諸生日我本不欲來 讓責 諸生彊

徒浪切 式客罷讓諸生日我本不欲來 也

勸我竟為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

劉歆為光祿大夫較秘書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

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

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 並不與歆意同故不

辭以 歆因移書大嘗博士讓之其言甚切諸儒皆怨 肯立其學也置對置

對也 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

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

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帝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

為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眾儒所訕 訕謗也

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以宗室不立典三河徠

守五原

後漢孔僖字仲和魯國人也遊大學習春秋因讀吳

王夫差傳廢書歎曰所謂畫虎不成反為狗者友人

崔駰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為太子方年十八崇信聖

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

善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隣房生梁郁儻和之曰如此

武帝亦是狗邪僖駰默然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駰僖

誹謗先帝譏刺當世事下有司駟諧吏受訊僖恐誅乃上書章帝自訟詔皆勿問拜僖蘭臺令

周福其陵人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

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至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少為鄉嗇夫及黨事起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

遂著公羊墨守言公羊義理深遠不可駁難如墨翟之守妙左氏膏肓喻氏之疾不穀梁癡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可為也

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後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

蜀孟光字孝裕河南雒陽人漢末為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無

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阿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常譏譏誰咋譏音如交

切誰音休表切咋祖格切先主定益州拜為議郎許慈元仁篤胡潛字公與竝為博士慈善鄭氏學治

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潛卓犖疆識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眾學慈潛與孟

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捷以相震撼虛晚切其矜已妬彼乃至於此先主愍其若此群僚大會使倡家假為二子之容傲其訟聞之狀酒酣樂作以為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

後魏游雅文成時為秘書監北人陳奇愛翫經典博通墳籍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秘省欲授以吏職后與奇論典誥及詩書雅贊扶馬鄭至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

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絲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以西豈東廻望克哉奇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雅性護短因以為嫌嘗衆辱奇或爾汝之或指為小人奇曰公身為君子奇身且小人耳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也奇曰祖燕東郡侯釐雅質奇曰侯釐何官也奇曰三皇不傳禮官名豈同哉昔故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師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為皇魏東宮內侍長侍長竟何職也繇是深憾之先是勅以奇付雅令銓補秘書雅既惡之遂不復叙用焉

竒冗散數年高允每與竒讎温古籍嘉其遠致稱竒通識非凡學所窺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爲與野儒辯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竒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竒所注論語孝經焚於庭內竒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竒論語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竒無降志亦評雅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文字之美比論前魏之甄后竒刺發其非聞於上詔下司徒簡對碑史事乃郭后雅有屈焉有人爲謗書多怨時之言頗稱竒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竒不遂當時竒假人爲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竒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竒兒枉惜其才學故得廷遷經年冀有寬宥但執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

隋劉焯信都人爲縣功曹高祖開皇中與左僕射楊素等於國子學共論古今滯義素等莫不服其精博時運維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勅與劉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諸儒咸懷妬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爲民

蘇夔右僕射威之子少有盛名起家爲通仕舍人議樂事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俱爲一

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安
惠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
元善文帝時爲國子祭酒學問在通直散騎嘗侍何
妥之下然以風流醜籍俯仰可觀音韻清明聽者忘
倦由是爲後進所歸妥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講
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
相苦妥然之及就講肆妥遂引古今滯議以難善多
不能對善深銜之二人由是有隙

唐孔穎達仕隋煬帝大業初爲河內郡博士詔徵諸
郡儒官集於東都令國子秘書學士與之論難穎達
爲最時穎達少年而先輩宿儒耻爲之屈潛遣刺客
伺其便而圖之禮部尙書楊玄感深禮之知其如是
延之於第待以上客薦爲大學助教由是顯名貞觀
中遷國子祭酒撰正五經疏義稍爲詳悉然有大學
博士馬嘉運每倚據之因此相與不平嘉運屢相譏
詆有詔更令詳定未訖而卒

周樊倫爲國子司業太祖廣順末尙書左丞田敏判
國子監獻印板九經書流行而儒官素多是非倫乃
撮拾舛誤訟於執政又言敏擅用賣書錢千萬請下
吏訊詰樞密使王峻素聞敏大儒佐佑之密訊其事

構致無狀然其書至今是非未息

因于盜竊中外其盜書或行而漏官者多矣非命以

問樊倫為國子庶常太師黃觀未嘗書式亦因刑部

結亦隨更令稍次未詳而卒

中數因于祭而致五至

其功而圖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刑法部

總序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知甌寧縣事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折獄致刑著於彘易維明克允載於虞書斯則制治在乎勅法勅法在乎得人之義也舜以咎繇作士故尚書云咎繇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又謂之大理故文子曰咎繇暗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夏商之制

無聞周制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士師掌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卿士遂士縣士方士各聽其所治獄訟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堂囚掌守囚及刑殺掌戮掌斬殺司隸掌囚執人布憲掌邦之禁皆治刑之官也列國有士師論語所謂孟氏使陽膚爲士師也亦謂之理史記所謂李離爲晉文公之理也秦制廷尉掌刑辟秩二千石古者兵獄同制故謂之尉漢制尙書三公曹主斷獄二千石曹掌中都官盜賊辭訟罪法亦謂之賊曹又御史屬官有法令曹掌律令廷尉秩中二千石有正及左右監秩皆千石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爲廷尉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秩皆六百石掌平詔獄冠法冠哀帝元嘉二年復爲大理自孝武而下置中都官獄三十六所各有令長之名如宗正領都司空令丞主置罪人少府領若廬令丞主詔獄治將相大臣之類也又置繡衣直指出討姦滑治大獄不嘗置其有大獄則令雜治如王嘉致都船詔獄使將軍以下與二千石雜治之類也其次卽令就問如廷尉請捕衡山王

遣中尉大行卽問之類也其當罪又令雜議如淮南王所犯不軌丞相御史宗正廷尉雜奏又詔列侯吏二千石議是也後漢置治書侍御史選高第明法律者爲之天下讞疑事則以法律當其是非廷尉卿中二千石掌平獄刑罰奏當所應凡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員吏百四十人又省右平尙存左平又罷中都官以下諸詔獄獨廷尉雜陽縣有焉魏武初建國改廷尉爲大理又置律博士又置定科郎主定法令都官郎主軍事刑獄黃初元年復以太理爲廷尉晉制初以三公尙書掌刑獄太康中省之以吏部尙書領刑獄又廷尉主刑罰獄訟屬官有正監平通視南臺治書爲尙書郎下遷又有律學博士又置黃沙治書侍御史秩與中丞同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治之後省去咸寧中又置廷尉丞宋增置都官尙書掌京師非違兼掌刑獄又增置刪定郎如魏之定科郎齊廷尉置丞正監平律博士各一人梁初曰大理天監元年復爲廷尉廷尉視秘書監丞視皇子行佐正視正王佐正監平三人比舊選少重服獬豸冠絳幘皂衣銅印墨綬又革置建康縣獄三官視給事中以尙書郎爲之冠服同廷尉三官元會廷尉三官與建

康三官皆法官阜衣朝服以監東西中華門手執方木長三尺方一寸謂之執方器又置律博士視員外郎後魏孝文太和中廷尉卿品第二上少卿品第三上正監評丞品第五中獄掾品從第七下二十三年復次職令廷尉品第三少卿品第四正監評品第六丞品第七永安二年復置司直事十人視五品上不署曹事覆治御史簡劾事北齊大理寺決正刑獄卿屬官正監平各一人律博士四人明法掾二十四人捉事督二十四人掾十人獄丞掾各二人司直明法掾各二人後周依周禮建六官有司寇卿領秋官府

司寇等衆職又有刑部中大夫掌五刑之法附萬人之罪隋文帝改周六官依前代之法復置都官尙書侍郎後改爲刑部復置大理寺卿少卿正監平各一人司直十人律博士八人明法二十人獄掾八人卿正三品少卿正四品正監評正六品律博士正九品煬帝又改丞爲勾簡官增置十六人分判獄事唐制御史大夫中丞掌邦國刑憲典章其屬侍御史掌推鞠獄訟謂之東西推凡有別勅付推者則按其實狀以奏尋嘗之獄推訖斷於大理興元元年又詔殿中侍御史同知東西推分日受事謂之四推置刑部尙

書一人侍郎一人掌天下刑法及徒隸勾覆關禁之
政其屬刑部郎中員外各二人掌二尚書侍郎舉其
典憲而辯其輕重都官郎中員外各二人掌配隸簿
錄俘囚以給衣糧藥瘡以理訴競雪免尚書正三品
侍郎正四品郎中並正五品員外並正六品龍朔三
年改刑部尚書曰司刑大嘗伯侍郎曰少嘗伯郎中
爲大夫都官爲司僕咸亨元年復爲刑部光宅元年
改爲秋官神龍元年復舊又置大理卿一人少卿二
人掌邦國折獄詳刑之事明慎以讞疑獄哀矜以雪
寃獄公平以鞫庶獄正二人掌參議刑獄正科條之

事六丞斷罪不當則駁正之丞六人掌分判寺事凡
有犯皆據其本狀以正刑名凡六丞判尙書六曹所
統百司及諸州之務其刑部丞嘗押獄每一丞斷事
五丞同押若有異見則各言之主簿二人掌勾簡稽
失凡官吏之負犯并雪寃者則據所由文牒而立簿
焉獄丞三人掌率獄史知囚徒司直六人評事十二
人掌出使卿從三品少卿從四品正從五品丞從六
品主簿從七品獄丞從九品司直從六品評事從八
品龍朔二年改爲詳刑寺卿爲正卿正爲大夫咸亨
元年復爲大理光宅元年改爲司刑神龍元年復故

凡吏曹補署法官則與刑部尙書侍郎議其人可否
然後主擬若存制使覆囚徒則御史大夫中丞與刑
部尙書叅擇之凡天下之人有稱寃而無告者御史
大夫與中書門下爲三司以鞫之大事奏裁小事專
達三司雖按而非其長官則侍御史與刑部郎中員
外大理司直評事往訊之五代因之歷代丞相三公
刺史守相令長之從事掾屬其掌刑獄則有決曹辭
曹則曹法曹司法長流刑獄之類焉夫律令者國之
衡石刑辟者人之銜轡故王者慎其事擇其官以成
欽恤之心以致平反之治然後上靡苛政下無寃民
庶獄清而善氣應其由茲乎故類其善惡自成一編
凡刑罰部九門

定律令

古先哲王卽天論緣民情爲之刑罰威獄以類其震
懼殺戮焉蓋所以防邪辟御奸宄禁其踰矩以佐乎
治者也唐虞而下制事典以爲律度作法令而一民
志隨世輕重沿革斯在然而周設三典施用旣殊漢
增九章條目寢廣晉魏之後或損益殊制繁簡異宜
載之討論有所刊定救時之弊乃至於申嚴濟民之
殘式從乎寬裕杜周所謂三尺法亦何嘗之有哉若

夫令出維行周書之攸慎用刑不中仲尼之所譏自

非協於大中而較若畫一又曷能御下而濟眾者乎

堯命伯夷降典折民維刑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

舜既攝政象以典刑象法也法用嘗流宥五刑宥寬

流放之法以鞭為治鞭作官刑官事之刑扑作教刑扑撻楚也

則撻金黃金誤而入金作贖刑刑出金以贖罪眚灾肆赦怙終賊刑

眚過災害肆緩賊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然當刑殺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哉舜陳典刑之義勅天下使敬之憂欲得眾耳

周成王時周公旦作周禮述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

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典法也詰謹也書曰王耗荒度作詳刑以詰四

方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於教

二曰刑平國用中典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三曰刑

亂國用重典亂國篡弑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以五刑糾萬

民刑亦法也糾猶察其心一曰野刑上功糾力功農功力勤力二曰軍

刑上命糾守命將命也守不失部伍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德六德也

善事父母為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能其事也五曰國刑

上愿糾暴愿慤順也暴當為暴字之誤也以圜土聚教罷民圜土獄城也聚

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為善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

也民不愆作勞者似於罷施職事焉以明刑耻之害人為謂邪惡已有過失麗

於法者以其無故犯法寘之圜土繫教之庶其困悔而能改也寘置也施職事其

以所能役之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皆

刑法部 卷之六十九 七

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反於中國謂之還舍於故鄉里也司園職日上

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其不能改而

出園土者殺出謂逃亡其屬小司寇掌外朝之政凡命夫

命婦不躬坐獄訟為治獄吏棄尊者也躬身也凡王

之同族有罪不即市鄭司農云刑諸甸師禮記日刑於隱者不與國慮兄弟以

五聲聽獄求民情一日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日色聽觀其

顏色不直則赧然三日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日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

五日日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辟法也麗

附也一日議親之辟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二日議故之辟故謂

舊知也三日議賢之辟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四日

議能之辟能謂有道藝者五日議功之辟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六

日議貴之辟爵位高者七日議勤之辟謂憔悴以事國八日議賓

之辟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

贊司寇聽獄訟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宥寬也赦舍也一刺日訊群臣

再刺日訊群吏三刺日訊萬民訊言也一宥日不識再

宥日過失三宥日遺忘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若今律過殺人不坐死

遺忘若聞帷簿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一赦日幼弱再赦日老耄三

赦日蠢愚蠢愚生而癡騃童昏者幼弱老耄若今時律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佗皆

不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

然後刑殺上服殺與墨劓下服宮刑也凡囚上罪梏拳而桎中罪

桎梏下罪桎王之同族奉有爵者桎以待斃罪械在手日

桎兩手同械日奉在足日桎桎斷罪也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

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

百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室之劓截其鼻也宮者丈夫去勢女子聞於宮中則斷足也周改贖作剕殺

死刑也書傳曰決閹梁踰城郭而畧盜者其刑贖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執

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叛寇賊劫略奪攘矯虔者

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亡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搏當為臠去凡殺其親者

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焚燒也辜之言枯也謂磔也凡殺人者陪

諸市陪謂斃之也音妨付切墨者使守門黥面之罪不劓者使

守闕以其貌毀故遠之宮者使守內人道既絕於事便刑者使守囿

驅御禽獸無足可完者使守積完謂不虧其體但居作也積謂聚之物也其奴男

子入於罪隸男女徒總名為奴女子入舂槁舂舂人槁槁人

槁音口好切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齒皆不為奴有爵命士

以上也齒毀齒也男子六歲女子七歲而毀齒矣禮記王制大罪有五而殺

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代誣鬼神者罪及四代逆

人倫者罪及三代亂教化者罪及二代手殺人者罪

止及身又曰折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眾者

殺作淫聲造異服設怪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偽而固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眾者殺假

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人者殺此四誅者不待時以

聽

穆王時呂侯為司寇作呂刑後為甫侯故惟呂命王

享國百年耄荒言呂侯見命為卿時穆王以享國百

言百年大期雖老年耄亂荒忽穆王即位年過四十矣

而能用賢以揚名度作刑以詰四方度時世所宜訓

下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

順古有遺訓言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罔不寇賊

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罔不寇賊

鴟義奸宄奪攘矯虔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為鴟梟

亂之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三苗

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將以重刑惟為五虐之

刑目謂得法蚩之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

而罔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刑椽黥三苗之主頑兇

惡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太為截人耳越茲麗刑并制罔

鼻椽陰翫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越茲麗刑并制罔

差有辭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民興胥漸泯泯

焚罔中于信以覆誑盟三苗之民漬於亂政起相漸

中於信義以反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

背誑盟之約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三苗虐政作威眾被戮者

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

以為德刑發聞惟其腥臭君帝堯也哀矜眾被戮

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者之不辜乃報為虐者

以威誅遏絕苗民使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無世位在下國也重即叢黎即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

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

刑法部

卷之六十九

十

天神不至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棊嘗鰥寡無蓋后

諸侯之逮在下國家以明明大道輔皇帝清問下民

行嘗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德威惟畏德明惟

明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脩其德行威則乃命乃命

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乃命

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

善穀所謂堯命三后憂功於民三后成功惟殷于

民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

祗德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臯陶作士制穆穆

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堯行恭敬

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灼然彰著故乃明于刑之

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

中率又于民棊彞天下皆勤立德教乃能明於用刑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言堯時王獄有威有德有

治貨賂恕非絕於威惟絕于富世

不行堯時典獄皆能敬其職

言在凡明於刑之中

其身無擇言在身必

是惟能天德自為天命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

惟作天牧王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今爾何監非時

伯夷播刑之迪言當視伯夷布其今爾何懲惟時苗

民匪察于獄之麗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

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言苗無肯

刑法部

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為威 斷制五刑以亂無

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 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言罪重無以辭

故下咎罪 謂誅之 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於天罰故堯絕

其世申言 王曰嗚呼戒之哉 念以伯夷為 伯父伯兄

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 皆王同姓

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同姓包 今爾罔不

由愆日勤爾罔或戒不勤 勤之汝無不用安自居日當

勤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 天整齊於下

所行非天所終惟為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

畏勿畏雖休勿休 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

謂有德美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其寧惟永 先成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

賴之其乃安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 吁嘆也

善用刑之道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

度非及 在今汝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

及時輕重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兩謂兩證造至也兩

刑之辭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五辭簡核信有罪 五刑

不簡正于五罰 不簡核謂不應五刑 五罰不服正于

五過 不服不應罰也正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

貨惟來 五過之所病或賞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 親用事或行貨在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

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罪

使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刑疑

罰疑赦從從其當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 簡核誠信有

清察能得其理 其貌有所考 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無簡核誠信不聽

合重刑之至 威無輕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刻其額而涅

用刑 見赦從罰六兩日鍰鍰黃鐵 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

實其罪 截鼻日劓刑倍 判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

罪 刑足日刑倍差謂倍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

其罪 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虎 大辟疑赦

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 墨罰之

屬千劓罰之屬千荆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

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別言罰屬合言刑

見其義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 上下北方其

以相備 之辭以自疑勿 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惟當清察罪人

用拆獄不可行 其當詳 上刑適輕下服 重刑有可以虧減 下刑適重

審能之 上服輕重諸罰有權 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 刑

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言刑罰隨世輕重 也刑新國用輕典

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凡 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害 罰懲非死人極于

病 刑罪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

罔非在中 非口才可以折獄惟平良 察辭于差非從

惟從案囚辭其難在于差錯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

胥占成庶中正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

幾必得中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獄成而孚輸而孚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其刑上

備有并兩刑其斷獄文書上王府皆當王曰嗚呼敬

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

可或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我敬于刑當使今天相

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今天治民人君為配天在

單辭單辭特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民之所以

難聽故言之言無不以中正由獄之兩辭兩無或私家于獄之兩

辭成私家於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

庶尤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永畏惟罰非天不中

惟人在命當長畏懼惟為天所罰非天道不中惟天

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天道罰不中令衆

天下由人王不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

之中尙明聽之哉嗣孫諸侯嗣世孫非一世自今已

中正乎庶幾明聽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成

我言而行之哉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

中有慶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皆正中有善所以

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而

勤而法之為治之者視於此善刑欲其

無疆之辭

楚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

鄭簡公時子產相鄭鑄刑書鑄刑法於鼎也其後大夫鄧析

改鄭所鑄舊制造刑法書之於竹簡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賊晉國一鼓鐵以鑄刑

鼎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足困軍役而為之著范宣子所為刑

書焉

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父母兄弟妻子也一云父族母族妻

族也

孝公初衛鞅請變法令令人為什五而相牧司連坐

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

敵同罰為私闖者各以輕重被刑

始皇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

漢高祖初為沛公入咸陽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

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

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

傷人及盜抵罪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故言抵抵者至也當也蠲削秦法

北人大悅然大辟尚有三族之誅先黥劓斬左右趾

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菹為醢其誹謗詈詛又

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

章之法不足以禦姦禦止也於是相國蕭何據摭奏法

據音九問切據音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七年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輕罪不至于髡完其鬚髮故日耐字

從多髡膚之意也音若能又音而又音乃代切

是年制詔御史獄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

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已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

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當謂處所

不能者皆移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

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傳讀日附

惠帝元年制曰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官皇帝

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官皇帝而知名者謂雖非五大夫爵

六百石吏而蚤事惠帝時為所知者盜械凡有罪者械皆得稱焉山海經二負之臣相折之尸皆云盜賊其義是也

頌與容同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其

當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内外公孫謂王侯内

外孫也耳孫者玄孫之子也言已遠但耳聞也今已上造有功劳内外孫有骨肉屬施德布惠故事從其

輕也城旦者朝起行理城舂者婦人不參外徃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鬼薪取薪給宗

廟白粲坐擇米使人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

當刑者免之不加肉刑髡髮劓也髡音佗計切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免之也

四年三月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挾藏也秦敢有挾書者族

呂后元年正月詔曰前者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

妖言令議未决今除之

文帝元年十二月詔曰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徇善人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
 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孥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
 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
 其心使重犯法重難也累音力端切收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
 愚計以為如其故便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
 當則民從慤謹也音丘角切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
 道讀曰導以善道之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
 害於民為暴者也法害於人是法為暴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
 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

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

律相坐法

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

二年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

旌旂也堯設五

達之道令民進善也

誹謗之木

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

所以通治道

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

詆與妖同高右元年詔除妖言

之令今此又言詆言之罪是則中間曾重複設此條也

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

上無繇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餘之民

或呪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

謾欺也初為要約其行呪詛後相其誑中道止

無實事也謾音慢又音莫連切

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

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朕甚不取自今已來有犯此者

勿聽治

五年四月除盜鑄令

聽於民鑄也

十三年太倉公淳于意以刑罰當傳西之長安意有

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

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

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

刑者不可復續

作贖

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

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改行自新也書聞

帝悲其意歲中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

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

有肉刑

黜鼻二刑左右趾合一凡三也

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

德之薄而教不明與

與讀作歟

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

而愚民陷焉

道讀日導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

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

繇與田同

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

息生

何由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

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

而免

其不亡逃者滿其年數得免為庶人也

具為令

使更為條制

丞相張倉

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奸所由來者久矣

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刑者終身不息

及罪人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爲盛德臣等所不

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爲城旦春文帝除肉刑皆有以

易之故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左右趾代刑今髡當

日完矣不復云以完代髡也此當言髡者完也

黥者髡鉗爲城旦春當劓者笞三十當斬左趾者笞

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財枉法守

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已論命復有籍笞罪者皆棄市

趾足也當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春蒲三歲爲鬼薪

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男子爲

子爲隸妾鬼薪白粲蒲三歲爲隸臣隸臣妾亦然也

爲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隸臣妾蒲二歲

一歲正司寇其逃亡及有耐罪以上不用此令前令

故二歲也之刑城旦春歲數以免於本罪中又謂文帝臣昧死

請制曰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趾者又

當死斬左趾者笞五百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斬右趾

故人多死以笞五百代斬左趾者棄市

景帝元年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

物賤買貴賣論輕帝以爲當時律條吏受所監臨賂

受所監臨財物及賤買貴賣遺飲食卽坐免官爵於法太重而

者論決太輕故令更議改之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

著音竹筋切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丞相申屠吏乃

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行謂按察也

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佗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
贓為盜沒入贓縣官吏遷徙免罪受其故官屬所將
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五免之無爵罰金二斤令沒
入所受有能捕告卑其所受贓

是年詔曰加笞重罪無異重罪謂死刑幸而不死不可為

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

中二年二月改磔曰棄市先謂諸死刑皆磔於市今改曰棄市自非妖逆不復

磔也磔謂張其尸也棄市斬之於市也謂之棄勿復

磔

五年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

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

黨比周比音隸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

朕甚憐之職嘗也失其嘗理也有罪者不伏罪奸法為暴甚亡

謂也詔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

讞之厭服也音一瞻切讞平議也音魚列切

六年十二月定鑄錢偽金棄市律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尚未除先時

多作偽金偽金終不可成而徒損費轉相誑耀窮則起為盜賊故定其律也

五月詔曰維酷吏奉憲失中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

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

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舊令舊策也所以擊者也音止藥切丞相劾

合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

竹也末簿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然則先時笞背也

門謂行笞者毋得更人更易人也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

之然則先時笞背也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

後元年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

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

當讞者不為失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

三年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健人者

人所哀憐也屬音之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

及孕者未乳乳產也音師朱儒師樂師有瞽者朱儒短人不能走者當

鞠繫者頌繫之頌讀日容寬死罪欲腐者許之

武帝元朔初令中大夫張湯趙禹條定法令作見故

縱監臨部主之法見知人犯法不告為故縱而緩深

故之罪故入人罪者悉縱出之誅吏釋罪人疑以為

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

二事死罪決罪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比以例

宣帝地節四年五月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

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

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太父母

皆勿坐其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元康四年正月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

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羅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

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

人佗皆勿坐

元帝初卽位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

難犯而易避也今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

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羅細也不逮言斯豈刑中之

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

而已

初元五年省刑罰七十餘事又除光祿大夫以下至

郎中保父母同產之令舊時相保一人有過皆當坐

所以全之也同產謂兄弟也

成帝河平中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

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

萬言奇請佗比日以益滋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

引類以比附之稍增自明習者不知所由由從欲以

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

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

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

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

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

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

焉時有司不能立明制為一代之法但舉毫毛數事以塞詔而已

鴻嘉元年定今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

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

哀帝以綏和二年四月即位六月詔除誹謗詆欺法

詆音丁 禮切

建平元年盡四年輕殊死者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

事手殺人皆減死罪一等著為常法

平帝以元壽二年六月即位九月詔曰夫赦令者將

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潔已全其性命也往

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陷亡辜殆非重

信慎刑灑心自新之意也灑滌也音先祀切及選舉者其歷

職更事有名之士則以為難保更音工 衡切廢而弗舉甚

謬於赦中過舉賢才之義諸有賊及內惡未發而薦

舉者皆勿按驗有賊謂以賊貨致罪令士厲精鄉進鄉讀日嚮不以

小疵妨大材自今以來有司無得陳赦前事置奏上

有不如詔書為虧恩以不道論定著令布告天下使

明知之

元始四年詔曰蓋夫婦正則父子親人倫定矣前詔

有司復貞婦歸女徒復音方 日切誠欲以防邪辟辟讀全 日僻

貞信及耗悼之人

耗音莫報切

刑罰所不加聖王之所制

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女老弱搆怨傷

化百姓苦之其明敕百姓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

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它皆無

得繫其當驗者即驗問

就其所居而問

定著令

後漢光武建武三年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

長相有罪先請

續漢志曰縣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三百石侯國之

相亦如之皆掌理人並秦制

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女從

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

詔書有名而時捕者

當驗

問者既即就驗女徒雇山歸家

前書音義曰令甲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

出錢雇入於山伐木名曰雇山

十一年二月己卯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

不得減罪

八月癸亥詔曰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為

庶民

十月壬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

十二年十二月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

拘以逗遛法

逗是曲行避敵也漢法軍行逗遛畏懦者斬追虜或近或遠量敵進退不拘以

軍法直取勝為務也逗古住字

十八年四月詔曰今邊郡盜穀五十斛罪至於死開

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郡內

二十四年七月詔有司申明舊制阿附蕃王法武帝時有

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前書音義日人道尚左言捨天子仕諸侯為左官左僻也阿曲附益王侯者將有重法是為舊制令更申明之

章帝建初元年鮑昱為司徒是時辭訟久者至十數

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辭訟七卷

決事都目八卷齊同法令息過人訟

七年九月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戍妻子

自隨占著所在父母同產欲相從者恣聽之有不到

者皆以軍興論

元和元年七月丁未詔日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

繫也音彭謂立而考訊之又令丙篁長短有數令丙為篇之次也

令乙令丙篁長一寸本大一寸其竹也未簿半寸其平去節故云長短有數也自往者大獄

已來掠考多酷鈔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

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為

其禁帝初即位尚書陳寵上疏乞改前世苛俗輕薄

箠楚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納寵言每事

務於寬厚至是遂詔有司絕鈔鑽慘酷之科蒼頡篇日鈔持

也說文日鈔鐵鋤也其炎切鋤音陵葉切鑽鑽刑謂鑽去其體骨也鑽音作喚切

禁除文制請讞五十餘事定著於令

十二月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官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二年七月庚子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

報猶論也立春陽氣正可以施

生故不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

月令仲冬是月也日

短生陰陽爭諸生蕩君子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也而無鞠獄斷刑之政

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

定律以十二月十一日報囚

册府元龜

定律令

卷之六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新建縣舉人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刑法部

定律令

後漢和帝永元十五年初令郡國以日北至按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為政因此盛夏斷獄鄧太后臨朝以章帝詔斷獄皆在冬至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故詔公卿以下會議司徒魯恭議奏曰夫陰陽之氣相

册府元龜 刑法部

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惟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

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莖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爲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後變改以來年歲不熟

穀價常貴人不安寧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卽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虧損况於衆乎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勿以報囚如故事後卒施行安常永初元年九月詔曰自今長吏被考竟未報

考問其狀也

自非父母無故輒去職者劇縣十歲平

謂

縣五歲以上乃得次用是時陳忠爲尙書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於

甫刑者未施行上音時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

人不堪之忠畧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為決事比比

也必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解贓吏三世禁

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

者事皆施行

元初二年十月詔吏人聚為盜賊有悔過者除其罪

冲帝以建康元年八月即位十一月令郡國中都官

繫囚減死一等徙邊謀反大逆不用此令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壬辰詔州郡不得迫脅驅逐長

吏贓滿三十萬而不糾舉者刺史二千石以縱避為

罪若有擅相假印綬者與殺人同棄市論

靈帝光和元年大中大夫橋玄就醫里舍玄少子十

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仗劫執之入舍登樓就玄

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較尉楊球等恐并殺其子未

欲迫之玄瞋目呼曰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

縱國賊乎捉令兵進於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詣闕

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

開張奸路詔書下其章帝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

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

獻帝建安元年太山太守應劭刪定律令以為漢儀

表奏之日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者也決嫌疑明是非當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有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闢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山險難其命維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切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臣欽若等日司徒都目鮑昱所作也五曹謂嘗待二千石戶曹主客三公也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

為之節文

復音復重直客切

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

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

即東觀記

皆刪叙潤

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傳採古今環瑋之事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左氏云雖有姬姜不棄憔悴雖有絲麻不棄管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厠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德惟因萬機之餘暇遊意省覽帝善之於是舊事存焉

魏太祖既建魏國以鍾繇為廷尉始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為理謗及士為侯其妻不復配嫁繇所創也又

定甲子科犯鉞左右趾者易以斗械是時乏鉞故易

以木焉又嫌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者聽得科半使從

半減也先是建安初天下將亂百姓有士分之勢刑罰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才故遼東太守

崔寔大司農鄭玄鴻臚陳紀之徒咸以為宜復行肉刑漢朝既不議其事故無所用矣及太祖輔政尚書

令荀彧博訪百官復欲申之而少府孔融議以為古者敦宥善否區別吏端行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

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教故日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

棄非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各刑一人是天下嘗有千

八百紂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

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上人遂為非也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寬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

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陳湯之都賴魏尚臨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

路凡為此也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及魏國建陳紀子辟

時為御史中丞太祖下令又欲復之使辟申其父論辟深陳其便時鍾繇為相國亦贊成之而奉常王脩

不同其議太祖亦難以藩國改漢朝之制遂寢不行

文帝黃初元年既受漢禪又議肉刑未定後有大女

劉朱搃子婦酷暴前復三婦自殺論朱減死輸作佞

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

四年正月詔日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

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讎者皆族之

五年正月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

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

明帝青龍二年二月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於令

十二月詔有司刪定大辟減死罪又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

裸露故也是時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

政莫惡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綱捕三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

為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

何定律除秦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與廐戶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

八篇張湯越官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昱

撰嫁娶辭訟決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為篇結事為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

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理異

篇實相探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典

律有上獄之法廐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標無

嘗後人生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

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

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一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

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得用

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顛又奏曰刑法者國家

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

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署

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煩廣事比衆

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繪二

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拷囚張茂物故附

重法論之洪象雖皆棄市而輕枉者相繼是時大嘗

鍾繇又上疏求復肉刑詔曰其奏司徒王朗議又不

同時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又寢其後太子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徒陳群散騎嘗侍

劉邵給事黃門侍郎韓遜議郎庾嶷中郎黃休荀詵

等刪約舊科傍採漢律定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

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八餘篇其

序畧日舊律所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
 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是以後人稍增更與
 本體相離今制新律宜都總事類多其篇條舊律因
 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其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條例既
 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例以為刑名
 冠於律首盜律有劫畧恐喝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
 非盜事故分以為劫畧律盜律有欺謾詐偽踰封矯
 制因律有詐偽生犯令丙有詐自復免事類衆多故
 分為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
 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為傷亡律因律
 有告劾傳覆廩律有獄之逮受科有登聞道辟故分
 為告劾律因律有繫囚鞠獄斷告返法與律有上獄
 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為篇故分為繫訊斷律
 盜律有受所監臨財在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
 阿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請賊律盜
 律有勃辱強賊與律有擅興徃役具律有出賣呈科
 有擅作脩舍事故分為與擅律與律有征徃稽留賊
 律儲峙不辨廩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
 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輒劾以
 不承用詔書乏軍腰斬又減以丁酉詔書漢文所下

不宜復以為法故別為之留律秦世廢置乘傳副軍
 食厨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
 置無車馬而律其文斯為虛設欲除廩律取其可用
 合科者為郵驛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變
 事以為變事令以警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
 以為警事律盜律有還賊界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
 以承黃金為厨科有平庸坐賊事以為償贖律律之
 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
 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各
 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之
 為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父別而
 免坐繁多宜總為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
 以為免坐律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條無從坐之文
 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
 八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改漢舊
 律不行於魏者除之更依古義制為五刑其死有三
 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
 七凡三十七名以為律首又改賊律但以言語及犯
 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
 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汗豬或梟狙夷其

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賊聞殺人以劾而
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
得報囚所以止殺害也正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
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歐兄弟加至
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
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棄市之科所
以輕刑也止篡囚棄市之罪斷兇強為義之宗也二
歲刑以上除倍家人乞鞠之制省所煩獄也改諸郡
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也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累
如是其後正始之間天下無事於是征西將軍夏侯
玄河南尹李勝中領軍曹義倫
書丁謐又追議肉刑卒不能決

蜀先主既定成都令昭文將軍伊籍與諸葛亮法正
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吳大帝黃武七年將軍翟丹叛如魏帝恐諸將畏罪
而亡乃下令曰自今諸將有重罪三然後議

嘉禾六年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
之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制之世治
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行之
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
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
以義斷恩也前古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
之雖隨科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
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群
僚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為節度顧譚議以為奔喪
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

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恐所不
恐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為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
不得知此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
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議以為喪紀
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
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
奔之耻不計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
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為臣焉得兼之故為忠臣不
得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
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

晉武帝泰始三年賈克等上律令六十卷故事三十

卷四年班行之

先是文帝為魏相國患前代律令本

本密又叔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為偏黨
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克定法律令與太傅鄭冲司徒
荀顛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廷尉
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雄
齊相郭傾騎都尉成公綏尚書郎柳軌及吏部令史
榮邵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有族
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為刑名法例辯因律為告劾繫
許斷獄分盜律為請賊詐偽水火毀亡因事類為衛
官違制撰周官為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
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從中
典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
皆從人心權其法大平當除故不入往悉以為令施
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其嘗事品式章
程各還其府為故事減臬斬族議從坐之條除謀及
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固相告
之條去捕亡之沒為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少女人

當罰金杖罰者皆令半之重而伯叔父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娉為正不理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畢表上武帝詔曰昔蕭何以定律令受封叔孫通制儀為奉嘗賜金五百斤弟子百人皆為郎中夫立功立事古今之重所宜加祿賞其詳考差叙輒如詔簡異弟子百人隨才品用賞帛萬餘匹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明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裴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異其政也王政布於上諸侯奉於下禮樂撫於中故有三才之義焉其相須而成若一體焉刑名所以經畧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中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偽請賊者則末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十之作本名告訊為之心舌捕繫為之手足斷獄為之定罪名例齊其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於法律之中也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為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慢飾信藏巧謂之詐斷

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起謂之鬪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倖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眾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疆改惡謂之畧三人謂之群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賊凡二十者律義之較者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實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者若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鬪皆為賊鬪之加兵亦水火中不得為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徑射不得為過失之禁也都城人眾中走馬殺人當為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鬪鬪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疆盜阿人取財似受賊因亂所連似告劾諸勿聽理似故縱持質似恐獨如此之比皆為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罪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答不過千一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

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親疎公私不可嘗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法閑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叙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為疆盜不自知為亡縛守將中有惡言為恐獨不以罪名呵為呵人以罪名呵為受賂劫召其財為持質此八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與為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為盜賊輸入可受為留難飲人財物積藏於官為擅賦加毆繫之為戮辱諸如此類皆為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刑之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姦人心愧而面赤肉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立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拵手似謝擬手似訢供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鬪於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歡貌在聲色奸真猛弱侯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為告下手有禁當為賊喜子殺怒子當為戲怒子殺喜子當為賊諸如此類自非至請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介明也若八十

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即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謁殺之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賊賊五疋以上棄市即燔官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歐人教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歐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罪也若得遺物疆取疆乞之類無還賊法隨例卑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為公為私賊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畧以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趣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玄防或引輕以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者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於機格之上稱輕重於毫銖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罪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誠王者立此五刑所以貨君子而逼小人故為勅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欲令提綱而大道清舉畧而王法齊其旨遠其辭文其言典而中其事肆而隱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斷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

情唯遠也彌天下之務唯大也變無嘗體唯理也非天下之賢聖孰能與於斯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財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彫落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庇也五刑成章輒相依准法律之義焉是時侍中盧班中書侍郎張華又表抄新律諸死罪條目懸之亭傳以示兆庶

有詔從之
惠帝永康元年解結為孫秀所害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活為亦坐虎朝廷遂議革舊制女不從坐由結女始也

懷帝永嘉初東海王越表除三族之法

元帝為晉王時大理衛展以詔有考子證父或鞭父母問子所在恐傷正教並奏除之

明帝太寧三年四月戊辰復三族刑惟不及婦人

宋高祖為宋公時侍中蔡廓建議以為鞠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祖父之罪虧教求情莫此為大自今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鞠之訴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以為允從之

永初元年七月詔曰往者軍國務殷事有權制刻科峻重施之一時今王道維新政和法簡可一除之

二年六月制諸置勅吏四品以下又府置所得輒罰者聽統府自行四十杖

文帝元嘉中衛將軍王弘上疏言主守偷五匹嘗偷

四十匹竝加大辟議者咸以爲重宜進主守偷十匹
嘗偷五十四匹死四十匹降以補兵旣得小寬人命亦
足以有懲也從之
孝武大明四年尙書左僕射劉秀之改定制令謀殺
長吏科議者謂值赦宐加徙送秀之以爲律文雖不
顯民殺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
曾無一異民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
宜長附尙方窮其天命家口補兵從之
明帝太始四年詔曰夫愆有小大憲隨寬猛故五刑
殊用三典異施而降辟次綱便暨鉗撻求之法科差

品滋遠朕務存欽恤每有矜貸尋劾制科罪輕重同
之大辟卽事原情未爲詳衷自今凡竊執官仗拒戰
邏司或攻剽亭寺及害吏民者凡此諸條悉依舊制
五人以下相逼奪者可特賜黥刑投畀四遠仍用代
殺方古爲優全命長戶施同造物庶簡惠之化有孚
群萌好生之德無漏幽品

南齊武帝永明七年尙書刑定郎王植撰定律章表
奏之曰臣尋晉律文簡辭約旨通大綱事之所質取
斷難釋張裴杜預同注一章而生殺永殊自晉泰始
以來唯斟酌參用是則吏挾威福之勢民懷不對之

然所以温舒獻辭於失政絳侯慷慨而興歎皇運革
祚道冠前王陛下紹興光開帝業下車之痛每惻上
仁滿掌之悲有矜聖思爰發德音刪正刑律勅臣集
定張杜二注謹矚愚蒙盡思詳撰削其煩言錄其允
衷取張七百三十一條杜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
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其注相通者取一
百三條集為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為二十卷
請外詳校擿其違謬從之先是江左相承用晉世張
杜律三十卷帝留心法令乃詔獄官詳正舊法是時
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法輕重竟陵王子良下意多

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制旨平決至九年廷尉
孔稚珪上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政馭大國
者以法理為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治遠防邪萌
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
伏惟陛下躡曆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
五禮裂而復縫六樂頽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
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勅臣與公卿八座共刪注律
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稟受爰成規矩創立條
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定其去
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崑其中洪疑大議眾論

相背者聖照玄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
錄叙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附外施用宣下
四海詔報從納事竟不施行
東昏侯初卽位詔刪省科律

梁高祖天監元年四月詔曰金作贖刑有聞自昔入
縑以免施於中代民悅法行莫尙乎此永言叔世偷
薄成風嬰誓入罪厥塗匪一斷蔽之書日纏於聽覽
鉗鈇之刑歲積於牢犴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無因自
返由此而望滋實庸可致乎朕夕惕思治念崇正術
斟酌前王擇其令典有可以憲章邦國罔不由之庶

愧心於四海昭情素於萬物俗僞日久禁網彌繁漢
文四百邈焉已遠雖省事清心無忘日用而委御廢
策事未獲從可依周漢舊典有罪入贖外詳爲條格
以時奏聞

八月詔曰律令不一實難去取殺傷有法昏墨有刑
此蓋嘗科易爲條例至如三男一妻懸首造獄事非
慮內法出嘗鈞前王之律後王之令因循創附良各
有以若遊辭費句無取於實錄者宜悉除之求文指
歸可適變者載一家爲本用衆家以附丙丁俱有則
去下以存丙若丙丁二事注釋不同二家兼載咸使

百司議其可不取其可安以爲標例宜云某等如王人同議以此爲長則定以爲梁律留尚書比部悉使備文若班下州郡上撮機要可無二門侮法之弊時欲議定律令得齊時舊郎濟陽蔡法度家傳律學云齊武時刪定郎王植之集注張杜舊律合爲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條事未施行其文殆滅法度能言之於是以爲兼尚書刪定郎使損益植之舊本以爲梁律法度又請曰魏晉撰律止關數人今若皆諮列位恐緩而無決於是以前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瑩尚書僕射沈約吏部尚書范雲長兼侍中柳惲給事黃門侍郎

郎傅昭通直散騎嘗侍孔諷御史中丞樂藹太嘗丞許懋等參議斷定定爲二十篇一日刑名二日法例三日盜劫四日賊叛五日詐僞六日受賂七日告劫八日討捕九日繫訊十日斷獄十一日雜十二日戶十三日興十四日毀十五日衛宮十六日水火十七日倉庫十八日廐十九日關市二十日違制其制刑爲十五等之筭棄市已上爲死罪梟其首其次棄市刑二歲已上爲耐罪言各隨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鉗五歲刑笞二百收贖絹男子六十疋又有四歲刑男子四十八疋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疋又有

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罰金一兩已上爲贖罪贖死
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贖髡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
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疋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
男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匹贖
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疋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
疋罰金八兩者男子四疋罰金四兩者男子二疋罰
金二兩者男子一疋罰金一兩者男子二丈女子各
半之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以贖
論故爲此十五等之差又制九等之差有一歲刑半
歲刑百日刑鞭杖二百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三

十鞭杖二十鞭杖一十又有八等之奏差一日免官
加杖督一百二日免官三日奪勞百日杖督一百四
日杖督一百五日杖督三十六日杖督三十七日杖
督二十八日杖督一十論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
次凡繫獄者不卽答款應加罰測不得以人士爲隔
若人士犯罰違捍不款宜測罰者先叅議牒啓然後
科行斷食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女及老小一百十
刻乃與粥滿千刻而止囚有械扭斗械及鉗竝立輕
重大小之差而爲定制其鞭有制鞭法鞭嘗鞭凡三
等之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嘗鞭熟鞞不

去廉皆作鶴頭紐長一尺一寸稍長二尺七寸廣三寸鞞長二尺五寸杖皆用生荆長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杖大頭圍一寸三分小頭圍八分半法杖圍一寸三分小頭五分小杖圍一寸一分小頭極抄諸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小者二十當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餘半後次中分鞭杖老小於律令當得鞭杖罰者皆半之其應得法鞭杖者以熟鞞鞭小杖過五十者稍行之將吏已上及女人有罰者以罰金代之其以職員應罰及律令指名制罰者不用此令其問事諸罰皆用熟鞞鞭小杖其制鞭制杖法

鞭法杖自非特詔皆不得用詔鞭杖在京師者皆於雲龍門行女子懷孕者勿得決罰其謀反降大逆已上皆斬父子同產力無少長皆棄市母妻姊妹及應從坐棄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爲奴婢貲財沒官劫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者黥面爲劫字髡鉗治鑱士終身其下又謫運配材官治士尙方鑱士皆以輕重差其年數其重者或終身士人有禁錮之科亦以輕重爲差其犯清議則終身不齒耐罪囚八十已上十歲已下及孕者盲者侏儒當械繫者及郡國太守相都尉關中侯已上之父母妻子及所坐非罪

除名之罪二千石已上非檻徵者竝頒繫之丹陽尹
月一詣建康縣令三官叅其錄獄察斷枉直其尙書
當錄人之月者與尙書叅其錄之大凡定罪二千五
百二十九條
二年四月癸卯蔡法度表上新律又上令三十卷科
三十卷帝乃以法度守廷尉卿班新律於天下
三年十一月甲子詔曰設教因時淳薄異政刑以世
革輕重殊風昔商俗未移民散久矣嬰網陷辟日夜
相尋若悉加正法則赭衣塞路竝申弘宥則難用爲
國故使有罪入贖以全元元之命令遐邇知禁罔狂
稍虛率斯以往庶幾刑厝金作權典宐在蠲息可除
贖罪之科

十一年正月壬辰詔曰自今捕擿之家及罪應質作
若年有老小者可停將送

十四年正月詔曰世輕世重隨時約法前以墨刑用
代重辟猶念改悔其路已塞并可省除

大同十一年十月詔曰堯舜以來便開贖刑中年依
古許罪身入貲下吏因此不無姦猾所以一日復勅
禁斷川流難擁人心惟危旣乖內善慈悲之義又傷
外教好生之德書云與殺不辜寧失不經可復開罪

冊府元龜 卷之六百十

身皆聽入贖

中大同元年七月甲子詔曰禽獸知母不知父無賴子弟過於禽獸至於父母竝皆不知多觸王憲致及老人耆年禁執大可傷愍自今有犯罪者父母祖父毋勿坐惟大逆不預令恩

冊府元龜